

作家書屋刊行

我的  
生活  
第一本

馮玉祥



1165  
K825.7  
405  
21

# 我 的 生 活

第 一 本

馮 玉 祥



作 家 書 屋 刊 行

1943

# 目次

第一章	我的家世	一
第二章	康格莊	一〇
第三章	入伍前後	二五
第四章	河邊的眼淚	四一
第五章	光緒二十六年	五一
第六章	從淮軍的教習到武右軍的兵	六三
第七章	副目 翁長 隊官	七七
第八章	兩次秋操	八八
第九章	新民府	九六

第十章	山東道上	一一〇
第十一章	武學研究會	一二〇
第十二章	從二月到八月	一三〇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敗	一四二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一五二
第十五章	左路備補軍(一)	一六七
第十六章	左路備補軍(二)	一八一
第十七章	鬪白狼	一九六
第十八章	漠中道上	二一一
第十九章	蜀道難(一)	二二九
第二十章	蜀道難(二)	二四七

## 第一章 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我生長的環境和我所處的正在急劇變化中的時代，都是我的價值，感觸，以及一切行為活動的搖籃。

我的原籍——安徽巢縣竹柯村——我始終沒有回去過。（註）對於故鄉，我知道的雖然很多，但並不具體。我現在所記述的原籍的家世情況，都是小時候從我父親口裏聽來，零碎零積起來的。

我的父親本來是個泥瓦匠，夕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於巢縣竹柯村；早年家裏奇窮，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管熬縫鍋口；四叔做一個佃農，替地主耕種着土地；父親曾一度當過僱工，但後來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窮困中掙扎着，晚年生活益發窮困得可憐。一次，祖父病了，家裏一文不名，買藥的錢也無從籌措。父親無計可施，於是跑到巢湖去摸魚，賣得了錢，再買藥回來給祖父吃。去摸魚的時候，往往懷裏揣着一袋「鍋巴」，預備餓了好掏出來吃；若遇到家裏連「鍋巴」也沒有，空着肚子在外頭待一天，是經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來愈重，轉眼到了嚴冬。這時巢湖邊上結了冰，摸魚事實上是不可能了，父親在無可如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鑿一個大窟窿，邊上放一盞油燈，引誘魚躍上冰，等到跳上來，



他就很快的檢起來。

一天晚上，風刮的很大，雪花紛紛地飛舞着，父付如平常一樣，照例拿着燈，蹲到巢湖裏去捉魚。祖母在家裏照料着躺在舖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邊却在誦念着巢湖裏衣服單薄的父親。家庭的生計日益艱難，思前想後，處處解是觸人憂傷的資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漸漸入睡的時候，祖母就輕輕地走到門口，對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親披着滿身雪花回來，她老人家纔能安心。

父親日夜焦慮勞碌，也漸漸的病了；雖然病着，然而摸魚的工作却仍然不能去棄。

生活的窮困還不算數，偏又遇着洪楊革命；全家因急於逃難，一生辛勞的祖父就在這時候喪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樣一個動亂的時代裏，不消說，死者的死與生者的生，一樣都是無關重要的。

因為長期在窮困中掙扎，長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體力已經漸感不支，並且年紀老邁的人，身體精神本就十分衰頹；姑叔年紹又幼小，人事未更，處處增加了父親的拖累與辛苦。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家人離鄉背井去逃難，的確難爲了我的父親。我記得父親談到這些情形的時候，往往突然地淚如泉湧。我寫到這裏，停筆凝思，當時我父親談話的悲哀的神色，依舊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目前。

祖母不堪長途跋涉之勞，不得已由父親背負着；小姑娘跟在後頭，蹣跚地走着。時間久了，姑姑也漸漸地走不動，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這種時候，祖母只得從父親身上下來，另外又由父親找到一根扁担和兩隻籬筐，將小姑娘叔裝在兩頭，挑起來趕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後頭，踉蹌地隨行。走了不遠，就是一條從巢湖分來的河流橫斷着去路。原來這裏本有車渡往來行人的船隻，可是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却連船的影子也不見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來，特別是我的父親。後來父親跳下水去，試探一下，幸虧河水尚不甚深。於是父親用一隻木盆把祖母和叔叔一渡過河來。正預備繼續向前走，忽然對岸又跑來兩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神色驚慌，看光景也是剛逃出來的。她們看見河裏沒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於是更加慌張。這時後面亂兵的擾攘聲已經隱約可聞，她們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過，自己却無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聲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親回去，將她們倆渡過來，一同行走。

當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個破廟裏住下。父親因為年紀輕，覺得和兩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塊，不大方便，於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這種亂不忘禮的舉措，充分地表現出父親的嚴正和古板的個性。日後我個人的精神生活，受了這類事情的感化和影響亦不小。第二天，剛動身要走，兩個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懇求祖母收留她們做兒媳婦。因為她們覺得自己的年齡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親故，長此下去，無論如何不是了局；何況離亂之中，自己的家屬又向那裏去尋

找，倒不如就路結合爲一家的好。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在祖母實在是不及料，當時就毫不遲疑地婉言拒絕了。但是兩個姑娘却已拿穩主意，一再懇求，跪在地上不肯起來。祖母不得已又去尋求父親的意見。父親向來正直不苟，何況這事頗有乘人之危的嫌疑，當然更加不肯容納。等祖母的話說完，父親就鄭重而且堅決地說：「無論怎樣，這事萬不能答應。事情也真湊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兩位姑娘的父母，當時就把兩位姑娘交給她們的父母領走，這兩位姑娘同她們的父母團圓了，就喜自不用說，父親同祖母少了一層累贅，同時精神上也得很大的愉快。

這裏以後，全家逃到一個偏僻村落的破廟裏，任了一個頗長的時期。這期間，歷盡了許多艱難和艱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無着落。經了若干轉折之後，父親纔找到一家要姓家做傭工。這是父親正式充當傭工的時期，同時也是他投軍的始端。

張家是個地主，家裏有兩個兒子。老主人渴望他們能得功名，支持門第，因此在父親未來以前，已經請了一位武備教師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頭弓棍刀槍之類的課程。兩位少爺却和一般的闊少沒有兩樣，一切纨绔子弟的習氣無不應有盡有。穿的綾羅綢緞，吃的離不了雞鴨魚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聲，呼喚半天沒有動靜。

父親在姓張武，酷好武藝，看見小主人放着這樣好的教師在家，不知努力上進，心裏着實惋惜，於是常常在那邊圍圍的向張家去。空閒的時候就搬石子小耍，時常獨自苦學潛修。教師看見

父親窮苦而有志氣，工夫也很有根底，必慕喜獻，加倍盡心指教。這樣練習了一個時期，父親的技術已經大有可觀。

考期到了。父親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應考；不知由於怎樣的一個機緣，父親也得到入場應試的幸運。進了試場，兩個闊少連射了三箭，一箭也沒有射中，石子不消說也沒有舉起來。下來了，驟得面紅耳赤。結果是名落孫山。平素驕生慣養，一點苦功也沒有下過，臨場自必當場出醜，給爹媽丟臉，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親與試的結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舉得合符，居然及第了。這在他自己也是沒有料到的。久經折磨的父親，這時才覺得稍稍吐了一口鬱悶之氣。

父親考上了武庫，祖母却因此受過一次很大的窘困，說起來也很有趣。原來父親當上的期間，祖母已回故鄉竹柯村。故鄉雖然並沒有可留戀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城外鄉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艱難，再三考慮，祖母才離開父親回鄉。爲了分在雨下，日子更好過一點。父親及第之後，送報子的只夜到竹柯村報喜。在清代習舉虛行的時候，有人專門裝着發喜爲生，每逢接張帖之後，這幾天總在榜上的一個名字，看滿箱貨，即疾駛的拚命跑向目的地去。跑的時候，可以得頭錢，各贈以賞錢；若是慢了，成了二報三報，就不值錢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訊，誰不裝模作樣發錢，表示自己快樂的。但是這次報父親喜訊的報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報子到家的時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褲腿，正在田邊插稻秧，無論如何，

也沒有想到這時她的兒子會考取功名。送報的查問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從田裏找回來。祖母到了家，院子裏已經站滿了人，看見她來了，一擁圍上來，亂嚷着賀喜，大家都說她從此苦盡甘來了。吉利話說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語說，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艱辛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維賀喜，吉利話講的起勁的時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痛處，使她聽了傷心；在一片笑語歡騰聲中，祖母忽然嗚咽起來了。家裏一貧如洗，四壁蕭然，每天兩餐飯都發生問題，拿什麼招待報喜的呢？一樣的喜訊，到了窮人家，便變成了無法應付的難題！後來多虧馮文煥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隱衷，趕快的跑到家裏，兜了一些雞子和幾斤米過來替祖母發賞給那報子。可是報喜的却大大的不高興，經鄰里多方勸解，才勉強打發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圍。

考取武庠，雖然算不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親的生活却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變化實含有嚴重的時代意義，決不是偶然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中國，經不住帝國主義炮艦的轟擊，終於發迫着大開門戶。於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洪流一湧而入，中國舊有的經濟政治的壁壘開始發生急遽的變化，滿清的封建統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這一新時代的開始，其徵象就是普遍的農村野亂與新的政治鬥爭的醞釀和發展。一八五〇年洪楊革命的爆發，明顯地，即是那外來的與內

在的經濟政治條件之下所產生的一個革命運動。經過這次抗潮的泛濫以及戰爭的延長與擴大，那些和土地緊緊束縛在一起的農民，至此也不得不離鄉背井，流亡外地。太平軍在廣西起義，不久即連綿佔領贛、皖、蘇、浙、等省；滿清軍隊與之轉戰於長江流域，前後達十一年之久。這期間，東南各省農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軍，有的應募而為淮軍團練以及其他滿清軍隊；總之，生活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一次時代的變動，固然影響國家的政治前途，同時也影響到個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動。不過這些時代的意義，在當時並不為參與其間的個人所自覺。父親的由流浪而為傭工；由傭工而取中武庠，開始從軍，很明顯的正就是這些農民之中的一個例證。他之所以離開農村社會，在他自己看來，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脅與企圖上進心理的驅使，其中複雜的時代與社會的意義，他不消說是絲毫沒有意識到的。

父親取中武庠，是他從軍的一個重要關鍵。他最初投身銘軍。銘軍，為劉銘傳所帶領故名。他是淮軍將領之一，在晚清很負盛名。父親初到軍中，在差遣隊營差，後來慢慢地升到哨長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統治整個發生了裂痕。洪楊之役好不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繼發動於安徽，河南、山東、直隸各省。不久陝甘回亂又復爆發。這些事實，正是滿清政府腐化與無能以及慘酷壓迫的結果；因此，不僅激起了漢族的暴動與革命，連其他民族也對它仇視起來，反抗起來了。

陝甘回亂雖然備極平復，但其殘餘勢力又在新疆一帶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頒佈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的命令。因此父親即隨軍由西北開赴新疆。那時軍事上的設備都幼稚得可憐；而且對於士兵的待遇也是猶如不如的。這樣橫貫歐省的長途行軍，嘉峪關不設兵站，士兵的口糧一次發給八天，二兵生紅薯，由各人自己背負着。從內地到新疆，一條黃沙沙漠幾千里的長途，本來儘夠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糧的牛紅薯，總計至少在五六十斤以上，壓在背上，叫人怎麼受的了。行程的長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遠走不到頭。一路上，餓了的時候是以紅薯充飢；渴了的時候，仍然是以紅薯止渴。這種生活，不說多天，就是三五天，父親以及其他任何強壯的同伴，也都有點爲難了。幾天之後，大家已經支持不住，但是終於勉強掙扎着到了駐守地。後來父親每當說起，從這時候以後，他看見紅薯頭就發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個賣紅薯的，他看見了，立時噁心作嘔，避避不住的吐出酸水，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

從新疆回來，隊伍回到山東濟甯駐防；父親就在這裏結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長兄海澄，後來一英生了我們兄弟七個。當時因爲生活艱難，兄弟們營養不足，死去了五個。三弟長到很大，後來也死了。長兄去世的第二年，銘軍就解散了。父親就和母親帶着長兄同南，本來預備考試武職，但後來沒有考成。兩年之後，父親就復到濟甯。從這時候起，姥姥就沒有找着，只好過得頗爲荒涼，幾年之前已流離他鄉。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託人到濟甯探詢過

一次，結果只找到一個表哥和一個叔伯舅舅。我母親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長兄還能清晰地記着。父親在濟甯沒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隨淮軍至直隸青縣與臬鎔。生我的那年，正是父親到臬鎔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緒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幾個月，朝鮮發生了士兵大暴動，失勢的大院培利用亂兵顛覆新政府，並且襲擊日使館。因此中日雙方都派兵馳赴朝鮮，幾至釀成戰端。更遠之前，美政府經李鴻章的介紹，在仁川港與朝鮮締結美韓通商條約。以後法、德、俄、意、奧諸國都先後派遣使臣赴朝鮮，締結條約通商條約。這些都加重並且加速了日後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發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經去世了。當我長兄隨父母回南的時候，祖母還健在着。因為我長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給他取個名兒，叫做北寶。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給我的命名，父親就願着祖母的意思，給我取個名兒，叫做科寶。「科」，大約就是指科舉而言。

後來李鴻章到直隸，淮軍分駐於津郡各屬。於是保定府「五營練軍」開始，父親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這兒就成了我兒童時代的發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現在說話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這個緣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個艱苦的前途，並且替我打下後來奮鬥的基礎。

註：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才第一次回返故鄉。

## 第一章 康格莊

在保定府城裏住了不久，全家即遷移到康格莊。遷移的動機，主要的是爲減輕經濟上的負擔。那時我大概才三歲的光景，對於人事雖然尙很淡漠，然已漸能認識，並且嘗試着要涉入人生種種迷惑錯亂的景象。

康格莊距保定府城東約有二里之遙。我們初搬到這兒，在村的小西頭路南賃了陳家的兩間西房住着。大約房主人的狀況也很艱難，房子很不好，房間怕只有一丈餘長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親立起身來，舉手可觸着頂上的樑木。屋內除了懸眠的土炕及造飯的地鍋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棹凳等的陳設不消說都是沒有的。客人來了，連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難。這時父親那種謙窘的樣子，看了真令人難過。這與其說是家裏來了客人，倒不如說是父親的難關來了恰當。四圍的牆壁，因爲年代久遠，風吹雨淋，都已漸漸地鬆弛崩潰，成塊的泥皮常常向下脫落，更因造飯的緣故，炊烟在牆上塗抹了一層很厚的黑要，襯映得滿屋裏黑漆一團。最討厭的是吃飯的時候，一掀鍋蓋，頂上的灰塵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簌簌地墜下降落，有時猛烈的水蒸氣上衝，多年停滯在屋頂上的灰塵也會掉落下來，弄得滿鍋裏烏塗白鬼，令人看了無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裏，若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看見細雨似的煤灰滿處飛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無處不是塵

構。這兩層離不開的房屋，就是我們全家安身立命之所，會客，睡覺，廚房，餐室，統統都仰賴着它。

經了長時期的辛勞刻苦，家裏積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錢，始在康格莊南頭興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這所房子一共七間：三間正房，兩間東房，正房東頭另外還有兩間小房間。能夠住這麼多的房間，比較以前總算寬暢了許多。搬家的那天，孩子們固然歡天喜地與高采烈的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異常欣悅的。

一天黃昏，父親同母親正在屋裏坐着談話，母親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撫摩着我的頭髮，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回兒，她對我說：

「科寶，從前你受不了屋裏黑暗骯髒的苦，常常撒腿就望外跑；幸虧門神爺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沒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塊嗎？」

母親說話的聲音愉快而自在；說完了，抬起頭來，望了望父親。兩位老人臉上都浮現出從未有過的可珍貴的微笑。

原來我的右耳朵大而長，左耳朵却比較的方短。這大概因為在我吃乳的時期習慣於向左邊側臥，大人又整天忙於操作，沒有功夫顧到孩子身體正常的發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較右耳朵短小，沒有得到平均的發長。母親同我說的話不過是借此拿我取笑罷了。

家裏生計艱難，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幫同大人操作。我七八歲的時候，便有時間家兄到野地裏拔草拾柴。每天吃過早飯之後，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籃，拿着鋤刀，下身穿一條露着半截腿的褲叉，跳跳蹦蹦的向草地裏進發。這時真可說是我一天中最注意的時候。自然的幽美，長空的可憐，在在煥發了我潛伏着的生命的火燄。清脆的鳥聲，唱着生命的讚美歌，委婉而動聽；迎面吹來的微風拂到臉上，一種愉快的感覺，似電流一樣，傳遍了我的週身。情不自禁的時候，我常放大了嗑嘴，喊上幾段梆子腔，發洩心中的積悶。婆巧成羣結夥的打草拾柴的小朋友們遇到一起，笑笑說說，跳跳唱唱，那就更熱鬧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約在高梁地裏。拔的是一種黃草，可以用來餵馬；晒乾了，也是一種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麥子的時期，保定府附近，衣冠楚楚的農夫常常成羣結夥的去拔麥子。這時我也跟着大家同去工作。

農民生活的艱苦，如果不去實際體驗，怎麼樣也是難以想像的。勞動者的苦楚，只有勞動者自己才能夠知道。後來我自己怎麼樣也難以克服的農民性格，都是我過去的生活遺留給我的。這種生活與環境，深切地影響到我後面的思想與情緒，影響到我日常處理事務的習慣，以及我訓練軍隊的方法；同時直接間接也使我必然的傾向革命，並且時時刻刻忘不掉改革勞苦大眾生活的心願。

我現在將採集事件略說一談。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幹上的葉子照例須變一次較稠，據說這與它的營養的發育有很大的關係。保定府的慣例，被葉子的時候要敲鑼，一敲鑼，大家都鑽進高粱地裏去，誰披了誰要。每年一到這時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棄不顧，專門到高粱地裏去披葉子。因為這種機會實在太難得了。披葉子的苦楚，到現在想起來還使我的頭暈。地裏好像一座大蒸籠，一鑽進去，就覺得窒息悶悶。四圍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連一株，一點風也吹不進來。上頭熱刺刺的太陽晒着，蹲在裏頭，簡直是麵包烘在火爐裏；汗水雨似的滴着，頭上像有一個鐵箍緊緊箍着，胸口像有一團棉花塞着。這種苦，自然不是我自已願意受的；但一想起家裏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硬打精神去披。有時從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腳，挽着腿，袒胸裸背，在裏頭披一整天，中間連飯也不吃；因為怕耽擱了時間，葉子都被別人披完了。出來之後，低頭一看，頸子上，胸膛前和兩要臂膊，都起滿了鮮紅的瘡子。由於過度的疲勞，不僅飯吃不下去，連水也懶得喝。頭，耳朵，靈敏地作響，口腔和咽喉裏淤積着一股很厚的苦澀的粘液，一噎上來就要嘔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無草可放，地裏也沒有可尋找的燃料；於是就到樹林裏去投乾枝棒。所謂投乾枝棒，就是用一根粗的枝條，向樹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樹枝特別乾脆，只要擊中了，就很容易斷落下來。這樣投個半天，落了很長的乾樹枝，收集起來，背回家去，可以燒一兩天。

另外我穿的襪子種類多，北方襪子特別多，一種一種多，樹葉兒完全脫落，遍地都是。穿楊葉的方  
法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細繩，一頭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繫上一條長繩，把削尖的一  
頭纏到繩子上，隨手將上繩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楊葉和把乾  
枝棒兩項工作上消磨過去。

幼時我穿新鞋的時候很少，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說起「二鞋」家，怕只有穿過的人才能  
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舊不新的鞋子賣給打鼓的小販，而後經過一番洗刷修補的工  
作，前後再打上皮包頭；這樣的鞋子，從外面看來好像新鞋似的，其實叫做「二鞋」。穿這種鞋  
，有一種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適合自己的腳，也許小些，也許大些，穿長久了，腳上就  
會生毛病。現在我腳上毛病所以特別多，都是因為幼時穿「二鞋」太多的緣故。

家裏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鬧當舖發生關係。父親的薪餉不到月杪不下來，在那青黃不接的  
時期，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唯一的門路就是上當舖。大人因為礙着顏面，不好意思上當舖去，  
每次都是由我同父親的一個護兵寶玉朋外號叫寶老魁的一同去；贖當的時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贖  
。每月上旬，新當的大都是整齊的比較值錢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僅家中隨手應用的物件  
要拿去典當，就是炕上鋪墊的褥子也要揭下來送進當舖了。這樣剝肉補窟的勉強支持着，一廣要  
到眼看着快斷款，家中再也找不出可與當的東西來的時候，父親的餉才能發下來，餉一領到手，

頭一樣，就是隨着。這好像誰命他的，一點也不敢違抗；要不然，錢花光了，當也隨不回來，下月的生計可就毫無辦法了。陪富的時候，寶玉明拿着一個担在頭裏走，我在後面跟着。這時我一回走，一面却在計算客票的張數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錯了賬，多付了人家錢。副當舖裏把當壞了出來，用繩子捆好，兩人就抬着回家。長袍，馬褂，坎肩，又褲，襪子以及各種應用的什物，統統都在裏頭。

當舖在保定府東大街，每逢賬當，東圍是我們必經之地。每次到這裏的時候，父親的朋友老遠的就笑着問我：「餉下來了嗎？」

經過這樣的一問，不由得我臉上就有點發熱。有時不覺把我應回答的話說完，我就低聲催着寶玉明說：「快走！快走！」

說也奇怪，這種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經過東圍的時候，才顯着的感覺到；一到東大街，特別是快要進當舖的時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點也沒有了，代替而來的是一股憤憤之氣，從心裏一直衝到腦門上。

每次進當舖，總要使我感到一種真可名狀的苦惱。最可恨的是掌櫃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進去，抬頭一望，櫃台後頭站着的，就是那個替貧血病的失頭鼠腦的錢東西。這時我的心房發地感到壓迫，陰沉的次數忽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樣。等到把要當的東西雙手遞上櫃台，

自己就如一頭被宰割的羔羊，只有愧首貼耳，動也不動的在那比成年人還要高過一頭的櫃台旁，靜靜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鐘，就聽見一種油腔滑調，舌刺薄的，好像含有槍藥的聲音爆發出來。

「三百錢能當得了吧！」

每個字眼裏都吐露着一種惡意——就是：「你多窮，就立刻滾出去！」

頭一兩次，我把東西遞上去以後，還離開櫃台，退後一兩步，仰着臉，立起腳跟，看看他的臉色，希望他能多給我當些錢。後來，我簡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幾乎每天要進當舖受這樣的晦氣。那時心裏不禁反覆的想：「這比坐監牢好些嗎？」

家裏日常吃的米麵，都是在一家雜糧店裏賒取。這家雜糧店的字號，現在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地址在保定府東門外，正對着城門，因此外號就叫「迎門衝」。掌櫃的姓米，人都稱他小米。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種精與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佩服。我們賒用的糧食，都是暫時不付錢，按日把賬目記上摺子，日後再算賬。這樣的辦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虧，可是實際上他却大施其剝削手段，比較現錢交易還要賺的多。每次在他店裏取了麵粉，分量總是不夠頭，回來一稱，一斤至少要短二兩。至於小米，不僅分量不夠，並且還摻雜了很多的砂子。我們明知他巧妙的剝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論。原因就是：我們拿不出現錢來買東西！除了賒取糧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錢也在他店裏賒用，這也是叫人氣憤的事：因為在他店裏取的是

大串錢，他感那些小錢摻雜着，我們也看不出來，等到取回家，把錢串拆開來用的時候，三個錢的醋，四個錢的油，那些小錢就沒法花的出去，花到最後，剩下的一些小錢只好白白的扔了。到了月杪，餉下來了，白花花的銀子再給他送去了。

在康格莊，我的父母戒鴉片時的那種痛苦的情狀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鴉片煙的嗜好，這在清末，已成爲一種最普遍的風氣，尤其是軍政界，簡直無人不吸。那時鴉片雖然便宜，可是我父親每月只有十二兩銀子的餉，維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經就捉襟見肘，當然難有餘力來負擔一筆鴉片煙的開銷。不得已，父母下了極大的決心，決計要戒煙。

戒鴉片煙的痛苦，我真看夠了。開始戒的一兩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臥在炕上，像患了霍亂病一樣，呻吟嘔吐，不住的轉側翻騰。他們眼角裏含着淚，清鼻涕不斷的向外流，呵欠，寒噤，連續的發作。端起碗來呷一口水，兩手就顫抖的厲害。一直鬧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靜一點，但也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記得最厲害的時候，他們簡直瘋狂了一般，仰臥着也不合適，坐起來也不舒快，左翻右轉，怎麼樣也沒有是處，那種痛苦難熬的情狀，叫人看了不寒而慄！他們難受得無法可想，就橫臥在炕上，把腿伸出來，令我同家兄兩個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條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覺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這才勉強合上眼，睡一兩個鐘頭。從這裏，我就深知道鴉片煙的可怕，以後我看見鴉片煙就要發惱，比看見仇

人還氣恨，從心裏起一種不可遏止的憎惡之感。

父親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誠篤。家裏正房的中央懸着一幅白布繪的觀世音像，兩邊蒙着白布幔，中間只露一塊斜率的三角形的空隙；從這空隙處，僅能看見觀世音的下體。黃布幔的上端，還橫懸着一條黑布帘，底下拖出兩條綠布懸帶，襯托得異常精緻。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別的祭節，父親即穿上開叉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禮。每次看見他行禮，我心裏總覺着奇怪；心想這是什麼事呢？有時父親行完了禮，仍不起來，扒在那兒，把頭伏在地上，嘴裏咕哩咕嚕不住的念誦，聲音特別微細，辨不出唸的是些什麼話，弄得我真明究竟。有一次我實在悶不住了，輕輕地走到他背後，側耳偷聽，才聽見了下面的一段話：

『祈求老佛爺大發慈悲，救苦救難，保佑一家平安，升官發財，一順百順。』

唸完了，就在地上的三個響頭。

他在家裏，閒常沒事就在炕上打坐，盤起兩條腿，像彌勒佛一樣，手裏拿着一串佛珠，來回沒遍數的數着。一天下午，他從營中回來，又到炕上打坐，這時母親突然叫喊起來：

『蛇！蛇！』

我驀然一驚，一條七八尺長蠟黃色的毒蛇，正沿着甬牆根爬去，嚇得母親手忙腳亂，慌張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細看，隨着母親一同跑了出來。

父親真不惟爲佛門弟子，的確有點錢靜的工夫；母親驚皇失措的呼喊絲毫沒有擾亂着他，他依舊安靜自在的坐着，慢慢睜開眼睛，向那條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後不慌不忙的站起來，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套上靴子，開始向那頭蛇旋香叩頭，同時嘴裏還不住的唸着：「阿彌陀佛！」

原來他竟把這條毒蛇當做了財神爺。財神爺居然進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終年祈禱，感動了佛爺慈悲心腸的緣故；他的虔誠信佛，不是白費的了。

從那天起，他就在連接正房東端的兩間小房裏設立了一座財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每到初十五，替佛爺上供；初二十六，就給這位財神爺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裏過日子。

戒烟以後不久，母親就病了。那時我年歲還小，孀生的什麼病，也弄不清楚。只記得她因爲穿裏裏的麵條吃着沒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裏玉美軒去端麵條，並且順便請來一位姓宋的大夫。這位先生據說是專門針灸，到了家裏，醫生照例必須有的「望」，「聞」，「問」，「切」四步手續也沒做，他就從腰裏掏出一根九寸多長的銀針，也不消毒，也不擦拭，對準母親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後腦，停了好久，才拔出來。怎麼能刺進胸口裏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現在，我還真明其妙。

俗語說：「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時年紀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氣的薰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親的病快好，於是許多迷信的勾當我都願意扮演。比如在家裏燒香禱告，遠遠的雇着真高莊的劉爺廟叩頭，我都虔誠的照做。往往搬一塊石頭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頭許願。

我在院子裏從黃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漸漸的不能動了，腦袋疼痛難忍，像要漲裂似的；額上突出了一大塊，好像另外生了個腦袋。母親的病不消說並未因此減少分毫。對於神的信念，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動搖。庚子年義和團起來，八國聯軍打到保定，劉爺廟遂被毀掉。它的無邊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於洋大人之手！可是聽說現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來，恢復昔日的盛況了。

母親死了，照北方的風俗在家裏停靈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義地找了一塊地方安葬。說起義地，我還記得當日家裏的悲苦情況。母親死後，家裏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終日啼哭；父親雖幾經籌思，也是一籌莫展。後來實在無法可想，才決定葬到義地裏去。當時假使稍微有一點辦法，是決不會把母親埋到那裏去的。以後我一想起這件事來，就覺着如芒在背，坐臥都感到不安。民國十一年，我從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親的靈柩從義地起出來，同父親的靈柩合葬於保定府西北新塋。幾十年來的宿願，這才得以償還，但這也恐怕是多餘的罷？……

我的家庭給與我的影響固很大，但同時整個的康格莊的環境影響我的地方亦復不小。在講

裏，我覺得也有二說的必要。

康格莊的居民大約不下二百餘家。討飯的人雖然少見，但大部分都是窮苦的。他們大都以農爲生；其中以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爲最多。每家土地額多在十畝上下。做生意的人這裏很少；販賣油鹽醬醋，算是村內唯一的營業。兒童玩具以及婦女用品，在康格莊都不容易買着。村裏不到過年，時候看不見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民的衣着十九都是襤褸不堪，滿身補釘。綢緞綾羅不消說這裏牙根兒就沒見過；就是洋布之類，這裏也很少有人穿。

吃的時候，沒見過誰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葷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蒜，蘿蔔，鹽菜，是他們經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連鹹菜也捨不得吃，只臨時泡點鹽水吃。麥熟的時候，才有一兩家吃麥子麵的；平常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麵等雜糧。

談到房屋，稍微講究一點的人家才在屋頂上抹一層石灰，所謂「石灰房」，爲村內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裏只有一二家，其餘都是些破舊破壞狼狽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連院牆也建不起。僅用秫秸築成稀疏的籬笆，算做院牆。院牆內外，破亂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唯一的點綴。到了冬季，特別是寒風凜冽的天氣，村內到處呈現着一種衰殘荒涼的景象。間或有人從村首走過，穿着臃腫的破棉衣，瑟縮着身肢，慢慢移動着，看來簡直像一個影子，像一個鬼魂；這時二兩犍狗吃驚地叫起來，聲音也是那樣的寂寞，那樣的淒涼。這種種現象，都在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

是怎樣的乾枯與貧乏。

村裏遇有喜慶與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隨一百三十錢的禮，（合現在三個半大銅元），交情深厚的，隨三百五十錢的禮，（合現在六個半大銅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齊端，——白菜，粉皮，粉條，豆芽，豆腐泡等。飯是擡有很多細砂子的大米蒸飯，吃時冷不小心，就會把牙齒震掉。我們在這裏住了十餘年，只吃過一次葷席，然而那所謂葷席也者，也不過每碗裏蓋了兩三片飛薄的豬肉而已。

人民除了完糧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觸。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關心政府的作為；兩方面只是一面收稅，一面納糧，此外再無關係。保定府距這裏雖然僅只二里，然而村民對於那裏的城市文明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有時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這裏聽不到關於政治的談話，也聽不到列強侵略中國的痛史，外面種種巨大的時變，如同隔成兩個世界，很少波動到康格莊來。

政府開徵錢糧的時期，里正一手提着鐮，一手拿着木槌，從村西頭一直敲到東頭，口裏大聲嚷着：

「完糧哪！上忙銀子，每畝地四百六十一」

村人聽見這樣的響聲，並不見得馬上就去完糧。他們只沒精打彩的走到門口，漠然地對里正

望一眼，很快地就縮回身子，只當沒那麼回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後的限期，延無可延的時候，他們才三五成羣的到城裏去繳出他們的血汗錢。

他們整年忙碌着愁苦着，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戲。自然，這樣的機會，也是非常難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戲劇有「哈哈」，「二簧」，「梆子」，「老調」等數種。這類的戲劇，對於我們村民的影響非常深大，我們的人生觀，社會觀，都由此中漸漸地陶溶出來。我自己最愛看「老包漸陳世美」的一齣戲。每逢看到陳世美強派韓琦迎路去殺他妻子的時候，我的兩手總要握得緊緊的，全身的神經緊張起來，心裏罵着：

「喪盡天良的陳世美呀！」

這樣，直到全齣演完，陳世美被剷，我的口氣纔可以鬆下來。這時心裏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痛快。但隨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心裏想：假如沒有鐵面無私的老包，這位喪盡天良的騎馬爺，誰敢剷掉他呢？那麼，他妻子的冤屈到幾時才能申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這樣的官嗎？假如沒有，這些罪惡和冤孽有什麼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戲，我總要這樣與齷地自問着。

受這齣戲的感動的當然不止我一個；上廟燒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燒完香回家的時候，一手拿着帶土的油條吃着，一手掠着頭髮，一路上還不住指手劃腳的大罵陳世美。

此外漢皇莊拿花得雷，也是我最愛看的一齣戲。故事是花得雷爲非作歹，強橫豪霸，張耀宗

舉了令去捉拿他；幸虧褚彪老英雄肝胆義氣，用盡心計，叫俠女張桂蘭等巧裝歌女，爲花得雷祝壽，賈良等乘隙而入，裏應外合，一戰將花得雷拿住。

那時我常常想：『以後我長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個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惡如仇，這類戲劇給我的影響實在不小。

離開康格莊後，隨軍飄流各處，再不會回去住過，然而這裏一切情狀，我一經回憶，依舊宛然在目，歷歷不爽。

這是我幼年時期的生長之地。它給我的印象，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 第三章 入伍前後

我的童年時期，一直在窮苦中掙扎着，但其間也曾有過一度學塾生活，不過為時不久，就不得不丟棄了這個幸福，走上長征之途。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我開始到學塾裏讀書。這在有錢人家子弟看來，當然是一種兒童應享的福利，絲毫不覺得稀罕的，然而在我，家庭狀況是如此的艱苦，却把它當做一個天外飛來的福音。

父親是個因為沒受學校教育而飽受痛苦的人。他不識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的希望着：無論自己的經濟狀況如何窘苦，自己的兒子一定要讓他們有上學讀書的機會。家兄某道便在父親這種願心之下，勉強入了學。

那時還都是些「子曰」「詩云」的私塾，現代的新式學校，不消說還沒有。先生的束修，每學纔六吊京錢，合現在三百個銅元。父親常常對家兄說：

「北竇，咱家真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學，要好好的用功，才對得起我們。將來有機會我再替你補兵，那時就休想讀書了。」

家兄於光緒十二年正月入學讀書，到了第六年即光緒十七年九月間，他即補上騎兵之缺，吃

一份馬糧，每月祇得七兩二錢銀子，除養馬外，頗可補助家用。他的學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繼而家兄上學共祇五年零九個月。可是這一年的束修是已經繳給先生了，當然不能退回。算起來，下餘尚有二個月；於是，由我頂替了他，去補滿那三個月的期限。就這樣，我得到入學讀書的幸福。

我平素羨慕慎丁有錢人家子弟出入學塾的生活，心裏渴望着自己也能有這麼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學的時候，心裏又不免忐忑不安起來。那快來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腦子裏盤旋着，使我又是高興，又是害怕，一連興奮了好幾天。

那天父親帶領我去上學，見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頭。父親說：

「這是你老師，快給老師磕頭。」

我恭而且敬的磕完了頭，就坐到預先為我安排好的坐位上去。書房裏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時間，我覺得自己已經開始了新的生命，許多美麗的希望在在我眼前閃爍，我小小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和幸福。

先生姓陳，六十多歲，是保定府新安縣同口人，名字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他雖然是我開蒙的先生，但除了記得他愛用旱烟袋敲我們的腦袋而外，留給我的印象却並不很深，這倒是很奇怪的。我開始照例是唸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書本，每個字對於我都是生疏的，它們在我

亂寫亂畫，使我沒法把握。捺下心思，除了半天，才背得出幾個字，但也非背生硬，老是不成終綱。至於那字是什麼意思，那句怎樣解，不消說更是不知道了。

唸了三個月，就到了放學的時期，這時我住到父親的營盤裏自修功課。

在營中，每天的功課是寫字認字，溫習舊課。這期間給我影響最大，留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營中的一位賈少書。我那時年紀小，模倣性特別大。賈少書的一言一動，我都覺得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二筆優秀的書法，和他的豐富淵博的學問，更加强了我對他的敬佩仰慕之心。他成了我的模倣，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學他。那種熱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着他認字寫字，聽他談書說理，心裏感到萬分的愉快。他對我也特別認真教導，在短短的歲月中，我有了很大的進益。從此我對於讀書的興趣，一天天濃烈起來。

我每天練習寫字，可是買不起紙筆，於是就用一根細竹管，頂端繫上一束蔴，蘸着稀薄的黃泥液，在洋鐵片上塗寫。後來聽父親的朋友劉賀堂告訴我，說在方甌上也能練習寫字，並且比洋鐵片還好，所以我就改在甌上練習寫字。這樣，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經濟了。

父親人事的關係愈複雜，經濟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幾兩銀子的收入，無論如何是不敷支出。這時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補上兵額，每月多領幾兩銀子，補助家庭的用度。

八二保定府五營練軍，是有名的「父子兵」。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兒子頂名補缺，普通外面

不相干的人，是很難補進去的。有時即使一年半載能出一個缺，就有許多人來爭着補，各方面託人保薦。所以我補了幾次，都沒有補上。

父親境况困難，他的闊朋友好都盡情開悉。但彼此都是窮困中掙扎的旅伴，除了給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麼法子可想呢？記得那時他們常對我父親說：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歲大了，您就用不着發愁了。」

有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外人還都不知道，管帶苗大人就說：

「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

旁邊人就問：

「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這一問，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說：

「讓我問問去。」

這時苗大人生怕他去一問，就擱了時間，缺額又被旁人搶去，所以他隨即說：

「我知道，用不着問。」於是他就隨手寫了「馮玉芹」三個字。

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這次補兵，因為

苗大人隨便這一寫，以後我就沿用下去，沒有更換本名。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我補兵的這年

是光緒十八年，西曆一八九二年，我纔十一歲。

補上兵之後，我並沒有隨營操練，除了發餉時到營中應名領餉外，其餘時間我仍在家中過活。這在保定府，叫做「恩餉」。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馬先生的學塾裏繼續讀了一年書。馬先生只有三十多歲，年輕性燥，每天用板子責打學生。我所得的益處依然很少；因為那種嚴厲暴燥以及糊裏糊塗誣死書的辦法，一點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不過我要特別申說的，就是縱使是那樣的學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兒，我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上學讀書，原是有錢人家子弟的專利呀。

到了年底，由於環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結束了學塾生活；合計我正式上學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個月。一生永不再來的童年教育時期，便這樣匆促的告終。然而這段生活，我却永遠不能忘記。

十二歲這年，我就到營中拿槍，練習打靶。那時我的身體異常發達，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伴相比，我還高他一寸多。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發生了空前的瘟疫，傳染迅速，死亡極多。後來越發蔓延，越是厲害，不記得是誰異想天開，出了個主意，要調軍隊進城，轟打瘟神。那天絕早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就奉命進城。我們都穿着滿身雲頭的軍衣，與高彩烈的去執行這個奇怪的職務。進了城，隊伍分做若干排，每排千人，每走過一條街，

開口，就碎碎地打一排槍，從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滿城都是火藥氣。那時我就有怨恨外國人的心理，總覺得他們欺壓我們，不是好東西。我這種排外心理的出發點，當然只是一種幼稚簡單的民族感情。這一天我們走到北門，路東恰巧有一座外人傳教的福音堂，我看見了不由得十分厭惡，就托起槍來，隨準福音堂的上半部，碎碎打了兩槍，我看見門匾上立時黑了一大塊，心裏覺得很痛快，揸起槍來，回頭就走。從這種幼稚的行爲上，很可以想見當時一般民衆的情緒。

晚清的時候，有兩次意義影響都極重大的對外戰爭：一是鴉片之戰，一是甲午之戰。前者是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第一砲，並且加速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後者完全暴露了滿清政府的懦弱與無能，使人民對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諸役，可以說大部分都由此釀成。

保定府在滿清時代是京畿重地，自從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後，軍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鮮事變甫起時，五營練軍即接到加緊操練的命令。這時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謠言在流行着。一回兒說皇上不願打，一回兒又說李鴻章不肯對日本開戰。一般軍民對於日本，更有許多憤憤愚昧的估量，簡直荒唐可笑。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終於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戰，練軍前後兩營即奉令調開大沽口警備。命令剛到，官長尙祕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講話，宣佈了開赴大沽口警備的命令，囑咐大家準備一切，決定第二天早晨開拔，命令一宣佈，不啻晴天一個霹靂。同僚弟兄們平素過慣了自在安閒的生活，不要說對國外作戰，就是連鄉門都還未出過，驟然間聽說要

向大沽口開拔，抵禦日本兵，大家立時感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個的下午，營中就同煮開了的水鍋一般，七嘴八舌，嘈雜不休。有的三三兩兩聚在房裏，指手劃腳的瞎猜胡說；有的聚在空地上交頭接耳，來回的走着閒談；有的聚在牆角裏咳嗽噴氣；有的坐在板凳上撇嘴咋舌，種種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劇，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家庭方面，聽說隊伍即要開拔，都紛紛到營中探詢；一探聽，果然屬實，回去的時候，也有拭眼淚的，也有垂頭喪氣的，還有些家長們走到營門口，大聲的對他兒子嚷着：

「小三兒你可不能去呀！家裏就剩我自個兒啦！萬一有個好歹，可叫我怎麼着？」

這天晚上，大家睡在舖上，好似熱鍋上螞蟻一般，滾過來，翻過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來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腫得像桃子一樣。

怪劇接着出演了。

這天早晨開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車行所描寫的一樣。軍隊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見當地的男女老幼——同營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們——手連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的送行。我親眼看見一個老太太，拉着她兒子的手，淚流滿面，嗚咽不已，死也不讓她的兒子成行。這樣的情形，觸眼皆是。從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嘆，聲震雲霄，只是不肯罷休。在不明底蘊的人看了，一定會以為是誰家大出殯，所以驚動這麼些人來哭送；決想不到這是

保定府五營練軍開往大沽口警備，去抵禦敵人，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爭光耀。原來他們只想著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復回的。所謂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在他們是淡薄到等於沒有的；至於這場關係中華民族命運的中日戰爭，意義有多麼重大，不消說更是絲毫也不懂的。這種可悲可憐的現象是怎麼造成的呢？我敢肯定的回答：這完全是專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結果。

我們的軍隊開到大沽口，日本軍艦正在對岸二十里名叫擱沙崗的地方「掛口」；這擱沙崗是多年海沙淤積而成的平地，在這兒開砲，正好轟打大沽口的砲台。我一到這裏，看見這樣被威脅的情形，就感受很穴的刺激。心裏想：「今後我不當兵則已，要當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決不許由我手裏讓日本奪了去！」現在看到我們國家民族所處的境狀，再回想我那時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極大的隱痛，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堅強，精神愈加奮發起來。

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大敗，旋即停戰，議和於日本馬關，清廷特命全權大臣一等爵肅毅伯李鴻章前去出席。和約成功，中國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給與日本種種利益，朝鮮獨立，並把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割讓。日本獨吞了這樣大的一塊土地，立即引起歐洲列強各國的嫉妬；特別是帝俄，那時正銳意侵略南滿，對於這事決不甘於默認。所以馬關條約剛剛簽定，帝俄即聯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將遼東半島的割地強行索還中國，由中國再出三千萬兩以爲贖價之費。由是遂種下

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的模範。

和議進行的時候，我們的隊伍正奉令修築大沽口砲台。那時我年歲尚小，抬不動土，白天除做些雜務外，就幫着掃掃土；夜間隨同父親巡營，整天過的都是軍隊中的生活。

李鴻章畢竟不愧為一位深通洋務的大臣：為時不久，北洋海軍造船所，已在他的鑿劃之下宣告成立，砲台上也新從西洋購來了十幾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砲。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說受到一個致命的打擊。砲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偉大，建築的堅固，在當時的確稱得起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不幸後來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列強逼迫中國將大沽口砲台拆燬，深可痛惜！

我們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頗有幾件事情可寫。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時駐守大沽口的各隊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這些新兵，年紀輕，見識淺，又沒有受什麼訓練，因此有些油滑奸詐的老兵就想盡方法加以欺騙恐嚇，從中獲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對他們說些恐嚇動靜，無中生有，張大其詞。一回兒說：『日本兵在對面掛口了！』一回兒又說：『日本兵在對面一開砲，我們大家都成爲碎粉，一個也別想活！』又說：『每月三兩三錢，就賣了我們的命，太不值得！』他們整天在新兵耳朵裏這樣嘖咕，說得那些新兵們驚慌萬狀，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沒有機會的，必得在夜間。那時他們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帶，只能赤手空拳的逃走。於是覺

下的東西都由那些奸詐的老兵得去，賣成了錢，就買肉來燉了吃，一邊吃着，一邊笑罵那些無知的新兵：「寬大頭！好好的兵不當，要溜逃！東西也不要了，給我們吃燉肉！」罵着，吃着，津津有味。回頭又用同樣的方法去欺騙恐嚇別一批新兵，把他們嚇跑了，於是老兵又大吃一頓。

有一次颶風襲來，立刻發生海嘯，大風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拚命的望陸地上奔騰傾注，低窪的地方都成澤國。那時有位曹總兵，統帶着二十多營新兵駐在大沽口的雙橋，那是一個窪地，在巨風駭浪的猛襲之下，立時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沒有多少訓練的新兵一個個都慌張亂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別高低，只是你擠我推，一個個的亂跑，越跑，水越深，結果二十多營人都慘遭滅頂，一個也不留。長官沒有周詳的籌劃，士兵沒有良好的訓練，其危險有如此者！

那時駐在大沽口的各軍，都毫無軍紀可言。官長以及士兵不受約束，荒唐百出。那兒的街市有東大沽和西大沽，都相當的繁華。士兵們就隨便上街逛窯子。在此駐守的還有個之字營之士兵，都是直隸錦州人；我們的練軍則都係保定人。爲了逛妓，兩方面發生衝突，一次二次的打架，結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爲爭風吃醋，又打起架來。當時練軍人手多，又都長於武術；之字營在場的人少，武藝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練軍痛打了一頓。之字營的弟兄吃了虧，氣憤得不得了，跑回法遊集夥伴，打開了倉庫，拿出槍彈來。練軍這邊也不相讓，立時兩邊排陣對壘，準備大打。後

由韓協台和羅鎮台出面調解，費盡心力，方把一搗風波平息下去，但兩方打傷的人已經不少了。這件荒唐的事鬧了出來，當地的報館——那時初有報紙，辦報的人往往藉此爲要挾圖財的工具——覺得有生意可做，就聲言要把事情起稿發刊；直隸總督王文韶以此事太礙體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報館疏通，結果是送報館二千兩銀子了事。

到了二八九六年，五營練軍方由大沽口開回保定原防。這時我才正式入武，開始受軍事操練。在兵營中，最難得的是好長官好頭目，若是能遇着學術兩科兼優的熱心長官，那就是士兵們最大的幸福。我的最直接的長官是正目劉賀堂和哨長王春。他們兩位教導士兵，真可說循循善誘，無微不至。事無大小，他們無不一一詳加講解，尤能處處注意士兵的教養程度，按部就班的教練，非常認真。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內，確實得了他們極大的益處。

不久，我們的隊伍又開赴安肅縣「拉撥子」。所謂「拉撥子」，就是巡防地方，維持治安的意思。我們的隊伍開到安肅縣，當地士紳都派人來招待，並且請我們吃酒。一天，一家酒商宴請我們，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劇。我本來不能喝酒，但這天同伴們却故意同我開玩笑，堅強地說我會喝酒；有的人又用話激我，說我喝半斤十兩不算一回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專門對付我一個人，我那時年幼無知，又却不過情面，一時把不住主意。我是初次喝酒，一點經驗也沒有，既不知酒的分量，也不會取巧敷衍。每次都是一口喝乾杯。每喝一杯，大家就在旁邊喝采，

號。越喝，他們越叫，越叫，越添由我不喝。這樣一連喝了幾杯，藥櫃的以爲我的酒量真很好，於是我出頂上等的帶漿酒，要我喝個流量。當時我的神經怕是已經麻痺，也辨不出什麼滋味，只是糊裏糊塗的喝下去，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喝到散席的時候，酒力突然衝上來，眼前一陣黑，四肢軟弱無力，已經再也不能支持。大家七手八腳地扶持着，才把我踉蹌地送回盛裏去。幸虧離燈不過百步，路上倒沒有出什麼意外。次日，渾身發出透明的水泡，小的如豌豆，大的如雞蛋，面且事實上還是看見酒就厭惡，遇有宴會，連杯也不去勸。一般人都說我矯情，其實那裏知道我有這個底蘊呢？

在安肅縣，我新認識了幾位朋友，年歲都與我不相上下。他們有的在警場圖樣上服務，有的在鐵路上官署察，也有正在修築車站上的站台。我們「拉攏子」的工作，本來很清閒，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而外，簡直可以說再沒有別的事可做。那時軍中紀律也很鬆弛，沒到自已值班的時候，儘可隨便在外頭踴躍。我這個初涉足社羣的少軍人，好奇與好動的心理整個把我支配着，一有空暇，我就去找那幾個朋友去聊天鬥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談笑得超勁，朋友中的有一個忽然跨起來，拉着我的手說：

「走，咱們扣寶去！」一面說着，一面就拉着我往外走。

「這……」在他們玩慣的賭場裏，那一個個的賭博，受了懲戒之後，又發覺是  
我，一點都不懂，那也……」就在這樣……」  
夜，就輸了十幾吊。起初尙想撈一撈，希望能贏回來，怎麼也不願離開座位：那寶盒上好像有  
吸鐵石一樣，緊緊地把我吸住。兩眼直瞪瞪地對它望着。那御濟到後來，謝在爛泥坑裏，弄扎  
路上越跑越急，越想越急。這許多錢，到那裏弄來還假呢？還不如……  
呢？這天回去的太晚，生怕父親追究，於是又預備好了一套謊話，準備把事情遮蓋過去。  
原來一切惡習，都是連套着的，有了這樣，就自然有那樣，用不着讓朋友去教唆，手今想之，  
猶使我不寒而慄！  
幾十吊錢！這樣大的一個數目，一時我是無論如何也還不起的。於是想出了粉糊滾滾的辦法  
，商得對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陸續的支付。如此一直糊了三年，還有人同我要賭賬。  
這一次糊塗勾當，可真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每天都逃不脫那些賭  
博鬼的糾纏。從此我痛切的覺悟到，交結朋友，關係一個人的前途實在太大，非得小心謹慎不可。  
我經過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說。回防後即約束自己，向讀書和修養方面努力。

我過去因為唸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書，又在營中受過少書很多的指教，因此普通的文字頗能粗識一些。每逢操練餘暇，自己就愛看些武俠小說，一年是為的看熱鬧，一半也是企圖多識些字。我看的第一部小說是封神演義，其次是坊間流行的繡像彭公案。初看時半懂不懂，只管囫圇吞棗下去；讀完一遍，從頭再讀，讀長久了，書中大意也漸能領悟。但字的意思和音讀，有許多依然摸不十分準確。以後接着又讀施公案：這是我最初自動閱讀的三部書。那時我們的正目劉賀堂——別號叫做劉老喜——專門愛說三國演義。一到他說的時候，很快的就圍上一大堆人，聚精會神的聽着，連咳嗽也不敢大聲，自然，我也正是這些聽衆之中最熱心的一個。每聽到張翼德大戰長板橋，趙子龍大戰長板坡，樂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手舞足蹈。於是又引起我對於三國演義的興趣，立時借了一部來仔細閱讀。初看的時候，只見生字連篇累牘在眼裏亂跳，用手指按着，逐字逐句的慢慢讀，鬧半天還摸不着頭腦；不過我咬着牙，耐着心，隨時隨處向人家請教，我終於把它讀完。

營中新認識的朋友，大都會幾套拳。我的一位頂要好的朋友，是同哨的馬老殿，他的拳術極好，在保定府稱得起第一。他為人十分和易；平素同伴們在一起，大家最愛同他鬧着玩，有時甚至動手動脚。每次這樣的鬧時，他老是笑着讓開，有時也說一句「鬧什麼」；總不肯和人家打鬧。日子長久了，我心裏却有點納悶：「爲什麼他老是不還手呢」？一天，又有人同他動手動脚，

他又是照例一笑諷嘲。我就忍不住問他：

『人家打你，你爲什麼若是不還手？』

他含着溫和的微笑回答我說：

『他們打我幾下，不要緊；我若是還手，他們可受不了。』

我聽到他這話，立時恍然大悟：工夫是愈練愈爐火純青，愈練愈能使人有強毅的。地裏全寫

的雲子，總是高岸看雲，洋洋自得，但充實豐厚的雲子，却總是低着頭的。

每次開門之後，我總喜歡吃花卷又制錢去吃了。這是我常多跑幾里路，繞過東關，

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頭的牛肉餛飩，這餛飩是開在一家當舖的門洞中。我爲什麼要跑這麼遠，吃

一頓餛飩呢？說起來倒也很有趣的。

原來這位平老頭曾在當舖裏當過一副包金鑰子，後來贖當時（正是年三十的夜晚），不知當

舖夥計怎麼弄的，居然還他一副真金鑰子。他拿回家去之後方才發覺，深怕因此逼出人命，於是

忽然忽然把鑰子送回。這一來，使當舖老頭意外地驚喜了一場，除當時給他送了一塊「拾金不昧

」的匾額之外，並把當舖的門前讓給他開了一間餛飩舖。市井貧賤之中能有這樣的正直君子，的

確令我欽佩。我記得能開在這樣的人物所開的舖子裏吃一頓餛飩，也是一件光榮的事，就是多花

一些時間，多走幾里路，我也甘心肯願。除了這一點之外，平老頭還收容着很多習武藝的徒弟，

刀槍棍棒，應有盡有。這也很難吸引我這個正在充滿着習武狂的小小的心靈。可是別人却不懂得，因此和喊我「老冤」。我也只好報之一笑罷了。

滿清的腐敗，不僅限於政界，就是軍界亦莫不如此。那時軍營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謂「上衙門」這一個老套。到時各級官長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緞子靴，戴着紅纓帽，騎着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早上衙門。我因為個兒大，在營中當一個大旗手，所以也幸能參加他們這個勾當。初次看見這一套，總覺得很奇怪，心裏想，這是幹什麼呢？大概是議論軍機大事吧？不然，也是討論地方上的政務，或是各部隊相互間的重要事情。那知道不久我就發現這種猜想完全不對。原來他們那樣鄭重威嚴的到了衙門裏，大家一見面，不過彼此岔腿一蹲，互相請一個安，就同木偶一樣，站在旁邊再也不動了；俄頃，大家便出來，重復上馬，一溜煙飛奔走散，有的下小館子，有的去隨便玩耍，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們把這件無聊的事，做得如此鋪張，如此鄭重，我覺得真是滑稽到了極點！

就因為「上衙門」，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變。

## 第四章 河邊的眼淚

我們的軍隊，從大沽口撤回保定的第二年，父親接連着遭遇到兩次不幸的事變，使我們全個家庭陷入了悲苦的深淵。

一天，我正在營中讀書，父親的護兵忽然驚惶失色地跑來，見了我，急忙地說：

「快點兒回家，大老爺墜馬受傷了！」

我一聽這話，覺得眼前掠過一陣黑影，一時也未及細問原委，即匆促的走回家來。這時父親正躺在炕上呻吟着。

原來這天是陰曆二月初一日，又是「上衝」的日子，父親照例循着營中的規矩，戴着大帽子，穿着馬褂袍子，騎着馬，到協合衙門裏去。不料剛走到城門洞間，馬的前腿忽然被冰滑倒，全身仰翻，父親的右腿被壓到底下，等到人家救起來一看，右腿迎面骨被馬籤刺破，約有十寸多闊的一個傷口。因為傷處未能保持清潔，徽菌侵入，不以即起膿化作用，一直養了三個多月，方纔養好。

俗語說：「禍不單行」，這話好像是為父親說的。正在父親養傷的期間，營中接到裁併的命令，兩營合併為一營，結果裁去了大批人員，父親不幸也在被裁之列。在貧病交加之中，忽又慘

遺失業，這總笑婦其來的成會，在我們無論如何都是預料不到的。

德庇以後，家庭的費用只有全靠家兄同我來維持。家兄在騎兵隊上吃一份馬糧，每月關七兩

二錢銀子，這前面說過的。我吃的是步兵糧，每月關三兩六錢。兩個人合起來，除了馬吃的錢不

過七兩二錢銀子，尚抵不上父親一個人的收入。以這樣微小的收入來養家，日常生活的窘苦，可

以想見。過了不久，家兄又因事他去，家庭費用，更弄得不能維持了。

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父親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仍然懇切的關懷着他的愛兒。直到今日，

每當我獨坐沉思的時候，一想起父親當時對我的那種慈愛之情，不由我感痛得流淚。

五、那時我們軍隊中的規矩，是三八打靶，逢五排十打靶。所謂三八，就是初三、初五、初七、初九、

初八、初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三十。每次打靶的時

候，我從家裏去的很早，那時兵，不一定都住在營中，除上崗而外，其餘時間即使全在家裏

待着，也沒人過問。父親疼我年紀小，怕打靶的時間過長，每次總給我六個制錢，叫我買兩個

燒餅搗在燒裏，預備餓了的時候好掏出來吃。從父親手裏把錢接過來，自己走在路上，一面走着，一

面不住的打算。心裏想，父親的飲食已經很薄的了，我怎麼能再拿去買東西吃呢？而且父親拿

這六個制錢的願望，是買錢袋裏不幾只雞子嗎？老人家的心情，該是怎樣的苦痛和焦

急啊！我想了又想，怎麼樣也不忍得把這六個制錢花掉，於是決計把它留起來。

「打響，每人每次得領五十個藥條。這些藥條，並不一定都領打完，每人總要剩個十幾條，自己賣掉，換錢用。那時有個教習閻吉勝收買藥條，每次打響完畢，他那兒就站籠很多日兵，爭着換錢，彼此見了，只相視一笑，誰也管不着誰。這事已成了公開的祕密。我每次剩下的藥條，可以賣得十幾個制錢，加上早晨父親給我買燒餅吃的錢，一共大約可以湊個二十四五個制錢——保定府用的是洋錢，叫做五十錢——我有了這些錢，就到肉舖裏買半斤豬肉，提着飛奔回家，預備嫩好了，晚飯時候給父親吃。父親失業之後，葷食本已斷絕，這時居然有嫩肉吃，自然覺得欣慰。可是這嫩肉從那裏來的呢？父親禁不住要問了。

「從那裏來的豬肉？」父親剛拿起筷子，就向我發問，「您老人家只管吃好了……」我低着頭嗚嗚地回答。

父親看見我這樣的情形，越發非問不可了。最後問得無可奈何，我只好將原委說出。他聽了之後，立時把筷子放下，眼淚不住的望下流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回想這種情形，猶歷歷在目。

父親對待我們孩子，總是親熱慈祥的，從來沒有嚴厲斥責的時候，小時候我老覺得父親比母親還要慈愛。母親有時因家事煩惱，常常對孩子發脾氣，以發洩她心內的苦悶，然而父親却永遠甯靜，永遠安祥溫和；他的慈愛的聲音永遠在我們眼裏閃爍着。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父親從失業以來，差不多半年了，百般設法謀事，總沒有絲毫的希望。生活時時感受到嚴重的威脅。後來他還考慮，覺得非南返故里不可。

南行計劃既然決定，唯一的難題就是川資。那時從天津到上海，輪船票價是十兩八錢銀子，加上由保定府到天津的一段民船費，由上海到巢縣的一段路費，合計起來，至少須十八兩九錢銀子，方纔敷用。這麼一筆大款，向那裏弄去呢？父親從前固然是半點積蓄也沒有；親朋戚友都如自己一樣的窮困，借貸的事更是辦不到的。處此情況之下，左思右想，實在沒有辦法，不得已遂將自己住的房子轉典給當地一戶人家，得了十五兩銀子，不足之數又變賣了些動用物件，才算解決了當前的難題。

我們一家，只父親同我兩個人住在一起。父親是怎麼樣也不忍丟開我的；我呢，自然也不願離開父親。一個十八歲的孩子，隻身孤影，流落異鄉，在父親實在不能放心，但如果一同回南，原已籌好的川資又發生問題，這使得父親已有的決心也不免動搖起來。然而回留北方，事實上已不可能，當初萬一有些微的辦法，父親是決不作南行之計的。數月來的窘困生活，實在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

因為房子已經典賣給人家，父親要動身走的前一晚止，新房裏一連來察看了好幾次；這顯得我們一家人已無棲留之所，一種淒苦的感覺圍繞着我們，使我們禁不住相對落淚。屋裏的一點不

器傢具以及應用的什物，早晨天已變黃昏，這時所餘的，祇有父親炕上鋪着的幾件簡單的被褥，和正屋裏布幔中的一幅觀世音菩薩像。如此情形，看來真叫做「家徒四壁」——但這四壁又何嘗是我們的呢？

這晚上，父親一邊流淚，一邊囑咐着我，滔滔不絕，我坐在炕沿上，低着頭，只知囁咽的答諾着。

「張管帶，苗管帶，高誠義：這三位，你千萬不要忘記了他們對我家的好處，以後你要想法子報答。我是不行的了，你可千萬不要忘記。」

這些話，本來是父親平素說慣的，但今晚聽來，分外覺得悲楚。

張管帶爲我補兵的事，曾盡過不少的心力，雖然並沒有成功，然而人家的厚意，總是不能忘記的。苗管帶爲我補兵，不及通知我的父親，連我的名字也是他代起了，他那一片關切的熱忱，委實使父親感激涕零，曾不止一次的在背後對他致深切的謝意。高誠義，是父親的一個老護兵，父親所以紀念他感謝他，是因為有過這樣一段舊事：父親當哨長的那年，奉命到唐官屯（在天津迤南，是津浦線上的一个重要據點）挖河，挖完河之後，又奉命往築永定河，大概由於疲勞過度，又受暑受涼，忽然患了瀉肚的病，瀉得很是厲害。這時我同母親留在保定，並沒有跟他同去；隨同父親在一起的，只有護兵高誠義。因為病狀太厲害，通身無力，連大小便都須高誠義扶持。後來

越兩... 害，他照料越... 是細心，一點沒有厭煩的表示。這種誠摯的盛情，實在是很難得的。...

我坐在炕上，越... 越覺得悲痛，前思後想，在發... 樣也難以制止自己的眼淚。

自然也談了不少。他說他... 了稍長之後，總算得把四十... 給現在一... 救」的豬肉，做... 白菜吃。

「現在有豬肉吃，已經升到天堂裏了。」

然而會幾何時，這個幻夢又破滅了。

夜深了，四壁幽黯，萬籟無聲，襯托得屋內的氛圍益發淒涼，我的眼淚就同開了閘的流水一樣，一直無法制止。

第二天一早，父親起來收拾行李，我也醒了，一面披著衣裳，一面望著他，心裏說不出的萬千酸苦，如同刀割一樣。我幫著他把行李收拾完了，隨即勸身。他在頭裏走走，我在後頭背著行李，送他去上船。在路上，一邊走，一邊哭，一直到了上清河的岸邊。

上清河是由保定直通天津的一條河流，上船的地方，離五霸頭兩三里路。在家庭劇團這塊地，有半個鐘頭的路程。...

在到了河干的一霎那，父親問我從心的深處湧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感情，不由自主的相互抱頭痛哭；我甚至大聲嚎啕起來。我自己心裏一方面想着：一回兒功夫，自己就要成爲孤苦無告的游子，獨自嘗受飄流異鄉舉目無親的辛味了；同時却也惦念着父親，他南返以後，職業問題怕依然沒有希望解決，生活依舊得不到保障。父親的心運是和我一樣的，南返後職業既很渺茫，而竟忍痛把十餘年來從未相離的愛兒丟棄在北方，我知道這是最使他難過的。我們一直哭到頭暈眼花，只腳漸漸偏西，父親始忍痛上船開行。我在岸上癡癡的站着，直到望不見桅桿方才回去。

父親走了，剩下我一個人保定練軍營中；先在右哨，後到中哨。營中的生活同父親在這裏時一樣，一點變化也沒有，但我却對一切都感到厭倦，對一切都感到空虛，整日裏如在雲霧中飄浮着，心神恍惚不定。同伴們有時同我談半天話，我却一句也沒有聽進耳朵；有時獨自傻傻地坐着出神，連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麼。那時郵政剛剛設立，郵件多從靈局輾轉傳遞，由保府到冀縣，一年也通不成一封信。從冬望到春，春望到秋，終年都在失望之中。我千方百計的探聽走信的歷程，預計信函來到的時日，並且幻想我的信到達父親手中時的情景，但都不能排解我思親的哀愁，雖然我只有這樣，才覺着精神上有所慰藉。

在保定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掙幾兩銀子，好早日接父親回來團聚。我們軍隊中每哨裏都有一個喊口令的教習，設置這教習的用意，說來也十分可笑。原來當時軍隊中的軍官，什九都

是仗着同鄉親戚的援引而來，其中受過軍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軍事。別的事不必說，連喊操他們也不會。於是由於事實的需要，每哨裏要設一個教習，專門代替官長喊操。教習的待遇沒有一定，須看所能喊時人數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幾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八百人不等，普通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當時自己想不到較好的辦法來，心想當這樣的教習我也許有點把握，於是每天還未明即到東大教場學習喊操，放大了喉嚨，「立正」，「稍息」，「托槍」，「開步走」，大喊一陣，喊得喉嚨乾啞了，也總未間斷過。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們新年的歡樂，我依然一出門就練喊操，引得人家都笑罵我。如此一應練了四年，我居然有了驚人的成績。後來各哨裏目兵都認識我，就是因為這個原故。

勤勞人的社會不能個人立足，同樣，懶人的社會也不許勤勞人立足。因為每天天還沒有亮，我驚起來練習喊操，我的聲音洪大，操場離營房又近，營中好睡懶覺的目兵，就十分厭煩我，並且因此招致了他們的嫉妬和譏笑。後來他們送給我一個外號，叫做「外國點心」，意思是說我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來了，必先要用洋藥九崩死我。對於這個綽號，我欣然領受。我說：「我一定要做壓倒我們的外國人的仇敵，我憤願叫外國人崩死我。」

他們這樣的辱罵我，有幾位我的朋友就替我抱不平，要同他們爭吵，甚至動武。我聽見這事



北方鄉民和軍隊中都普遍的愛好。我們的練軍雖然不注重練操，可是對於各種拳術却頗為講究。軍中有雜技一科，刀槍劍戟無不分別傳授，我們一早一晚都熱心練習。此外還有舉石頭，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們每天都要練一次，各人按其體力，選擇適當重量的石頭，逐漸替進。我普通可舉一百四十斤的石頭。此道可擴大肺部，全身使勁，其是很好的運動；我現在仍舊常常的練習。

我至今身體強壯，精神健旺，回想起來，都是平素勤習苦練的結果。許多人以為我生來如此；其實世上那件事不是慢慢練出來的？下一分功夫，即有一分效果。功夫下的越深，則效果越大；不下功夫，即無效果。這是一點不錯的。

## 第五章 光緒二十六年

戊戌政變以後，清廷的統治愈益日暮途窮。光緒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春天，義和團在山東直隸各處先後爆發蔓延。

由我這個親身經歷者所了解的說來，義和團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衆與教堂間惡感的深化。

外國教士初來中國傳教，我國人民對之極端仇視。其原因：一是由於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們對外人本懷有歧視的觀念；另一方面教會本身也有許多不檢點之處，因而招致了人民嚴重的反感。那時教士們由於他們本國政治上經濟上地位的優越，在中國社會上形成一種特權階級；我國人民一旦受洗之後，藉着外人的勢力，便也趾高氣揚，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爲外人的牽掣，無法與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於是外國教士益發樂於在背後擁護，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擴張教會的勢力。這樣一來，教徒的氣餒越高漲，人民對於教會的惡感越深。仇視的觀念一天天加強，一發遂不可收拾。當時在華教士，可分耶穌教和天主教兩種：耶穌教教士態度較天主教爲好。所以這兩種教堂，本質上雖同樣是人民眼中的公敵，但仔細分辨，尙有程度上的差異。

義和團原是白道教的殘餘，最初打的是反清復明的旗幟，在民間私相傳授。後來隨着教會與民衆對立之深刻化，於是便逐漸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對內轉移而爲對外，形成一種中國初期反抗帝國主義的民衆武力。義和團被起時是在山東的曹州東昌一帶，他們的口號是「扶清滅洋」四個字。在這樣的號召之下，各地民衆風起雲湧的附和參加，到處焚燒教堂，仇殺外人，毀電線，拆鐵路。這種極端排外主義的表現，可以充分地證明民衆對於帝國主義的惡感，是怎樣的深刻和嚴重。

在義和團最盛的時候，有所謂「除二毛子」的一種附帶運動。二毛子，就是指中國教徒而言。平常因爲教徒藉着洋大人的勢力對同胞作種種的侮辱，這時便不期而然的一股人聯合起來，摸家搜查這種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時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任使人隨意亂指，你家裏加有一個十字，就說你是個二毛子；他家裏有洋燈洋油洋火，也說是二毛子。一經指認出來，就百般勒索。窮苦人家多少出幾個錢便可了事；富者則千方百計的與以刁難，非至傾家蕩產不肯罷休。這爲義和團本身，造成最嚴重最可惋惜的罪惡。

總算接到鎮壓義和團的命令，是在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們的隊伍最初開到保定府東北白河，在這裏稍事彈壓，百姓們便悄悄匿跡，完全平息。帶隊的張協統——山東濟甯州人——當天晚上和隊伍諸將，出天意外的講出了這樣一段話：

第五節 光緒二十六年

曹人竟... 游日... 飛不... 毋... 德... 錄... 憲...  
 作... 定... 代... 因... 時... 被... 打... 擊... 在... 來... 時... 做... 起... 反... 天... 明... 舉...  
 給... 注... 府... 以... 是... 對... 此... 的... 政... 策... 去... 人... 和... 東... 官... 如... 一... 而... 文... 主... 的... 條... 具...  
 民... 眾... 三...  
 衆... 情... 有... 無... 用... 的... 取... 已... 廷... 旨... 和... 目... 的... 實... 際... 部... 帶... 領... 官... 兵... 照... 令... 行... 事...  
 看... 五... 黨... 中... 明... 了... 便... 易... 地... 實... 情... 實... 際... 存... 在... 的... 更... 大... 統... 一... 的... 條... 件... 下...  
 一... 下... 向... 後... 人... 有... 着... 初... 步... 的... 情... 況... ；... 有... 正... 的... 內... 部... 這... 沒... 有... 不... 同...  
 便... 理... 平... 穩... 過... 去... 一... 時... 起... 勢... 萬... 萬... 陽... 官... 茶... 了... 樣... 樣... 去... 要... 到...  
 李... 代... 吳... 佩... 孚... 的... 利... 益... 價... 值... 時... 刻... ；... 萬... 姓... 奉... 長... ；... 一... 百... 子... 孫... 得... 吳...  
 大... 東...  
 隊... 軍... 流... ；... 府...  
 兵...  
 丁...  
 去... 口...  
 打...  
 有...  
 這...  
 東...  
 天...  
 主...  
 堂...  
 為...  
 此...  
 問...  
 題...  
 練...  
 軍...  
 的...  
 官...  
 長...  
 分...  
 工...  
 保... 保...

營長主張打，一部分官長主張不打。主張打的一方面認為既然奉命練習義和團，自當先殺些外國人，以正視聽而平民氣；主張不打的人，則顧慮到怕因此釀成禍變。後來主張打的人佔了決定的勢力，當晚即調動隊伍隨同義和團一同出發。

練軍已經久未經過戰爭，一切行動和計劃都幼稚得可笑。出發的時候是在晚上，每人給一個紙糊的燈籠照路，幾百的燈籠聯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長的行列，從遠處看來，火光燭天，好像正月裏賽龍燈似的。那時我就懷疑：晚上行軍，怎麼可以打燈籠呢？自己疑雲滿腹，真測玄奧。在路上走着，倒覺得很好玩，一點也不感到寂寞。離東流約有二里左右，正在進行的當兒，天主堂那裏砰砰地響了兩槍，衝着行列打過來；義和團在前頭，聽見槍響，回頭就跑，隊伍也隨着潰了下來。鬼也沒有看見一個，就一退二十里。那時也不懂什麼叫做兵站，吃的東西都是臨時由百姓供給，聽說隊伍退下來了，百姓送來的烙餅，就命名爲「得勝餅」，送來的綠豆湯，命名爲「得勝湯」；送來的茶，也叫「得勝茶」；什麼都是得勝，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決定繼續進攻。這次進攻，由兩個人抬一副門板，走在前面，藉以掩護後頭的隊伍，不料剛剛要衝上去，天主堂那裏劈里拍拉又是一排槍聲，把這邊打傷了好幾十，死了的也有好幾位。隊伍敗下來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對於義和團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動搖。正在這時候，隊伍即接到上諭：嚴拿義和團匪兵。於是轟動一時的氣勢蓬勃的義和團，遂急轉直下，走向敗亡的結局中。

原來這時八國聯軍已經攻陷天津，聶士成力戰陣亡，敗報傳到京師，西太后等倉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慶親王奕劻等數人。軍辦義和團的上諭，似乎就是這時傳下來的。我們的隊伍接到這道諭令，就到處攻打義和團。始而下令提倡，繼而又復下令捕拿，朝令夕改，軍民不免怨言四出。關於滿漢的界限，這時也有許多目兵已有一點模糊籠統的概念，也有些目兵連這一點概念也沒有；官長都是拿錢吃飯主義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沒有主張的。

不久，北京亦為聯軍所陷，京津一帶的潰兵大批的直向保定府退下來。這些軍隊，平素沒有主義，沒有訓練，到了這時，有限的一點紀律，亦全都廢弛，沿途任意搶掠，百姓所遭的劫難，真是不堪設想。其中有一幕駭人聽聞的慘劇，很值得一寫。那是武衛右軍的兵在潰退的途中遇見一位坐轎車的華貴少婦，手上戴有兩副赤金鐲子，因此觸動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他們尾隨着進，到了晚上約在六點左右，有十幾個士兵蜂擁而上，喝令轎車站住，強迫那女子把鐲子交出，那女子堅執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來，照着女子的肩膊砍下去，連同手臂一齊砍了下來，鐲子遂被士兵搶走。

所謂赤金鐲子，那時隊伍裏弟兄們聽說過的人多，見過的人可少，兩副鐲子為少數人得去，其餘的人不免眼紅，這時看見得鐲子的人走在前頭，後面的人便開一排槍，把前面得鐲子的人帶敵打死，鐲子不消說就歸後面的人所有。消息一傳到最前頭的一連人的耳朵裏，他們也眼紅起來



想笑了一下，直截了當的回答說：

「這時候誰院大人自己還顧不了自己，那裏能管這些閒事！請您趕緊回去，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若是在機警一點的人，一聽這話，自然應該立刻回來，趕緊自己設法處置了，預備出走。那曉得這位張副哨官却堅執地不走，非要請示院院大人不可。中軍官不耐煩，就一直支吾他。他們說話，我在外頭聽的很清楚，心裏實在悶不住了，就一步進到屋裏說：「中軍大人，張老爺，我們不可把東西都放到井裏捆起來，上面再用東西掩蔽？隨們該怎麼走就怎麼走。」

中軍官一聽我的話，連聲說：

「好，好，好！就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樣我們纔退出來。一路上張副哨官却大大的抱怨我，說我多嘴，不知高低，好管閒事；我也不便和他爭較。剛走到營門口，正要進去的時候，有個人飛奔的從東邊跑來，說外國兵來了。大家一聽這話，也就顧不得入營，急忙向西逃竄，留守處的東西不消說全都丟了。這次我算深深領教了那些官長，他們都不過是些酒囊飯袋；事先如果稍肯負責，稍有打算，留守處的東西我想怎麼也不會丟掉的。

使我最驚訝最痛心的，是我在西域所看見的情形：這時城裏的許多大人先生們，居然已經預

先製好了八國的國旗，看見小個兒的鬼子進來，就把太陽旗高高的懸掛起來，表示：大日本的國民；看見高個兒的鬼子進來，於是又換上德國旗，表示是大德國的國民。懸掛外國旗的，一百家中起碼總有六十家以下，而且每家都置備八面，相繼輪流懸掛。然而穿短衣服的勞苦同胞，却不做這種勾當。這也許他們有硬骨頭，不肯這麼做；也許是因為他們窮，根本沒錢置置八塊布的緣故。這種更顯淪落的劣根性，真正叫人氣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剝，隨便凌辱，原是不足為怪的。我覺得這都是我國數千年來封建文化和奴隸教育的結果。

聯軍進了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濟台廷雍，騎兵營營長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殺掉了。因為保定府義和團初起時，濟台廷雍在背後主張得最力。那時保定府城守尉 涇廷的親貴……會暗中煽動德意志廷雍鼓勵拳民，擴大排外運動；廷雍受此激勵，益發瘋狂的獎勵義和團的暴動，北關南關兩處教堂之被焚，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教堂正燒的時候，王占魁又乘機將南關教堂傳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來槍殺了。因此聯軍動了公憤，一進城首先就把他們三人抓住，在莫姑娘被殺的地方，一一殺掉；同時還用地雷把城角轟坍了一大塊，留下了一個永難磨滅的民族恥辱的紀念。聯軍統帥瓦德西，這時也駐節保定府城裏。

我跑出城來，就到城東中陽村趙萬順先生家裏暫避。趙萬順是我幼年時的一個朋友，他家裏有他的老大太，女人，小孩，同他的一個兄弟。在這裏住着，我得到幾個極深的印象，至今猶不

磨滅。趙家吃飯，每餐只喝兩碗小米稀粥，一天兩餐，都是如此，粥裏只是少許的米粒，簡直不能充飢。我家雖雖然窮，可是一天只喝一餐稀粥的生活却還沒有見過。後來我問趙太太：

「你們家喝稀粥嗎？」

「天氣性冷了，」趙太太說：「每天沒有什麼事做，用不着吃得太飽，喝兩碗稀粥就算很好，比別人家強的，也是這樣。」

經我這次叩問以後，趙老太太怕慢待了客人，每餐特意留幾塊紅薯給我吃。老百姓原來每天只喝兩碗稀粥呀！在這兒，我不由得想起了饑饉和團時所見的一幕情景：我們的隊伍開到密城，住在北關一座文廟裏，時在初春，天氣極冷，白溝河縣官爲要博得軍隊的歡心，特爲我們預備了一堆同三間屋不相上下的木炭，放在廟裏給我們作烤火之用。火餓能餓的燃燒着，我蹲在大殿裏，心裏不住的在想：「這餐飯從那裏來的？不是從百姓身上抽出來的血汗嗎？」地方官在百姓身上搜括的時候，錘鍊必較；搜括到手，却這樣揮霍如糞土，這樣的糜費無度！這一幕奢侈浪費的情景，與眼前自己所親見身受的艱苦情形比較，叫人作何感想。

勝軍開到保定，並沒有攜帶糧秣，於是每天一早到四鄉各處去劫糧，並且抓人抬東西。百姓一看這情形覺得不妙，每天不到天亮就吃早飯，吃完早飯就逃向村外，找個低凹的地方躲着；一直要到晚上才敢回家。那時我們往往騎在窪地裏，臉向着太陽，心裏說不出的悲憤，說不出的痛

邊，肚子裏一面在饑饉作響，奏成一曲飢餓與懷淚的交響樂。

一天，我們從地裏回來的很早，正吃晚飯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打門聲，嚇得大家立刻丟下碗筷，急急惶惶地向菜窖裏躲，後來仔細傾聽，才聽見外面不住的喊：

「趙大哥！趙大哥！」

趙萬順就同我說：

「你的個兒大，你隔着牆壁一望是誰？」

我隔着牆頭向外一望，看見門口站着一個二十餘歲的男子，後面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經了一番詢問，我把門開了，原來那女子是趙萬順兄弟的未婚妻，因為荒亂，家裏不敢負責，特意領來這家來完婚，了却一樁心事；那個男子，不消說就是那女子的哥哥了。爲了居住方便，家裏立刻爲他們結婚，當時就在地上掃了一堆土，插了三根草棍，參拜天地，完成婚禮。正是這時候，又聽見外面有人嚷：「外國兵進村來啦！」萬順的兄弟一聽這話，也顧不得害羞了，抓住他新婚妻子的手，急忙的跳牆跑了。萬順，萬順的老太太，萬順嫂子，都握着嘴對他倆嗤嗤地笑。

外國兵抓人抬東西，年輕的小夥子是不要的，專門要抓五六十歲的老頭兒。因爲老頭兒身體弱，抬東西時常常摔倒；這時外國兵就在一旁鼓掌大笑，引以爲樂。這時要是老頭兒的兒子看不過，要上前代替老頭兒去抬，外國兵就拳足交加，沒頭沒腦的一陣亂打。最殘暴的要算是日本兵

許多慘無人道的事情，都由他們做出來。他們常常拿百姓當靶子，隨意瞄射，比如他們在站崗的時候，若是望見百姓遠遠的步行而來，便舉槍瞄準；打中了的時候，就拍手狂笑不已。那時村上老百姓們在一起談話，都以此爲中心，不是說東村裏打傷了人，就是說西村裏打死了人。姦淫隨事情，更是層出不窮，保定府附近各村五十歲以下的女人，被外兵姦淫至死的不下二三百起。

在趙家住了不久，打聽到我們的隊伍在固安縣大宮村駐紮，我就到那裏去；路上整整走了兩天，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路。那天的長途跋涉，走得我精疲力盡，渾身痠軟得如同麻木了一樣。平時我的身體本很強健，只因這次在趙家，每天只喝兩餐稀粥，營養太不充分。又加我在路上走得太急，所以到了大宮村，身體感觸極度的疲弱，幸虧隊伍找着了，並沒有什麼意外的不幸遭遇，我得有安心的休息。這時在大宮村同住的隊伍，尚有天津鎮錦字六營；是由徐錦標帶領的。隊伍在這裏住着，李鴻章已由廣東趕到北京議和。這時聯軍堅持要清廷交出四鬼，然後才能停戰撤兵。所謂四鬼，就是載濤、載勛、董福祥，和兩毅四個主動拳變的人。這條件確實給清廷一個大難題；因爲四鬼裏頭，親貴佔了三個；還有一個，也是朝廷的重臣。這如何能夠輕易交出？後來聯軍以清廷不允所求，揚言要繼續西進，駭得那位與唐朝武則天先後媲美的西太后，急忙由大同跑向陝西；同時即匆促諭令：載勛革職，剛毅交督察院吏部議處。不料正在這交涉停戰的時候，忽然大宮村又出了槍殺德兵的亂子；剛剛有一點眉目的調停交涉，至是又生出枝節。

那亂子是這樣發生的：大官村錦字六營的一個士兵在村外放哨，瞥見從涿州那邊來了兩個德國兵，騎着馬，耀武揚威，不可一世。那兵激於一時的義憤，舉起槍來打落了一個，另外一個因為即逃。死了的落了馬，放哨的那兵就將馬牽走，以為出了一口氣，心裏萬分痛快。這件事，除開那放哨的士兵外，村裏的隊伍不消說大家都不知道。不久，德兵大隊到來，在二三里外即開槍攻擊；隊伍聽見槍聲，一時摸不着頭腦，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有向後撤退。錦字六營退向滄州，保定軍進佔該縣。因為時間匆促，應用東西都不及攜帶，沿路受盡辛苦。到了蠡縣，我們兩個隊伍在城東校家莊，其餘分駐於城內外各處。

大亂以後，一切政務都陷於停頓狀態，軍隊這時同沒了娘的孩子一樣，零打飄泊，給養無着，吃的雖暫由地方上供給，可是餉用却成了問題，即便極少數的買菜的錢都付不出來。吃的小米又壞，每次吃飯，只好圍圍着向肚子裏吞嚥。義和團事件後來雖然結束了，然而他們所留下的苦悶的日子，却得要大家慢慢地熬着。

## 第六章 從淮軍的教習到武右軍的兵

轉眼已是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過新年的時候，營中的同伴們因爲心緒苦悶，生活無聊，又嚷着要賭博；有幾位又勸又拉，非要我加入不可。這時我已積有六七吊制錢，老朋友趙萬順也儲有四五百吊，都存在我的儲後頭，經大家一番勸誘，一瞬間的轉念，由於我那時年紀輕，氣又把持不住。賭博真設在本地大紳士曹東海家裏。頭一局大家公推我做莊，因爲沒有寶盒，臨時用竹子牌代替。頭一寶拖出來，趙東海就問我：

「你向來不說賭話，我問你，這一寶是幾？」

我回答說：「是三！」一句話剛說完，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把注子下在三上；等到把寶開出來，果不其然是三。這一寶，整整把我的莊底都挖空了。後來大家過意不去，商量不要我賠錢。我說：「那不行，既然輸了，我自然應當要賠。你們不要不成！」

大家散了之後，我找了一把刀，對準左手，忿恨地說道：

「以後你再不改，還要繼續賭博，非把你砍掉不可！」

到了正月初六，總軍翁正式接到改組淮軍的命令，歸李鴻章節制。至是，我們的隊伍才算有了着落。改組的結果，計共編成騎兵五營，步兵五營；我編入元字前營，統由呂本元帶領。當時

所以改編爲淮軍，說起來也頗饒興味。李鴻章繼任直隸總督，第一步即着手整理境內敵任各處的潰兵，惟因大亂以後，財政異常困難，餉項無從籌措，不得不商請淮商代墊；淮商應允了，但堅持須以改編淮軍爲交換條件，所以隊伍一接到命令，即點名改編，換成淮軍的新名號。

隊伍編改完了，老弱全都淘汰，被裁的官兵每人發四個月餉。餉銀係一種「松江銀錠子」，黑而光，表面極劣。這次發了下半的餉，差不多全數都付了在趙先生家輸的賬，同爲一些老朋友都裝回家，沒法子不還賬。朋友們都走了，我們這一棚人，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個人，一時不免十分感傷；同時我又重領拿起刀，對着左手，仍如前次一樣恨恨地罵了自己一頓。

改編以後，隊伍仍舊在營操練。我們的營長是李沐臨，戴帶是傅德金，哨官是馮樹堂。營長說改編了，軍中的一切情況，仍然如從前一樣，散漫泄沓，種種惡習，一點也沒有革除。官長們，以前雖能爲好好的同黨也有，但大多數都是靠着眷戚鄉親的援引，才升任上來的；他們既無學識，亦無經驗，根本不知練兵爲何物，所知道的，只是「作官三輩爺」（自己是老爺，上輩是老太爺，下輩是少爺）的大道理。結果弄得死氣沉沉，糟成一團。因爲改編的緣故，餉章也更改了；每三十三天，方才發餉一次，每人三兩三錢松江銀錠子。這時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諺語是：「三十三天三兩三，既扣吃來又扣穿」。甚至連弟兄們結繯用的繩子，也被扣掉了去，弄到月底，往往一錢不剩。好像那時當官長的唯一工作就是剋扣士兵的血汗錢。

正月下旬，盜賊邊境來了大股土匪。匪首車輪標，是保定府南著名的痞棍，因為犯案驚悚，急而生變，趁嘯聚流氓，結成極強悍的股匪，四出劫掠。隊伍從正月底奉令追剿，一直剿到六月間，始終沒有把他剿伏。軍隊平素訓練的成績，由此也可略知梗概了。其中柏管帶所統的右營，不但隊伍被匪擊潰，連餉車及「洋抬桿」（當時的一種兵器，每營二十桿），也被土匪奪去。這真是國家練兵以來空前的軼聞！原來柏管帶向來喜住民房。這次也是住的民房，出發的頭一晚，謠兵傳差事，絲毫不知機密，高聲嚷道：「明天幾點鐘出發，某哨在前頭，某哨在後頭，餉車在中間」。這麼一嚷，土匪的偵探先就知道了，於是預先伏在高梁地內，等候餉車一到，一陣黑槍把軍隊擊散，餉車等即被搶去，士兵也傷亡很多。餉車被截，全軍為之震動，上峯嚴令追擊，務要迅速剿平。

土匪掠得餉車後，即竄往山中暫避。隊伍聽說，接着也向山裏追去。我們右後兩哨在一隊，前左兩哨在另一路。前左兩哨走的是小路。兩岸皆山，形勢奇險。剛過望都西北的山中，就和土匪碰頭，倉促間被土匪一排槍，前頭的騎兵回馬便跑，因為來勢兇猛，後頭的步兵躲閃不迭，被踏死的很不在少數。這一來，士兵幾乎嚇破了胆子，有幾個潰散下來，跑到民間，慌忙把軍衣脫下，將頭髮散開，就向麵缸裏頭亂鑽。等到我們隨後趕到，找了半天，才把他們從麵缸裏頭一一拖出來。那時官長食錢不做事，當兵的沒有訓練，只知貪生怕死，胆小如鼠，說來真是異常好氣。

的。

隊伍稍可整頓，繼續進剿。那時正值下雨，一路上走的都是山。原來預定的路線是由易州，凉水等處前進。出發後走了幾天，有一天上午迎面來了一個狀似農夫的漢子，向幫帶報告：

『車輪標正在前頭一家莊院裏，特來報告。』

幫帶聽見這話，立時令隊伍迅速前進，準備攻擊。走了沒好遠，前面果然就有一座大莊院，樹木密茂，隱約地可以看出鱗次櫛比的瓦房。這時隊伍就不問青紅皂白，散開了，對着那莊院開槍射擊。打了半天，裏頭一點動靜也沒有。許久，才走出來一個老頭兒，大聲喊問：

『你們是幹什麼的？』

隊伍說：『我們來打土匪的。』

『我們這裏哪有土匪呀！』

士兵 由分說，擁攆着向莊子裏跑去，搜得了細軟，就隨手望腰裏掖；看見成缸的蜂蜜和臘肉，有的已經年沒吃飽的一樣，一碗一碟的望外端，一邊走着，一邊用舌頭舐吃。後來索性連廚櫃也拆開來，貴重的衣服擄取一空，弄的圣院子裏亂七八糟，零亂不堪。

土匪沒打着，倒把人家的莊子搶了；事後人家怎麼也不肯于休。原來這是肅親王的一所莊院。（聽說現在肅親王已住到日本去了）那時一共有十幾頃地。莊主着人追究此事，幫帶說，路上

遇到一個狀似農民的人來報告，說車輪標正在莊子裏，所以才來打；並說那人穿的什麼衣服，什麼樣子。這才知道那人是幾天前莊子裏被革去的一個長工，特意挾嫌報的。但莊主終不肯就與罷休，說無論如何，軍隊也不應該藉端劫掠。幫帶無可奈何允許賠償損失，途中並將那讒報的暴工抓獲，槍決了事。以後聽說慈禧太后回鑾，肅親王又把此事告到太后那裏，太后也答應賠償，此案始行了結。帶兵的人聽着什麼就信什麼，率爾從事，漫無紀律，鬧出這樣的亂子，真是太荒唐了。

從這裏隊伍即未再前行，重複回到望都。這時我聽到一個最痛心的消息，那就是這次訂立的辛丑條約中有拆除大沽口砲台的一項規定。這個消息在旁人聽了或者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觸，然而在我，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樣的肝胆欲碎。當初修建這大沽口砲台，我是親身參加的。那時我還給不動土，白天幫着大家掃土，晚上隨父親出去巡營。同營的弟兄們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裏工作，經過長久時期，好不容易建成成功，成爲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如今忽然宣佈拆毀，而豈叫中國人自己拆毀，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

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血淚締結成辛丑條約，雖然眼前瓜分之禍暫時倖免，然而巨額的賠款，却種下了中國人民日後永難逃脫的經濟厄運。關稅鹽稅都作爲賠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的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條約締結以前，李鴻章即已病故。他從廣東回

北京時，路上曾暈了幾次船，到了北京，在強敵壓境的情勢之下，繚繞這樣的城下之盟，經過長期的折衝，交涉處處掣肘，因此外感內傷，一位晚清最負盛名的外交家，竟輕輕殞謝了。李鴻章一死，算是感動了洋大人的心腸，才允許簽訂他生前所擬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讓步的和約草稿。這就是後來的辛丑條約。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的便是袁世凱。

和約既成，慈禧太后方從西安動身回北京。回京的路程是由西安繞道河南，由河南起早到保定；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保定。這顯然是慈禧要避讓聯軍的鋒芒的緣故。因為當時她身帶一條約剛開締結，京津一帶的聯軍還沒有完全撤退。可憐這位西后，由北京逃往宣化，由宣化逃往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繞道河南回京；這沿途風塵之苦，也儘夠她受的了。可是聽說她這次從河南到保定，沿途上縣官們勤差不力，被太監王公們打跑了的，倒不在少數。官府當且如此倒楣，我們老百姓所遭的災殃更可想見了。

慈禧還沒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開交。我們保定練軍奉派担任「卡輪」的工作。所謂「卡輪」，就是該衛的意思。挑選的都是大個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們身上都穿着藍布開叉袖，手裏拿着紅漆柳條小掃帚，潑水滾街，黃土墊路。慈禧的行宮就設在總督衙門內。我在衙門口「卡輪」，向裏面一張看，只見燈籠，火把，旗幟，寶扇，斧鉞，紅氍毹等，輝煌奪目，擺成行列，極盡富麗堂皇的能事。國家快要亡了，仍然這樣窮奢極華，作威作福，百姓怎麼不遭殃呢！

我一面洒水灑街，一面心裏這樣的想着。

兩宮到站的時候，我正在車站站崗，因此得瞻仰到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車時，身上穿着青花緞的大坎肩，頭上梳着滿裝「兩把頭」，腳上穿着一雙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來安詳緩慢，十分驕貴。看她樣子已有六十多，滿臉皺紋，臉上沒有抹紅，可是塗着一層很厚的宮粉。當她進站後袁世凱叩見的時候，我聽見她說：

「我們娘兒們不要緊了，到了家了，什麼事也沒有了。」

兩宮在保定沒有久留，即轉回北京。

我們的隊伍由望都回來，共計一營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後來又移住西邊營盤備倉。這時，已正式升任來哨的小教習。小教習又名副教習，因為軍隊中會喊操的長官不多，每哨長都帶着幾顆的正副教習。教習還有一個名號，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時賊擾的厲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管帶李洪照正在營部裏坐着，何哨官去見他說道：「請管帶給碼教習加三錢銀子。」聲音很是卑謙。李管帶一聽，回答說：「這辦不到。」聽了這話，何哨官回絕了。這時我正在隔壁房間裏，所以他們的話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當時管帶的辦事，每月還同吃空名字在內，可以有四百兩銀子；當哨官的至多也不過四十兩銀子，如今這哨官竟要加給三錢銀子，豈不是這樣一個釘子，可見此時的將官是怎樣的視財如命了！

營養的飲食，是每天發給小。向來是不慣吃素的，而且那種小米沙子極多，怎麼也吃不下去。勉強吃兩肚子裏，一天到晚嘔吐作嘔，一點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買兩個燒餅充飢，可是每天只敢吃兩個，吃了以後發脹，於是一整天餓得肚子發饑。實在餓得沒有辦法，便弄點水把小米向口裏吞，雖然發脹噎了下去，但終是很難過的。

我這時心身俱感壓迫，可也努力上進的心卻異常強烈。這時我開始讀武術左軍編的操縱陣法以及新編陸軍七項營書，得暇即讀，有時徹夜不睡，偷偷的就着燈讀書。初時十句不過懂得三句，其餘都茫然不解；於是多向友人求救。如此長期的努力苦讀，精神漸感疲勞，首先表現出來的是面色萎黃，食量極微。同榻子表一位哥得勝是好朋友，這時就規勸我說：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這樣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應該保重你的身體要緊。』

我說：『哥二哥，你的好意我謝謝。我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唸書唸死了也罷，免得變成一個庸碌無知的廢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糧，一點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唸好了，有了真知識真學問，出人頭地，那時能夠從南方接我的父親出來同住，那就好好了。』

此後哥得勝再也不勸我了。正在這時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極大的興奮和安慰。正月底，直隸定縣王瑜鑑理先生到了豐備倉。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德性清廉，持正不阿，而勤儉刻苦方面尤為當時士大夫中所僅見。在我心目中真是聞名已久，渴欲一見的一位高人。恰蘇

他同我們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經由王哨官的介紹，得有同他見面談話的榮幸。這次王先生給我寫了一個片章，使我喜歡得說不出口來。我把這個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後十分珍重的保存着，隔幾天拿出來把玩一次，惟恐把它遺失了。

淮軍的暮氣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紀律，都散漫廢弛，不堪開問，我們的前途希望，至可憐愴。因此我漸漸生出異志。正在我躊躇徘徊的時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補上了武衛右軍第三營左營的新兵。於是我也決心離開淮軍，要投入武衛右軍去。

武衛右軍是規定初一十五驗兵。一天，我換上便衣，前去應募受驗。走到那裏，正好驗上。回來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說：

『我要到北京去，那兒有個朋友叫我。』這怕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謊話。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親同我的父親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說：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過在這裏，咱們住在一起，彼此有個照應，能不離開還是不離開的好。』

我堅執要去，他說：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請你吃頓飯，同你送送行。』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回到棚子裏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們都七嘴八舌的問我到那裏去。我說

：『上北京去。』大家聽說，就託我帶東西，有的帶帽子，有的帶辮繩。我說：『你們把要帶的東西開下來，我回來再拿錢。』到了晚上，我自己抗着行李，順着城根望西門走，由西門繞到砲台附近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安翁先生的茶館裏歇腳，坐談一回，當晚就進入西箭道裏去，營盤就在那裏。從此我正式充當了袁世凱衛隊第三營左隊左哨六棚正兵。這是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們新兵每半月換一次班，上半月住在城東營盤裏，下半月住在城裏總管衙門裏。伙食自理，每月每人關四兩八錢銀子的餉。這時吃的糧食是小米綠豆，沒有砂子，可口的多了。有一次我們買了綠豆拾回營裏去，因為斤兩太重，足有一百八十斤，路途又遠，一下子把我右肩壓得個大疙瘩，比鴨蛋還大，多天沒有好過來。我雖然時常練習大刀，拳術，翻槓子，耍石頭等等運動，可是槓拾重東西，却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件苦事，非經過一番練習決不能辦得的。以後我在車站上，或輪船碼頭上，看見槓拾東西的腳伙，就要想起我那次所受的苦楚。

武衛右軍在「練」的方面實在比淮軍好，但在「訓」的方面，却不大講究。軍官中不識字的佔多數，不會曉得的却很少見。合計三十個軍官裏面，挑不出一個不會曉得的；這一點就比淮軍軍官高明多了。軍中不注意射擊，打靶的教法雖不見佳，但能夠注意實習，即已不錯。我們直接的統領姓徐，領官姓張，哨官姓李。

八月中旬，袁世凱將總督衙門移到天津，隊伍也隨着同去：計共去右翼第二營，第三營的左營兩隊，陸砲山砲兩隊，騎兵一隊。隊伍開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外人即出頭干涉，不許開進，理由甚辛丑條約內曾規定天津二十里以內不准中國駐兵。經此阻頓，前頭部隊即行折回。我們到了楊柳青也奉令向獨流鎮撤退。辛丑條約中不准中國在天津駐兵的條文，百姓不用說固然不知道；就是袁世凱怕也不見得清楚，不然，這次也不會冒冒失失地調令軍隊這樣開了。後來右翼第二營換上舊時的服裝，仍攜帶原來的槍械，才准開入。這是庚子之役後，我所親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與刺激。

我們的隊伍駐紮獨流鎮。這裏兩面臨河，前面是一條橫貫南北的運河，後面緊臨直達天津的小清河；兩河相隔六七里，獨流鎮即在運河之邊。隊伍退到這裏，我們一部分暫時住在一家開闢了的當舖裏，其餘則分駐鎮內其他各處。我們開來的時候，行李都由後河乘船裝運，等船過了岸，大家急忙去搬運行李。那時正碰着下雨，越下越大，因為急於要抬完，行李都打的特別大，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獨流鎮土質非常的粘，一下雨就滿街爛泥。此時行李又重，地下又滑，走幾步就滑倒，滑倒了爬起来再抬，抬幾步又再跌倒。我一直抬到當舖裏，足足摔了十幾次，弄得滿身爛泥，壓得我直裂嘴。

有一天出操回來，走過街上，一家門口站着兩個，靴子的女子，年歲都在二十三四十下。隊

鬆來了，她們倆也不預先讓開；等到隊伍到了她門前，站在門左邊的一個女子可把她把靴子弄掉在地上，一時慌張，就急得光着兩隻小腳望門裏跑，那狼狽的神態，真令人忍不住笑。當時我就笑得對那女子的後身指了一下。這一指剛剛湊巧：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鏡走在我頭裏，我指的時候，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鏡上閃映了一下。回到營裏，哨官就問二行排頭問寶發：

「你爲什麼指人家的女人？」

「我沒有指。」

「一定是你指的。前行排頭馮某人老實，決不這樣的輕舉妄動。」

問寶發還是說沒有指，哨官就一定說是他指來。弄到後來，看看哨官發脾氣了，我趕忙說：

「報告哨官，不是他，是我。」

哨官聽我這樣一說，嗤的一聲笑了，說：

「是我弄錯了，散了吧。」

哨官這樣的寬容我，真是使我慚愧極了。

我們在營舖住，有一個時候每天都要丟失東西。今天你失了小褂，明天他又丟去包頭布，一天到晚丟着丟東西。六棚人，共計八十多個弟兄住在一間大房裏，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互相在營地裏嚼咕。我們六棚中有兩個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一個綽號叫做牛毛，一個叫做大水，這兩

有時看見人吐下半截香烟，要拾起來吸。失竊的事情發生了，於是大家疑神疑鬼，都說就是他偷的，常常對他們兩個人指桑罵槐，冷嘲熱諷。一天，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襖，他就向正目去要。王某原是李鴻章的肅毅衛隊來的，李鴻章死後，衛隊解散，每衛裏撥派幾名，王某即被派到我們這一衛裏。他自以為來頭不同，氣餒很大，說話向來不檢點。正目就和他說：『你的皮襖沒了，只怪自己不小心，爲什麼要我賠償？』王某見他說出這樣不負責任的話，大怒道：『你憑什麼當老總？』結果兩個人大吵起來，幾乎動武。後來相持不下，衛官知道了，立時召集大家說：『衛官對大家說：』

『我看你是偷了東西了。我說就是你，快拿出來吧！』

這原是嚇詐的法子，心想誰要是偷了東西，聽見這話，心裏發慌，一定會自己出來承認的。但結果竟然沒有效，一點點破綻也看不出來。於是衛官又召集各棚子裏的伙役小吏說：『你們試試用那個詐法，這次却沒了效，正說到『我看就是你』這一句話時，一個小孩子就嚇得渾身哆嗦，一經追問，他就一一招供了。他說皮襖是他偷的，放在他哥哥開的茶館裏的一座風箱下面。當即派人到那裏去找，果然找出了來。從前多次丟失的東西，他也一一承認是他偷的。案子查出來了，過去疑神疑鬼的人，此時再也不做聲了。可是被嫌疑的兩個弟兄却大罵起來：『真不開眼，看着我們吃零嘴，就說是我們偷東西！冤枉好人，真他媽的不開眼！』罵了幾天，沒人出頭計較，

一場風波才算平靜。沒有半點證據，就憑空猜疑某人偷竊，實在太不對了。小說上有個故事，說一個樵夫上山砍柴，半途上把斧頭丟了。這時他看見另一個人在那裏砍柴，他就疑心是那人偷的。看看那人的眼睛，也像個賊；看看那人的鼻子，也像個賊；只差沒有實證，不好明指。後來他在河邊把斧頭找着了，回來看看那人，眼睛也不像賊，鼻子也不像賊，處處都像個好人了。這故事的意義是很深刻的。所以無故猜疑，最須切戒。這次幸虧偷東西的人終於查出來了，要不然，說不定就會逼出什麼大亂子來的。

我們在獨流鎮住到月底，又奉令開往楊柳青。

## 第七章 副目 哨長 隊官

楊柳青靠近小清河和運河，土地特別潮濕；石舖的街道也跟窄狹，到處都是污泥。地方上雖有些大財主，可是對於這種公益的事業，誰也不去關心。我們在這裏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凱派了人來挑選小隊子。出我意外的，哨官竟把我藏了起來。我參加挑選的權利就被剝奪了。那時充當一名小隊子，餉銀每月十兩八；一個普通兵每月才四兩八，相差一倍還多。這事我委實萬分不高興。這次挑選的結果，同伴中比我個兒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參加，一定也可以挑得上的。

這是官長惡意拿趕我，一時心裏很是氣憤。後來我回頭想想，才知道這是我的誤會。他們是眼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因為那時在同伴中，要算我最為用功。我們在地舖上，租住著。

家都在地舖上打草舖。我因為要讀書練字，特意買了一隻箱子，坐在地舖上，就用箱子當做桌子，每利用餘暇，埋頭讀書寫字，自己覺得非常自在，進步也很快。營中的功課，最注重野地實習。經常分成小隊，練習猝然遇敵的戰法。每天操演的陣勢，和官長的說明，教訓，回來我都統統記下來，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實在不淺。營長和哨官看見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會喊操，就暗中特別看重我。有時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時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時我們全隊的人，都交給我喊。他們的意思，是早就準備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過我那時一心一意只想

拿那十兩八錢銀子，心想經濟寬裕一點，可以把我父親接回來同住。所以他們的用意，我根本沒有去了解。

九月初，隊伍奉命開往韓家壘，離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韓家壘後，隊伍暫時住在帳棚裏，同時即動工挖。

月尾上天氣冷起來，河溝裏已經結了薄冰。營房崎嶇，須我們自己現掘坯，築作。

工作還不怎樣吃苦，可是早晚溫度低冷，站在坑裏，先要認冰。工作還不是容易的舉。這樣工作了一個時期，我的下腿竟凍了寒，到

處作痛，就是這時種下病根的。

營大校模的撥軍，新軍的官長，很多是由武衛右軍挑選去担任。我之

任副。委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為每連共計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計要

挑選一個副目。至於正目就比較容易升，因為統率正目的只有六個副目。

正目，新初裏的士兵，級級不真。因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們認為我經驗

有資格當副目。正目丁守齋也和我處得不好。這人一個大字不識，操法也不錯。每是

拿會千方百計的使我糊塗。那時稿子裏有兩條：「一個姓劉，另一個姓陳——正生着像劉，

軍身發癢，發乳流血。現在他着像劉有的時候，丁守齋常常站在旁邊，手裏玩弄着皮帶，嘴裏



好的士兵上街買東西，在雜貨行門管過見馬先生。馬先生和他們原是熟識的，就問他們偏爲什麼好久不上街。兩個兵說是病了，並且將經過的情形也告訴他。馬先生聽見我打抱不平，以及細心著護他們的事，心裏十分高興，說：

「你們的副目的是什麼樣的人？我到沒有見過。」

「我們副目個兒頂大，操法好，極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們想法子介紹我見見他不好嗎？」

「好！」

兩個士兵回來，就將上述的經過說給我聽，並且堅持要我上街會見馬先生。我當時笑了一笑，我說我不去。兩個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無論如何要我去一趨，纏得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答應去。

馬先生爲人很誠懇，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們相識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時他已四十多歲，我却是個青年。我說我是個營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沒了你。但是他堅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絕，於是就結爲異姓兄弟。後來我當了哨長，把父親接了來，一時沒有找到適當的住處，就住在馬先生家裏。馬先生全家對我父親都很親熱，招待得如同他們自己的老人一樣。一九二四——二五年，我在南苑駐兵，曾把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我升爲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爲第二營右哨哨長。

新升的官長開舊官長容易鬧意見，這差不多是軍隊中的一個慣例。這時右哨哨官齊振標，是從袁世凱的小隊子裏升上來的；因爲他的尾巴把粗，來頭大，所以雖然一個大字不識，氣餒却極高，張口就罵人，練操的時候，就是他罵人的時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場裏下操，因爲士兵動作不整齊，他抓住了這個題目，就破口大罵，罵得人蒙簡直沒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氣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視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見這光景，我就對齊振標說：『咱們練兵，只是罵可不成，要是罵能練好兵，那咱們就不必下操了，專門來罵好了！』齊振標聽了我的話，惡恨恨的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說：

『我是哨官，我有權罵人！』

『你有權罵練兵，你沒權罵人！』

操場裏的士兵，看見我們吵起來，都唧唧咕咕的嚷：『打！打！打！』於是我們就真的動了手。我一時性起，拔出刀來，一直向他腦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頭就跑。他跑，我追，像這樣繞着操場跑了一大圈。後來他跑出操場，到騎兵王統領那裏去告狀，我也跟着追了去。見了王統領，他告我以下犯上，目無長官。我說：『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論誰有理誰沒理。』王統

額外稱做王始毅，和齊廷原商是小學手且身，總說：「不願什麼都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說。」當時齊振振頭了腦，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一千零幾。第二天早晨又做加學差，對我行倒着吃飯，叫我們清早進見，言歸於好。

我當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剛當哨長，又打傷他。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還很行爲，並沒有什麼思想或主義上的根據，一般都是一種發憤，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後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我從滬平班師，發動「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

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武衛右軍奉命離開寧波，隨往南苑駐防，改爲第六鎮。原來第三營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鎮第二十四營第三營前左兩隊。我身尙哨長改任哨長。

改組以後，一切都採用新軍的辦法，因此軍中頗有一番新氣象。武衛統領是段祺瑞，協統十一協是陸建章，十二協是何宗廉，總統是王化京。王化京文武兼長，文筆還好，軍紀也統率的不錯，並且爲人極其誠懇，勤於訓練，提學長韓建章以奉節一次選着的是長官。

我們在南苑訓練，每日官長官兵都上操堂，學術種種並重。段祺瑞對於官長頗爲訓練，若爲認長。一時全鎮空氣緊張，人人畏懼。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五營統領韓建章出隊，我便升了去。

一天，兩宮到萬壽山遊。第六鎮廿四營奉命在路旁警戒。那時候韓建章的行列走西面，不

通，不想有一個姓的百姓，因不識得姓，化爲了官位，這姓的百姓，聽了這話，等到兩官駕到，就衝到轎子前面大聲喊冤，那裏太后吃了一驚，幾乎使轎子裏面亂滾。那裏太后大怒，立即下諭把當事的隊官撤職，總統和管帶的預備撤職，使該管帶記了一表大過。這樣一來，隊官降爲排長，各方紛紛保舉人去補這個缺。因爲保舉的人太多了，無法決定取捨，乃舉行考選，以昭公允。

這次考選，有四團十二營，共計四十八連，每連派一位排長參加。結果我考得傳取得了第一，當升爲甘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

我升爲隊官後一個月，我父親即患肺疾，晝夜咳嗽，痰中微帶血色，請遍了附近的醫生診治，總是不見功效。後來派人到北京請了一位陸大夫來。他是北京普仁醫院的內科大夫，醫術很精，（現在徐州開醫院）但診治月餘，依然不見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長逝。父親北來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萬分！他老人家一生顛連艱苦，可以說沒過一天好日子。如今我若能披水承歡，而他老人家竟與我長別了。這爲我留下一生永難忘懷的遺痛！

父親的喪事辦完，靈柩暫停離南苑二里的海子濼家廟。那時南苑圍牆內不許停厝棺柩，因此隔了兩個月，又將靈柩運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義地裏。這時已是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了。

我當第二營隊官，本營管帶名叫同富興的，爲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個有爲的人。平素他認爲官長不可信賴，常派幾個親信的頭目，到各隊中監視，這是他帶兵的秘訣。我帶頭的隊伍中有一個頭目名叫張青雲的，就是他派了來的。因爲他偷東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開除。他就回去見同管帶於是同管帶又讓他重返原任。我當時非常氣憤，戴上了帽子，拿着刀，就去見同管帶。見了面，他說：「張頭目犯了錯，你應當教導他，使他學好才是，開除是不可能的。」我說：「這種害羣之馬，非剷除不可，像他這種人，不但擾害別人，而且使別人受他的惡影響。如果不辦，將來隊伍裏什麼事都不能辦了。」說着我把帽子摘下，連刀一起扔到同富興的懷裏，回頭就走。同時一邊走，嘴裏還氣忿忿的這樣說着：「能給好漢子牽馬墜蹬，不給賴漢子當祖宗。」後來由統領王化東從中一再苦勸，我們倆才和好無事。我當了隊官以後，這一次又算是同管帶鬧了一場。

關於帶兵，有幾點應注意的事，這裏我也順便拉雜說一說。

第一，士兵知識淺陋，有什麼隱衷，都不能自己解決，或適當的應付。當官長的必須時常和他們接近，洞悉他們的苦衷，隨時着他們解決，或是與以安慰；否則就很容易發生弊端。有一次，我們營裏後隊有一個兵，在屋內上了吊，企圖自盡；幸而被人發覺，未釀事端。消息一經傳出，標裏協裏鎮裏都派人來調查原委。原來這個兵，這天因爲他的父親從家裏來，找他要錢。他就

到左首他朋友那裏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餉借給他，他心裏很高興，就把借得的錢，連同他自己的餉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談起天來。不料轉眼之間，兩個餉包竟從桌子上不翼而飛。兩錢包丟了，除他父親沒法打發以外，他還欠棚子裏一元菜錢，棚頭正逼着他要，並且恐嚇他，說如果不還菜錢，以後就不許他吃菜。後來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個人在屋裏。他想：父親怎麼打發呢？菜錢拿不出，以後自己又怎麼吃伙食呢？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一時情急，所以上吊了。這事當時雖然沒有鬧出人命來，然而已經弄得人言嘖嘖了，說一定是官長打了他，不然，他爲什麼自盡？所以當官長不但不可壓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極不妥當的。

第二，帶兵的人互相鬧意見，隊伍就永難帶得好。我這一隊的二排排長徐得勝，原來是從隊官降級下來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興，最好同大家鬧意見。有一次他督工，一個患病的士兵向他掛號，說去解大便；過了一會，又要掛號，一連掛了幾次號。徐得勝就不耐煩，大罵他故意搗亂。這天因爲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來，從營房後門過，這兒有一口井，剛走到這兒，患病的那個兵，一時氣急心窄，忽然向井裏跳了進去。大家見狀大駭，急忙打撈，幸而人多手快，沒有出事。不過後來隊伍中就壞開了，說後隊的排長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鑼鼓不齊沒有法子唱好戲，假如營長同連長鬧意見，那更是怎麼也帶不好兵的了。

第三，營中的軍醫長應當慎重選擇，萬不可濫竽充數。有一天我檢查內務，發現六棚有一個

士兵名叫梅慶雲的，身染時疫，被軍支即派人抬到軍醫長家看病。軍醫長來到，診之脈，一付藥吃下去，旋即把那個兵打發了。當時那兵斷了氣，大家都不知道，只聽見他吃下藥去，直鑽肚子疼，以後就再也沒動靜。大家都以為他斃着了；等到早晨探的時候，協統跑去查營房，大家急忙整束內務，一看屋內還有一個人沒起來，賤了半天，不聽見聲音，走近去一看，原來早已沒氣了。當時氣得我急忙去找軍醫長。他是協統的兒女親家，外號叫雷命鬼！我問他：「好好的一個兵，不過生了點小病，你一種藥怎麼就把他吃死了？你這是怎麼搞的？你還弄什麼醫生？」確命鬼聽我質問後，竟這樣回答：「我是怕病，可治不了命？」說了半天，就沒有結果。我就說：「你不過是協統的親家，哼！……」那時軍隊中用人，大多憑關係或關係，濫任私人，學問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級官長和士兵寒忿不平，也只好悶在肚子裏，無可奈何。

清末，國家軍務組織中有軍學司的設置。位階很高。這時任軍學司的長馮國璋。他不知怎麼犯了神經病，忽然上了個差。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當到百長爲止，排長以上的官長須任用軍官學校或陸軍大學的畢業生。消息傳到各處，隊伍中立即騷然起來。對於這件事情當時發生兩種感想：第一，其時軍官學校太少，而且訓練不久，一時訓練不出那麼多畢業生；以募衆人數論，平均一營也派不着一個。要沒有詳細的計劃，就貿然提出這樣的建議，這動軍心，不能不算是大錯。第二，差措的意思，完全是把官長子弟打發，根本沒有給私人設想，因爲能上軍官學

較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族權貴的親屬。並且升入陸大，必須有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試想窮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權力！這套權階雖然沒有立即施行，但因此軍隊中的窮苦弟兄們，都對馮國璋大大不滿，並且進而遷怒於香港的清廷。

## 第八章 兩次秋操

清末國內各地革命勢力日益高漲，清廷在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和卅二年先後在河間彰德舉行秋操，以示威嚇。

河間秋操，兩方軍力的配置，北軍是第三鎮全鎮，第六鎮一混成協；南軍第四鎮全鎮，第五鎮一混成協。

我們一混成協從南苑出發，分成兩混成團，沿途自己預行演習。因為參謀人員幼稚疏忽，指揮錯亂，弄的偵探看不見偵探，隊伍遇不見隊伍，結果只有側衛同側衛碰着，大隊完全錯過。後來一個左轉灣，兩軍掉過了方位，南軍變成了北軍，北軍變成了南軍，纔開始打起來。段統制見狀大為不憚，立時吹緊急集合號，對官長指摘錯誤。大加申斥，下令退廿里，重行演習。等到第二次演畢，已經七八點鐘，當時來不及講評，即下令往松林店宿營。那時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馬雜沓，零亂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條大路，前後車輛擁塞，益發糟成一團。大官兒不耐煩，早騎着馬先跑了；剩下來都是連長以下的官長，又都是新來的，也就不負責任。兵們沒辦法，就胡亂落隊。等到了宿營地，已是午夜十二點，後頭的部隊有還沒有來到。當晚決定第二天再行演習，並下令天明七點鐘出發。那知夜間下起雨來，越下越大。依照陸協統的意思，隊伍改坐火車

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濕，到時不便演習；跑到段總制那里請示，段總制就罵他要藉此賣人家好，說：「怕淋濕衣服？難道下雨的時候就不打仗嗎？」協統却以為這是演習，並不是真的打仗；若是真的打仗，自然不用說了。協統就碰了這一個釘子，當時生氣掛了病號，就坐火車到保定府去了。這里仍然下令出發。那時雨越發大了，傾盆的下降，無法行走。段統制不知怎麼異想天開，說咱們不如來個科學的辦法，令砲隊開砲向天空轟一陣，說上面的厚雲受了震動，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命令下來，大家就七手八腳向天空裏開大砲，當時霹靂天地，民衆皆驚，不知到底什麼事。打了半天，那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段統制非常氣惱，拿出他的硬脾氣來，說：「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發，當時現買草料，現買給用，原來重有五六十斤的帳棚，經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鍋灶傢伙也因雨阻，沒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後面。這次我着實佩服我們的回營帶，他預先叫我們四個隊官同到定興縣去買現成熟食，說免得大隊一到，什麼也買不着。我們把熟食買好了，就在定興縣等着。大隊經過高碑店到達定興縣，已經午後四點鐘，每個人都拖泥帶水，狼狽不堪。在這時就看出我們的軍紀的確還不壞，參謀人員早就走開了，弟兄們自己架起槍來，冒雨挺立着，一動不動，秩序非常之好。後來雨又下大了。忽然參謀長馬良騎馬跑來，大聲的下令道：

「奉統制令，隊伍都到城內東林寺宿營。」

命令雖這樣下了，可先却並沒有計劃。比如東林寺房裏共有多少間，能容得下多少人，統統沒有派人去詳細調查。（其實東林寺只可住二營人，我們却共有十營隊伍。）隊伍胡裏胡塗的開了去，前頭大隊一到，屋子裏立時站滿；不到一刻，院子裏也滿了；後頭的部隊越來越多；只因命令是住東林寺，於是不同青紅皂白，一直往裏擠進去。裏面的幾乎要被擠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裏擠。有一位團長幸違材被擠到裏面，出不來，就爬到人羣上，踏着人頸爬到牆上。當時擁擠的情形可以想見。後來看牙實在沒法撐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溜腳。這時已經有八點鐘，天黑了。雨下的更大了，命令一下，隊伍立時亂了起來。兵找不到官長，官長找不到兵。前隊人羣，滿街喧嘩，弄得天旋地轉，真個寬寬。幸廣當時軍紀還好，否則乘機搶劫的舉一定甚難免的。當時隊伍已經一整天沒有吃飯，餓得肚裏呱呱作響；又加上那時暑氣極盛，路上泥濘油膩，士兵受前苦其是一言難盡。我們這一營多海軍角積積好了乾糧，沒有受餓，算比較的好些。其餘各營，直到第二天早晨，腹餓餓得呼聲震天，各營長拿飯盒來發，才弄到乾糧充飢。然而已經整整餓了一天一夜了。（事後陳德明向人民黨報告，關士身帶飯盒趕路行爲，打被嚴懲沒有？飯少了某團沒有？這倒要請各營長報告。）

這次演習，是大的時候在進行軍演，總想還沒有想好的好。這都應由查探人員負責。充分的暴露了他們身上種種的缺點。這當即時候，一切方隊命令，都不由下級官長傳達，只是面

然什麼也不知道，只一聽隨着傷腿，就是這辨長處一樣是莫名其妙的隨腿。他如「駐軍注意」一行軍注意」等，他都沒有。下邊實長和日兵等替統所運備。隔了月餘，才聽說這次是到計劃的，有一健日人負傷在內。我雖多少這位傷者在身裏計劃時也沒有安着好心。

演習過後，舉行一次閱兵式，事先官長因兵卒會一律須穿皮鞋。皮鞋是軍需官在天津定做的，樣式頗笨。官長穿的每雙十三元，雖不合腳，但皮子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別硬劣，皮碼一律窄小，怎麼也穿不過去。可是命令硬關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負着。有的士兵，只好割去鞋子，光着腳，死命的擠進去。可是走動起來，腳趾就如刀割，個個人痛得流淚。當連長的在這時地位最顯赫。因為每連中不過十六七個人就強穿了下去，其餘的都無法遵循命令，弄得無所措手。這雙皮鞋的價值，是段統制的那爾勞佩爾先生經手辦的。真想不到這位先生，和這鞋如此！皮鞋是紙糊，衣服的尺碼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這個大個兒，領下來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齊腰。褲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別人也是一樣。要掉換，不許掉換。人人切齒痛罵。爾爾真是到了倒楣的時候，上層和下層毫不通氣。中層負責的人，能力既不夠，辦事又不盡心，只想看如何省事，一點不盡細心周旋上設想。結果是眾上欺下，一昧的胡鬧。從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當時政治之糟！

閱兵的當天，刮着極大的黃風。大家牽着手走，誰也看不見誰，只得隨時發個命令：不閱兵

了，官長們舉行宴會。地點在河間府宴會場，連長以上的官長都出了席。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擺了一大片。大家進來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成了愁的事了。這一套傢伙，大家不消說都不會用過，恐怕就連見也未見過。特別是從鄉下來的窮弟兄們，此時呆頭呆腦的站着發楞，動也不敢動。等了半天，看見人家動手吃，才斜着眼睛偷看，人家怎麼辦，自己也就怎麼辦。吃完了，每人贈送一隻磁質紀念杯。那杯子約有二寸高，一面鑄着「光緒卅一年河間秋操」字樣，一面鑄着一條精巧悅目的小紅龍，不曉得那位先生不開眼，一下拿去了三隻，大家也就跟着效尤。到得後來，杯子就不夠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裏自然不舒服，於是將桌子上擺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裏掖了去。起初廚房還不敢干涉，後來拿的人越來越多，飯館老板可急了，站到會場裏大聲嚷着：「這是包的席呀！這些傢伙全是我們的呀！」大家那個青鵝？依然繼續向腰裏掖着，當時我却不會拿西餐師傅的傢伙，只看見桌子上放有幾筒罐頭沙丁魚，認得不錯，就順手拿了兩筒，放進褲子口袋裏。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禮服。這要算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浪費，是我花了六十四兩銀子定製的一種質料名叫「哈拉呢」的大禮服。我走出會場，騎上馬，就飛奔回營，心想兩筒沙丁魚，拿回去同排長們一塊吃，夠多有味！那知天曉得！那兩筒罐頭都是已經開了口的，當時沒有細瞧，只顧順手往褲袋裏一塞，恰巧正是倒放着。等到下馬來一瞧，嚇！褲子上滿處都是油污，把一套簇新的制服，弄得骯髒不堪，氣得我又是好笑，又是懊惱，多天還把它當做

說笑的資料。

回南苑的時候，從保定搭乘火車。兵們有坐敞車的，有坐三等車的，情形非常擁擠慌亂。有的一伸頭，把帽子丟了，有的把刺刀丟了。我無意間遇見了梁喜奎，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第三營左隊當事務長，管的馬菜眼。兩個人坐下來，正談着，不知怎麼一來，他把一本賬簿也丟到車外去了，一時來不及檢，他就暴跳起來，紅着臉，也不做聲，只是兩腳亂跳。不消說一切出入賬目，都寫在上頭的，回去怎麼向營長報賬呢？他辦事向來負責認真，不肯馬虎。於是只是不住的搖頭嘆氣，我也無法安慰他。不料我偶然不留神，他竟跳下車去了。幸虧當時車還走的慢，算沒有喪命；並且拾着了那本賬簿，上了另外一輛車。

回到南苑，鑑於操演的成績不佳，對於隊伍的訓練便加倍認真起來。

轉過年，到了光緒卅二年，接着舉行彰德秋操。這次參加的部隊，北軍是第五鎮全鎮，第六鎮一混成協；南軍是湖北第八鎮全鎮，河南一協。南方部隊分由段祺瑞和張彭指揮，袁世凱和鐵良任總監，玉士珍為總參謀。軍隊來回都由火車運送。

軍先從豐樂鎮起，北軍自己先行演習；第五鎮第六鎮各出一協對抗。段祺瑞統制和王化東統制分任指揮官。有一天演習完畢，集各講話。這時張紹曾為軍委參謀長，張懷芝任第五鎮統制。統制說了兩句，就請參謀長講話。張參謀長起聲就問張懷芝：第五鎮來了多少人？督守的有多少人

「請多少請就？多少經濟？多少重濟？帳棚來了多少？馬匹來了多少？參謀長問一句，統制就得答一句，可是張懷芝一句也不管不上來，弄得臉紅耳赤，只好說：『我記不得，請原諒。』解散之後，纔知道這服務會所以要鬧着，是有意思着張懷芝一下，以爲報復的。原來不久以前，張懷芝在第五縱任協統，那時候張紹曾任協參謀長。有一次協統就考問參謀長這一套，張紹曾說：『這些都有眼可查，請查看賬目就知道。』張懷芝就說：『你答不出，憑什麼當參謀長？』張紹曾覺得無理可辯，當即辭職走了。不料現在張紹曾任爲軍參謀長，正好管上了張懷芝。所以也照樣的考問一番，問他一個小小的玩笑。當時不知道這段舊事的，不懂何故；知道的人，都笑不可仰。張懷芝自己開嘲說：『這不個人家，是我自己招的。』認了倒霉。凡人說話，總得思商想後，然後方可出口。張懷芝的輕言妄語，胡亂罵人，正可以表現晚清軍政人員的一斑。他的受窘，實在給了他一個極好的教訓。

這次秋操，較之上一年的秋操，大體上總算有了進步。但仍然毫無實際作戰的意義。隊伍展開之後，就下令包圍，一槍也不發，即將南軍團圍包圍起來。實際上絕無此理。這也是日本人賀德良指使的詭計。總評判的時候，北軍因係袁世凱所訓練，不好也要說好，也不公平。接着段祺瑞背誦總方略和特別方略，聲音洪朗，非常熟練。段祺瑞背誦完了，又由張彪背誦，想不到他一句也沒背出來，臉紅得像被人打了幾掌一樣，無法下的來台。後來由他的參謀長唸一句，他在

前面跟着背一句，演了一齣雙寶，才算完結。經了這次的秋操，清廷對袁世凱漸漸起了一種疑慮之心。不久資政學堂設立，滿人謠言四起，說袁世凱甚不可靠，遂乘機將他統帶的一二三四五六各鎮，抽出了一三五六共四鎮交由鳳山節制，另設督辦大臣之銜。

軍隊一歸鳳山節制，一切規章，亂加更改，原來習用的舉手禮，又改成了彎腰請安，四圍五目也都一律取消了。一時軍隊中烏烟瘴氣，上下官兵，怨言四出。清廷這種舉措，固然是意在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政權，然而實際上適得其反，恰恰給他自己的墳墓掘得更深了一些。試看鳳山到任不久，便濫自任用滿人，並開列價目，盜賣官階：旅長三千兩，團長二千兩，營長一千兩，連長三百兩，公關的出資。這樣一來，稍有良心熱血的官長目兵，自然都生出反感，日益趨向反抗的道路了。晚清任用官吏，只問是否親貴，不問能不能，賢不賢。鳳山以一毫不懂軍事的人，來掌握軍權，實實盜爵，無所不為，結果自自然然的使清廷的統治愈益日暮途窮了。

## 第九章 新政府

彭德秋操結束，我們的隊伍仍回駐甯苑。這期間，王化東統領對於講堂的訓練加倍努力。在秋操的時候，他曾著有「步兵戰鬥心鑄」一書，內容切實精到，不但在當時是本好書，就是現在還依舊有價值的。我們從這本書中，獲得豐富的知識。此外，官兵課目的規訂，也都非常適當。真正能做到使不識字者識字，使粗有根底者有興趣進而學習的地步。記得這時我因看了飲冰室文集，上面序文上提到網鑑易知錄一書，我立刻到北平琉璃廠書店裏花了一兩六錢銀子買來一部，日夜的死讀，時刻不離手。——但事實上只是一知半解，許多句子都沒法看的懂。有一天我帶着弟兄們打造營牆，工作的熱起來，我把衣服脫了，放在一邊。這時王化東統領同一位將弁學堂畢業的軍械官劉錫九走過來，看見我的衣服口袋裏露出一本書，他們就拿出來看，一看，是一冊網鑑易知錄，就問這書是誰看的。當時王統領高興的什麼似的，連聲的誇獎着我，並且說給別人聽：「我們營裏的官長居然也有看網鑑易知錄的，真是了不得！」後來常常到我房裏來問我易知錄看到什麼地方？那些懂的，那些不懂的。其誨人不倦，誘掖後進的精神往往如此。

這時候，由於清廷政治日益腐敗，革命的空氣已一天天瀰漫全國。當時使我感觸最大的要算是吳德謀炸北洋五大臣的壯舉。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種種的疑念都從我腦子裏湧現出來。我想，

吳越為什麼有此一舉呢？為什麼現在又要磨着立憲呢？數年以前不始已經有過一次變法的運動了嗎？為什麼那時主張變法的首領——康、梁——當成叛逆捉拿呢？後來不是惹出一大聯軍攻陷北京的大亂子來嗎？大好的工程不是又自行拆除了嗎？許多同胞不是橫遭凌辱與屠殺了嗎？種種種種的變法事實，難道都教訓呢？為什麼各地喧嘩事件層出不窮呢？為什麼革命的事件此仆彼起呢？一提到這裏，過去單純的仇視外人的心理，不知不覺轉移到對清廷不滿的念頭上來。時間越久，這種念頭也越發的堅定，覺得一切都是清廷的罪咎，一切要權辱國的事實，都歸咎於清廷招致的。

我覺得吳越這一舉雖然沒有真的把五大臣炸死，却把我大大的驚醒了。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徐世昌由郵傳部大臣調爲東三省總督，我們奉令跟隨他由前苑開赴新民府駐防。

隨徐開赴奉天的隊伍，計有第三鎮一鎮和第一第二兩混成協。第三鎮統制是曹錕，第一混成協協統是王汝賢，第二混成協協統是王化東。——這第一混成協，原由駐山東的第五鎮，和我們的第六鎮，各提一標合編而成。我們是開駐新民府，其餘的則分駐北大營等處。

我們第一混成協的王化東協統，不但在教學上很認真，就是辦事方面亦極其細心，這次統率部隊到新民府駐防，一切都有周密的計劃。甚至士兵身上攜帶的應用物品，如針線、如暑藥包以及

馬匹需用的什物，都一件一件預先辦的周周全全，上了火車，沿途到站，士兵下來散步，馬也下來踴躍，各班各隊輪流替換都有規定；鎗枝噸重，存車上如何擺放，下了車，如何攜帶，也都吩咐的清清楚楚。從南苑到新民府，全協人馬物件都有條有理，絲毫不亂。

這時正是暑熱天氣。新民府是遼河西岸京奉線上的一个重要商埠。隊伍開到，因為沒有營房，暫時分住在販賣糧食的一種所謂「穿行大店」裏，這時我當營隊官，經常的職務是管報表的事，預定表，實施表，按天繪畫填寫，忙的不亦樂乎。但作好表格，送呈上去之後，看也不看，只往旁邊一扔完事，從來沒有一次按照表格做事的。做督隊官的却必須耗費時間在這種毫無實益的官樣文章上面。

我們在這裏住下，軍隊中有了許多惡現象。第一，就是賭博的惡風。因為住處分散，管理上鬆懈下來。於是官長帶率着頭目，大家一塊兒賭博，甚至說賴詐騙，無所不為。有時官長驗了錢，頭目向他索要，官長不肯給，有時頭目輸了錢，官長向他要，頭目也不給。到了上場的時候，頭目想了過失，官長加以責打，頭目就不心服，說這是因為輸錢的事懷了恨，所以借故來洩憤出氣。情形弄到如此地步，怎麼能練的好兵來？這個惡風，到了民國時候，愈益不堪。師長和旅長窩在一起打牌，一盤數萬，甚至數十萬。如此情形，作戰時怎樣指揮？這是最使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第二，吃飯的現象，也非常叫人看不慣，飲食的辦理，是以這為單位。可是頭目買菜，官長

却毫不過問；買好的，買壞的，官長不管，今天買這菜，明天還是買這菜，永遠不更換，官長也不管。做出來的菜生了，不管；糊了，不管；鹹得不能進嚥，淡得無法下嚥，官長都不管。官長爲什麼不管？就因為他有自己的小廚房，儘可以開私菜。因此士兵們吃什麼，他們都可不過問，反正和自己無干。士兵們受不了，背地裏咒罵，他們也充耳不聞。遇到出驢，鬧許多無謂的岔子。與士卒共甘苦，是治軍最重要的一個信條。別的面固然不能同甘苦，至少吃飯應當相同；上級官長不能相同，至少日常和士兵接近的下級官長應當相同。可是這裏却各不注意。第三，衛生方面，也太馬虎了。廁所的管理，是軍隊中一件重要的事。本來，舊式軍隊，是向來不知道講究衛生的。及新教育興，方一知半解的注意到這方面來。廁所污穢，也知道打掃打掃。可是這裏的廁所，則僅僅在官長檢查的時候，清理一下。官長不檢查，就永遠不打掃，犯衛生之過，當成敷衍差事。士兵們好像以爲這是管官長做事，不是替自己做事。因此，弄得廁所污穢不堪，臭氣冲天。一個人染了痢疾，全連全隊的人都染痢疾。這些骯髒的廁所又和廚房緊鄰着，大個兒的糞頭爛在廁所裏吃完了大菜，就到廚房中的碗盞上，食物上去大便。大家司空見慣，不以爲忤。總之，毛病全在官長疏懶，不負責任；士兵缺乏教育，沒有知識。

我們的營部住在街南的一家「穿行大店」裏，與我同住一室的是本營的軍醫長鄧鑑三。鄧先生是一位老醫生，我在南苑時就認識。他醫長的雖然是醫學，然而漢學方面也極有根底。平時常

見他涉獵經史子集，非常用功。他對朋友也忠誠懇切，算是我早年最敬愛的一位朋友。

一天，我問鄧先生：「我看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義等小說書，句句都懂，石湖鑑，列國演義，就國圖香案，許多地方看不懂，這怎麼辦？」

「都是讀得太少的緣故。」他說：「你要是熟唸二三百篇古文，一定就可以有很大的進步了。」

因此我開始唸古文釋義，由鄧先生隨時為我講解，同時自己偷空唸，每篇唸至能夠背誦方肯罷手。這樣的讀了不到百餘篇光景，覺得就有了不少的進步，普通的文章不用講解，即能自己領悟。再奉翻閱綱鑑易知錄一類的書，情形就大大不同，以往看不懂的，這時很容易就懂了。

這時可說是我求知慾最旺盛的時期。除了努力自修以外，營中的講堂，督促的仍然很嚴厲。王化東協統每天親自到堂，親自點名，看着營養。因此誰弄功，誰不用功，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人人為之振作，不敢荒廢。教官都是由陸大畢業的。——其中最使我佩服的是段雨村先生和蔣習之先生。課目有高等戰術，兵棋，戰時國際公法，率兵術，日機戰史，圖上戰術，應用戰術等。各科講授都非常熱心，大家也極努力。從早到晚，很少有空暇的時間。下堂還要帶題目回來做，隔幾天一次測驗。功課進行，分外加緊。如此者有三四年之多。以前我關於軍事方面的知識，很是紊亂，而且也是零碎的，倘談不到外國別類的專門方面的研究。經過這番講堂上的系統的

訓練以後，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對於戰時軍事指揮的基本理論和應用，我都粗粗有了一點心得。因此我感到軍隊中教官的好壞，關係實在重大。如果得有好的教官，逐漸由淺入深的教導，無論知識如何低淺的人，要不是自甘墮落，都可以成爲國家有用的人才。

那時我爲三營營隊官。同時相砥礪的還有二營左隊隊官王石濤。天津人，爲人刻苦耐勞，好學不倦。處人對事都必恭必敬，把小事當大事做，把假事當真事做，最擅長的是筆墨。在營中首屈一指。一位是右隊隊官鄭榮慶，山東人，爲人熱誠渾厚，努力讀書，什麼苦都能吃，做官當排長時每月二十七兩的餉銀，他要分出半年去奉養老母，留下的一半，都被營中伙食等項扣去，往往在冬天還穿着又單薄又破舊的衣服，後來爲張宗昌所害；一位是三營左隊長邱鳴章，濟南人，短小精悍，寫作俱佳，爲人極有血性，真誠爽直。這三位和我同在王化東協統的督教之下，得益最多。我們也過從最密，相知最深。

一新民府的駐軍。這時除了我們第一混成營以外，尚有當地的巡防營。巡防營的統領，便是後來鼎鼎大名的×××。他之所以獲得這個職位，說起來也頗有趣味。原來有一位程德圃在泰山海軍義的好處，發他不動聲色的出賣了；他拿了這位好漢的腦袋，便換成功這個巡防營第三營統領的官職。古語說「長袖善舞」，他有的是梁山泊上源源而來的寶財，因此不但程德圃覺得好，就是莊花園協統以及各營統領，他也今日送禮，明日請客，千方百計的拉攏聯絡，換去各營的

以上的官長，他也有的是他們幾匹馬，有的送他們幾隻盒子槍。——這盒子槍，那時是少見的貴重東西，帶兵的人見了，無不食指大動的。人家一得到這些東西，嘴巴都被塞住，心肝也就變壞了方向。就是這樣子，他一帆風順的飛黃騰達起來了。

可是當我們的隊伍剛到新民府的時候，這位了不得的×××還剛被收服。他的住處在街的另一頭。因為對他不能放心，我們奉了令，每天都要發彈放槍，防他變亂，市面上海此顯得驚慌緊張，士兵們也個個存了警戒之心。有一次兩個哨兵相遇，因為口令沒有答上，就神經過敏，以為×××圖謀不規，兩下裏都開了槍，大打起來。打了一回，聽到響：「排長打傷了！排長打傷了！」停了槍過去一看，方知道自己打了自己。

×××雖然被收服，而且已經據有高位，但東三省的匪氛仍舊甚熾。我們的隊伍隨即奉令分路清鄉。我帶着一連人開往小黑山——現在的黑山縣——駐守。到那裏不上旬日，有一個百姓前來報告，說他家裏遭了土匪搶劫，並說土匪現在什麼什麼地方，匪首名叫孫景山。我當即帶隊緝拿，把孫景山抓住，槍馬也都搜了出來。其時報告的人尚在營裏候着。我立刻回來審訊。

審案時，孫景山一開口就說：「你也不必審問我，你不過是個營副，我却當過把總，你憑什麼來審問我？」

我說：「不論官大官小，你如今搶了人家，我就要拿住你審問。」

「難道搶人家也有罪不成？×××這麼一個大土匪，一樣在當着統領！」

這樣一說，可把我怔住了。想了半天，我只好說：「不論你怎麼會巧說，今天我先押起你來！」當下就退堂，令司務長朱金誠看守着他。不大回工夫，朱金誠來報告，說孫景山願意送我三千塊錢，希望我放了他；要不然，即使把他送到省城，也不過花三千塊錢了事。我聽不由我無名火起。『真可惡！』我心裏想。從前我也聽說過賄賂賣動的事，但自己却未親身經歷過，不料如今竟買動到我身上來了。想了一回，我跑到軍醫生周錫三屋裏，我問他：「犯了搶案，能不能處死？」我所以這樣問，是因為我法律知識甚差，閱歷也不足，一時不敢決定如何處置。周軍醫說：「既然人贓俱獲，怎麼不可以處死？」從周錫三屋裏出來，我即派人到縣公署借來一把刀，把孫景山拉出來，立地在營門口砍了，并把頭也懸掛起來。這時百姓爭着圍看，營門口擁擠得水洩不通。他們都妄加揣測，說馮煥章是馮國璋的兄弟，又說我是帶了先斬後奏的命令來的。

當天打了電報給營帶和標統，報告拿獲孫景山的事。標統范國章接電，即約同一位軍法官雷某馬上趕到小黑山來。見了面，范標統誇獎我剿匪馬到成功，隨即就問我，「土匪在那裏？」叫人捉來審問。我回說已經殺掉了。標統就吃一驚說：「你們的營長真冒失！如何就殺了呢？」我說：「殺的時候營長尚未來。」「那麼是你殺的？」我答是的。標統聽了就連聲嘆氣，「唉！唉！唉！地睡穩了半天，一句話也不說，弄得我滿腹疑雲。我就問他說：

「到底怎麼的？」

他說：「你不該把他殺掉。我已報告協統，協統已經轉電徐總督。倘若他著提解，那怎麼辦

「那沒辦法，」我說：「我頂罪好了。」

「那就划算不來了。你原是有功的；如今不但弄成沒功，而且反要負罪。」

「這麼着，我先去見一見王化東協統好了。」

他說：「那也好。」

當晚我便乘火車到新民府去見王化東協統。到了營門口，見有許多公同我賀壽，見了王協統，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頭一句就說：「陶才軍師奉電，命徐總督土匪就地正法，所獲槍枝馬匹原封保管，自用，有功人員，賞洋五百，以資鼓勵。」接着又稱我，「你打算什麼時候帶他？」我答：「請不忙

我說：「已經辦掉了。」

王協統精明幹練，聽我這麼一說，就連聲說：「殺是應當殺之，但徐應當請示，然後再辦，求該軍自作主。好在軍師的命令是如此，別做聲了，別做聲了，回頭電報軍師，就說已經遵命正法好了。」

至此，一樁公案才算了結，我們那粒標統也算放心了。

從小黑山回來，即奉令開往新民府東郊，蓋造營房。這時接到了二十四標第一營剿匪失利的消息。這第一營營長是車震，一共四連人，分成四處，獨立駐防：一連駐黃山子，二連駐黑屯，三連駐白土廠門，四連駐西里屯。駐黃山的一連，連長姓杜，外號叫小杜子。當連長的已經獨立駐防，沒了營長和旅長的約束，紀律立刻廢弛，起居飲食沒有定時，操線也不守時間。一天下午，一個百姓到小杜子連彙報告，說小村子那兒有土匪，請隊伍趕緊進剿。杜連長立地集合隊伍，預備出發，有些目兵却已經早隱了。集合了大半天，才站了十幾個弟兄出來，報過數，即令先得出發，由報告的那位百姓領路，免得土匪遺棄了。等到第二次目兵集合好了出發，却已遲了十幾分鐘。不巧先走的一批走的是小路，後去的大隊却是走了大路，因此又拉下了四五里。先走到的是隊伍，被土匪發覺了，一排子槍，就掃倒了好幾個；目兵槍藥平連頭也被砍去了。新槍帶走，土匪都乘機脫逃。第二天一檢點，槍械失落了好幾支，人也傷亡了六七個。不想練了好多年的有名的新軍，打了一次土匪，便弄得這樣狼狽。大家臉面上都覺得不好看。這時營長車震正掛病號，他便同王化東協統商得同意，把隊伍交給我，令我全權去進剿。

此時土匪早已跑得無影無蹤，我只有沿途追索。我帶去的騎兵，排長是張之江。一日走到一座山背面，接到探兵的報告，說土匪在前山。隊官張炳賢便帶領隊伍向山上進擊。這張炳賢是個有名的大胖子，挺着肚子，走起路來渾身只哆嗦；山路崎嶇，他沒走幾步，就喘氣，越喘心裏越

急，越急越喘，越喘越走不動。沒辦法，只好令兩個士兵用槍托着他的屁股走。等到走了上去，探兵報告說：土匪已經跑了。大家後來就亂嚷，說張炳賢見了土匪就嚇得走不動。一時成了大家說笑話的資料。其實張炳賢的確是因為太胖，所以走不動，並不是駭怕土匪。他聽了人家笑話他，懊惱的不得了，但是沒法辯白。直到一九一三年，有一次在綏遠打土匪，別人皆利用地物，惟獨張炳賢挺胸站着，他說：『我這次非恢復過去的名譽不可。』從此以後，他的名譽才恢復過來。軍隊中最要緊的是一副強健的身體，身體不濟，任你有意天蓋地的本領，顯不出來。人家也不會原諒的。還有，就是山地戰應當多多練習。若是在平地演習作戰，一旦上了山，就必致毫無辦法。

探兵說土匪已經跑了，其實跑的不遠，就在前面的山坳中。於是點派隊伍，分把四路要口，一面派兵爬山越嶺，予以包圍。在東路把守路口的是一位騎兵營李連長。那時天氣奇冷，到了夜間，兵們冷得受不住，就燒起火來取暖。土匪遠遠的看見火光，闖過來一排槍，打旁邊又溜走了。所以士兵不能耐寒耐苦，十分危險。夜間生火，敵方見你，你不見他，無有不吃虧的。平素訓練不注意重夜戰，也是一個大弊病。

土匪跑了，隊伍又只得尾追過去，直進到朝陽縣境，在一個山腰裏，一名叫博拉斤溝的地方，擒獲了幾個土匪，把頭砍下，帶回來，掛到原先士兵陣亡的地方，方才了事。隊伍也隨即散了。

來。

朝陽地當遼熱要衝，大部分都是蒙古王公居留之地。這些王公都是不折不扣的特權階級，完全靠着剝削人民，奴隸人民來維持自己的優厚生活。在我回來的途中，走過一處王公最興盛的地方，許多王公戴了紅頂子，（二三品）跪在地上迎接。我才戴白帽證，（五品）按職級說，我尚小一級。這時我不還禮不好，還禮也不好，臨時慌了，只好把爲首的王公扶起來。略談一會，一位王公讓我家裏坐坐。到了他家裏，看見蠟茶的兩個女子，上身僅穿着一件破褂子，外面套一件皮坎肩，下身一絲不掛的光赤着。朝陽是有名的寒冷地帶，那時正下着大雪，兩個姑娘衣服這樣單薄，真叫人瞧着難過。我問侍候的人，這兩個女子是什麼人，回說是王公奴才的女兒。我問穿的這樣，吃的如何？回說吃不飽。我說爲什麼如此虐待。回說這王公還算頂厚道的，多少人家的使女，不但忍飢挨凍，而且還要每天挨打，簡直不當人看待。我就不由得向王公發問：「這兩個姑娘假如是你自己的女兒，你難道也這樣子對待她們嗎？」說完了，由繙譯繙給王公聽。王公當然很不快意，但當時也沒說什麼。接着我就告別出來。一路上我不住的想，同是一樣的人，王公是長袍馬褂，大筒長靴，那樣的威風；當婢女的，竟光赤着下身，冷得直打寒噤，生活比豬狗不如。這算個什麼混賬世界呢？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們又奉命到巨流河舉行秋操。參加的部隊是

二兩混成協。在這次秋操的時候，我認識了朱子橋先生。朱先生那時在錦州做獨立旅旅長，聽說我們舉行秋操，特意趕來參觀的。他自己背着水壺飯袋。我們休息的時候，他就坐在地上，盤着腿獨自吃飯。那種儉樸刻苦的精神，我見了異常感動，不由得對他起了無限的敬仰之意。而且過來看看我們自己的標統以行軍桌，行軍椅，行軍床，吃起飯來，因太過頭心，逐漸膠膠的擠出來，可享受適量豐盛，一切應有盡有，完全是官僚的氣派，那有半點作戰的謹慎。名字叫做標統，實際上和舊軍又有什麼分別？我以為軍隊中生活，必須時刻有作戰的準備。吃飯至素，就應該隨時帶上燕如燕，官長亦須如此。士兵睡草，官長亦須睡草，士兵如何簡便，官長亦須如何簡便。萬萬不能官僚化。看看朱子橋先生的生活，再想到我們軍隊的情形，使我得到無限的發憤。我後來治軍隊，在這些地方是徹厲注重。

第三次秋操的表演，也很糟糕。二兩混成協，騎兵和騎兵打起來，官長和官長衝突起來，因為統帥部叫兩軍後退，以便第二天重行演習。可是東軍却堵着後路，不許西軍退。西軍說：「這是參謀長的命令，怎麼有意違犯？」東軍官長說：「參謀長有什麼權利？我也當過參謀長，是參謀長統帥大纛，差一點兒不會鬧出事來。發給獎品的時候，統帥部總參謀王揖唐演說，滿口道盡的，說話呀，又高又文，之乎者也，搖頭晃腦，官長們聽懂的不過百分之十，士兵們聽懂的不過百分之五。他是進士出身，一點不懂官長心理，不願士兵的程度。他的這番話，不是對牛彈琴，簡直是

牛雷人彈琴了！

## 第十章 山東道上

巨流河秋操完了，山東第五鎮也舉行校閱。我們第一混成協派去兩個人參觀，一個是我，一個是第七十九標的標統蕭廣川先生。和我們作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協選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長，還有第三鎮的幾個官長。

我們由新政府動身，乘火車到天津，住了一夜。我因為手邊沒有帶書，旅途中甚覺無聊。就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了大批的少年叢書：大彼得，哥倫布，富蘭克林，林肯，納爾遜，班超，司馬光……等，共有幾十本，每本價值一角，內容都通俗淺顯。我得了這些新書，如獲至寶，喜歡的像小孩子得了糖果一樣。第二天從天津坐轎車往濟南，一路上我就細讀我的新書，雖然車子顛動的非常厲害，但我直看到頭暈眼花，還是捨不得放手。尤其關於外國名人的故事，都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使我讀之，耳目一新，增長了許多的見識，引起了無窮的感想。我對這種書發生了極濃厚的興趣，每天總要看完一本或兩本。心想書店裏若是多多編印這種書，努力在內容通俗和價值便宜兩點上注意，那麼，對於一般平民，真是一個莫大的福利。可惜當時文化界對於這項工作並不怎麼重視，等我再廣泛的搜羅時，就很少有所得。這使我非常的失望。

和我同車的幾位同伴，蕭廣川先生為人忠正，段雨村先生則極其好學，一路上談話行事，都

無使我敬佩。惟有第三鎮選派的幾位官長真是莫明其妙，沿途不是唱小曲，就是談賭博，再不然是去逛暗娼。聽不見他們說一句正經話，看不見他們做一件有道理的事。對於他們，我又是氣憤又是厭惡。心想，他們也是選拔了去參與人家校閱大典的官長，竟如此的惡劣而荒唐！這樣的人物，怎麼可以作軍官？這樣的人物，更怎麼配選拔？後來我才省悟：當時軍隊中任用人材，只看有無勢力，有無交綫，學問品行都是不管的。因此到處壞人竊據高位，爲非作歹。晚清之亡，這實在是很大的原因。

趕車左右幌盪，老是顛着，使人非常難受，但一坐起來，就被頭震的碰了頭，左右耳朵都碰的流血。一條坎坷不平的路，滿是厚厚的塵土。這時正在四月底五月初，太陽蒸熱難受，塵土使人窒息。拉車的騾子，骨瘦如柴。因爲每天長途跋涉，牠漸漸的已經走不動。趕車的不時用皮鞭抽打，一抽，一頓；一打，一跳。越是走不動，越是挨打的厲害。趕車的絲毫不加愛惜。我和趕車的說：『你這樣虐待牠，來世一定要變頭騾子！』趕車的苦笑着回答道：『我精廩麩豬，也不做騾子！』說着還是使勁的抽打。牲口是他自己的，他爲什麼這樣的不知愛惜？就因爲他生活窮苦，要牲口跑的快，替他多掙錢。這叫做『越渴越吃鹽』。因爲他們越是窮，越養不起騾子；越養不起，騾子越受苦；騾子越受苦，越是死的快！我們每天這樣從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莊或市鎮上投宿。下了車，臉紅紫的塵土至少有一個銅板那麼厚。在小店中歇下脚，洗臉，漱口。

頂裏吐的也是塵土，鼻子裏擤出來的也是塵土。頭上搥破的不算，渾身筋骨也都被震的發痛。其實真是不可言狀。我們許多大人先生，到現在還要誇說我們中國的古舊文明。以為凡是古老東西都是好的；凡是新東西，都不贊成，真是可笑的很。我是素來認定古不如今，舊不如新的。我覺得我們民族太落後了，若不努力趕上時代，真會沒有前途！

這時津浦鐵路已發動工修築，沿途都擁擠着黑黢黢的工人，在堆築土基。這使我非常的高興。心想，若是有一天全國各地都密佈着鐵路線，一切笨重落後的交通工具都淘汰乾淨，那就好了。我在驢車上細看那路基。完全是用軌鋪墊，每隔二三十里路，就有一座新壘成的燒軌的洋礮。這事我覺得很奇怪，就問修路的工人，為什麼不用石頭墊路？工人回說因為運輸困難，用石頭太不方便。我就很是納悶，心裏想：「滿山都是石頭，有什麼不方便？這樣子修築燒軌，究竟得花多少錢！而且路修好了，寧還須拆掉，實在太不經濟了。」直到現在，我還懷疑着那時燒軌修路是何用意。

好容易到了濟南，運到第五鎮營房的招待處下榻，這招待處預備的非常周到，床舖不用說就是器具和文具等也都應有盡有。第二天即參觀第五鎮的校閱。看完這次校閱我發生幾點感想：

第一、覺得這次校閱，目的完全是準備給人家看的，並沒有練習實際作戰的意思。國家花了許多錢，練了多年的兵，到頭不過擺擺樣子而已，豈非笑話！這些官兒們，實在對不起國家，對

以起人民、

第二、校閱的人預備了非常豪華的大菜。這除開故意擺闊而外，與國計民生有什麼好處？

第三、夜間的對抗演習，陣線重疊，兩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軍隊訓練了多少年，拿出這樣的成績，真令人氣憤！

第四、步兵，砲兵的實彈射擊，一次也打不中，這表明他們平素毫無練習。

第五、對於士兵，沒有一點精神教育，而且官長士兵之間毫無感情，簡直彼此離心離德，背了臉，士兵一提到官長就是罵。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官長。孫子上下一再的着重軍心的培養，可是這裏的治軍者（當時那桐任統監）却一點沒有注意。

第六、最可惡的是，參謀處總辦同軍務處總辦——都是東西洋留學回來的——却在馬內大喝其白蘭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臉往嘴裏倒，有的在那裏大說大笑，弄到後來喝醉了，嘴裏流着白沫，打滾號哭，又唱又嚷。有的則互相罵着小白臉，或者打起架來。國家練兵，竟糟至如此！這裏是校閱，簡直是兒戲，簡直是拿百姓開心。

回到招待處，我就和同來的幾位談我對於這次校閱的感想，將下面各點一一指說出來。想不到第三鎮的那幾位官長，却不約而同的譏笑我：『你是個老粗，當兵的出身，你懂得什麼！也別批評人家！』我說：『我們練兵，絕不能怕人家批評，否則，怎麼會有進步？這樣子練兵，不叫

練兵，叫做害國家害人民！」

這時正值五月初午節，山真巡撫趁着這天在大明湖宴請參觀夜間的來賓，陪客的都是第五營副以上的官長。這天我穿着一付灰粗布大褂，用一塊白粗布手巾遮着眼，把簪子盤在上面，一個人背着手，慢慢走向大明湖去赴席。剛走到大門口，兩個戴紅纓帽的差役走上來，望了望我，就說：「今天巡撫大人在這裏請客，掌櫃的要逛明天再來吧！」

我當時聽了，也不好說什麼，轉身就返回來，走到大門對面的陰壁下蹲着。心裏想：「想個什麼法子才能進去呢？」我在一邊沉思着，那邊赴席的人已經陸續的走過去，十之九都穿着官紗大褂或是紡綢大褂，走到門口，大搖大擺的就走進去，差役們問也不問一聲。

眼看已到十二點了，來的人也漸漸稀少了。我想再不進去，就要遲了。於是重復向前去，離門口十幾步，那兩個差役又走上來。這次神色已經不大好看，語氣也分外地不客氣了：

「給你說過的，巡撫大人今天在這裏請客：叫你改日再來，你不肯聽，又走：來！」

我忍耐不住了，我說：

「你知道今天誰們不？」

「橫豎不是請你。」

我說：「正是請我。」

我們在大門口大聲嚷起來。正嚷着，張不鏞營副同方玉璞營長從大門口門房裏走了出來，看見是我，趕忙把我讓進去。裏面幾百人，穿粗布大褂的只我一個，頂不濟的也着一件紡綢大褂。無怪差役瞧不上眼，我不讓我進來了。「人憑衣服馬憑鞍，」在我們這社會中，這句話委實不錯。

五月初六日，我動身到曹州去。因為家兄這時在曹州府帶縣隊，我們已多年不見，他聽說我到了濟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來，接我去敘敘。我們坐的是山東流行的一種二把手小車。出濟南，走東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車上，他坐一邊，我坐一邊，車子吱吱啾啾的響着，倒很有趣。只是苦了車夫一個人。等到走了一段路，我們就下車步行一番，讓車夫歇歇力。這一路上一日三餐，連鹹菜也買不着。村莊中到處蒼蠅飛舞，骯髒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識字，婦女都纏着小腳。小孩子掛着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無生氣，社會上看不見一點新的氣象。此時正值仲夏，沿路上農民埋首田間，辛苦的作工。車子從他們身旁走過，有的兵探頭一望，隨即又落下頭去；有的竟連頭也不抬。那種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現着中國農民生活態度的嚴肅，我坐在車子上，着，感嘆了一餐。一餐覺得我們的老百姓，實在是非常可愛的，只可惜當政者昏庸無道，弄得社會會腐敗，國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難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過了張野，就到谷莊。這是谷良友兄的故鄉，我們下了車，走到一處場園裏休息。谷良友兄

臨時拆了一扇門板，權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幾塊石頭，疊起來，當凳子坐。吃飯吃的是烙餅捲炒鷄子，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黃瓜。正吃的高興，有一位六十餘歲的老先生，口裏噙着一桿烟袋走進來。他穿的白布褂褲，白鬚白髮，神情很是矍鑠。經過谷良友兄的介紹，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來找我談話的。

老先生態度誠懇，看見我就問：「這是馮大人嗎？」谷良友兄代我轉述了幾句以後，我們便坐下來談話。

老先生坐下來，頭一句就問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說：「咱們的國家如今衰弱已極。緬甸，安南，高麗，琉球，台灣，都被外國佔領去了。國家危險到這種地步，自己那有心思去置產業？我們一切打算，都要以國家爲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這一笑裏，蘊藏着他的飽滿的世故閱歷，同他的人生哲學。他說：「你究竟年紀青，還不知道世上的艱苦。什麼外國人佔高麗，佔遼佔那，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勸你最好還是置幾頃地，有上三五頃的，再好也沒有了。說什麼也是地好。古語說，有地能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實話告訴你。你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要是我們的國家亡了，有地也是無用的了。」

「爲什麼無用？誰來做皇帝，就給誰納糧好了。」

我當時再也沒法往下說。後來我想到，這位老先生的話，很可以代表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意識和觀念。這種意識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專制政治，使人民覺得國家只是一姓的私產，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於在私有制度之下，他們深深的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給於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門第也隨之而高，可以睥睨于鄉里；沒有土地的人，勞苦終年，難得飽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貴，企求獲得土地的心也就益加迫切了。

這次在曹州府，我順便去見陸朗齋將軍，談了些關於軍事方面的問題。臨別，他送了我一本彭剛直公的奏稿。他說這本書，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細讀一讀。

同家兄在一塊盤旋了六七天，把要談的話都談完，便從那兒和谷良友兄動身，騎馬到了開封，會晤一位和我同時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健亭那時在河南混成協第二標當執事官，多年故舊，一旦聚晤，促膝長談，個中自有一番樂趣。在這裏不曾久停，又乘車到鄭州，由鄭州轉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車中所見的情形，也很使我憂悶。旅客之中，我們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亂吃東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們只有對於吃和睡發生興趣。外國旅客就不然，或是看書，或是看報，女子則一邊編織衣服，一邊教小孩子認字看畫，至少也是談談話，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時間，沒有濫吃濫睡的。車上查票者都耀武揚威，開口就是叱罵，對於旅客，儼如審判官，

十分的令我憎厭。那時從北京到新民府這段路還沒有直達通車，中途須在山海關換一次車。換車的時候，意外的碰見了一位朋友張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這裏說出來。他原是第三師的軍官，剛從陸軍大學畢業，正要回營去服務。因為過去我們曾在一個隊子裏當兵，所以見了面，彼此分外的親熱，談的話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出旅館去散步，他問我談了一番「麻將做官論。」這話很使我驚訝，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煥哥，」他說：「現在你會打麻將了嗎？」

「我不會。」

「你怎麼不學呢？」

「國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佔去了，我們都是青年軍官，身上的責任重大，我們不應該沾染這些不正當的惡習。」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會打麻將的，現在可學會了。這玩意兒很容易聯絡人，如今馮國璋的親戚，段祺瑞的子姪，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將的時候聯絡認識的。我們借着這個機會，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人都能聯絡得上。你如果不會打麻將，你憑什麼和人來聯絡？你不會聯絡，憑什麼能做官。我勸你不要若是死心眼兒，也活動活動吧！」

他滔滔不絕的發揮這樣一番妙論，我聽着，怎麼也不能入耳。呆了半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

來。想不到他在陸軍大學畢了業，就變成這樣的一個人；國家設辦高等軍事教育機關，每年不知花費人民多少血汗錢，結果卻造就出這樣的捍衛國家，造福人民的人材來，豈不令人痛心！這些話在我心內直打轉兒，我勉強的忍住，不會說出來。當時點頭而別，各自回到旅館裏去。

那晚上本來和他約定的第二天乘火車回國。可是第二天我在車站上等他，怎麼等也等他不來，看看離開車站只有一個鐘頭了，我只有趕忙到旅館裏去找他。到了那裏，門口站有勤務兵，不許我進去。我一定要進去。到他房間裏一看，還是昨天見面的一批人在那裏，却單單不見這位麻將做官論的仁兄。我探詢他到那裏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說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陰險，跑去問勤務兵，才知道他昨天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陸軍大學畢業生鬧翻臉，結果打起架來，彼此都被刀子把臉劈傷，住到醫院裏去了。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心裏想，這一下，他的「麻將做官論」可要破產了！後來我回到新民府，打聽各方面的朋友知道這位仁兄那天的確鬧了這回事。

## 第十一章 武學研究會

我對於滿清政治不滿，對於革命抱着同情，已非一日。但有了行動的決心的，是我到新民館第二年的事。那時中日安奉鐵路協約剛簽訂，接着又發生了閩島問題（吳祿貞抵抗日軍，其英勇義烈使我深受感動。）這些問題的發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一貫政策下必不可避免的。

在新民府，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前面說過的王石清鄭金聲等而外，尚有王金銘，施從雲，戴錫九，孫毓燾，張之江，張樹聲，張憲廷，劉驥，馬醫李某等。我們幾個人，雖然有的在工兵營，有的在輜重營，有的在騎兵營，有的在步兵營，但彼此往來，極為親密，無日不見。因此，雖的志趣如何，雖的個性如何，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同時也就無話不談。有一天工兵營排長孫毓燾到房裏來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書，他就很高興的說：「你還想當忠臣孝子嗎？」我說：「當忠臣孝子難道不好不成？」他說：「當孝子，我不反對；當忠臣我可不敢！」又說：「等一回，我拿兩本書給你看，你就知道我的話不錯了。」他把兩本書拿來，一本是嘉定屠城記，一本是揚州十日記。記得他給我這兩本書的時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尋常。他回回翻過視了一回，才從腰裏掏出書來；遞給了我以後，很鄭重的和我說：

「沒人的時候，你再拿出來看，千萬不要叫別人看見，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說完了，他即匆促的走開。

關於滿漢種族上的怨仇，以前我雖然知道一些，但僅僅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滿清入關的時候，虐殺漢人的種種事實，我是絲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這兩本血淚寫成的書，我出了一身冷汗。閉起眼來，看見親子們殘酷猙獰的面目，聽見數百萬鷄犬不如的漢人的慘號，不由我咬牙切齒，誓要報仇雪恨，恢復種族的自由。

自己本來是個不能安於腐惡的現狀，懷有反抗情緒的人；此時又經這種種刺激，心裏的火山，便新加了幾個噴火口，血液被燃燒得沸騰，不可遏止。軍中一部分有良心熱血的官長，對於清廷的營壘誤國，也都憤恨不平，深惡痛恨。在這種無形的一致要求之下，我們常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遂想到暗自組織一個團體，大家商榷鼓勵，從而作推翻腐敗政權的工作。

最初同意參加的份子，計有王金銘、施從雲、鄭金聲、王石清、岳瑞洲和我，一共六個人。

王金銘施從雲是由第五營第十八標撥來，二人都年七十九歲，王爲第一營營副，施爲第二營營副。他們兩人都品行端正，吃苦耐勞，內外如一，好學不倦，主爲人足智多謀，遇事果敢善戰。當初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就看出他倆是有熱血良心的人，但因彼此都是新交，許多話不便深談，兩方意思意見，也就不會立即打通。後來終於使我們成爲同志者，不能不感謝徐世昌的被毒刺與錫良的繼任東三省總督這十個變動。

徐世昌的免職，據說是被人參劾；我想滿漢種族的畛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影響到我們的，倒不是徐世昌的去職，主要的還是錫良繼任後的種種令人憤慨的作爲。

以前徐世昌在任，時常派人到新民府來，看馬匹，驗軍械，查問軍中情形。他自己每年照例要經過新民府三四次，每次都由王化東協統帶着隊伍到車站去候謁。車子進了站，徐總督照例先延見王化東協統，問士兵有病沒有？房子潮濕否？軍隊訓練的情形怎樣？并且親自視察部隊，問士兵生活實況，摸摸士兵衣服的厚薄，愛護備至。而後再延見地方官張知府。每次都是這樣。及至錫良繼任總督，每次經過，總先問：「張守府在這裏嗎？」張即登車參見謁安，扯了几句閒談，就要開車。張守府說：「軍官還在這裏等候着。」及至王化東協統進見，他就把頭一昂，眼一斜，問：「你們軍隊搶了人家沒有？」王協統趕忙說：「我們隊伍向來認真訓練，不敢有一點越規行動。」錫良還要囉嗦下去。

清廷末年，國社飄搖，人心浮動。他們這些朝廷親貴的一言一動，都與軍心有重大關係，錫良這種傲慢荒唐的態度，叫人怎樣能够忍受？王金銘施從雲兩位從此日常神情態度便有些不同，談話之間也漸漸有了顯明的表露。我之與他們交誼日趨親切，并且公開傾談到反對清廷，同情革命的語頭，就在這個時候開始的。

我們六個人組織的團體，是採用讀書會的形式。經我的提議，定名為「武學研究會」，以掩

上察耳目。會長一席當時推我担任。鄭金聲，王石清，岳瑞淵等，都由我的關係，早與金銘，從雲結識，而成爲知交。大家都志同道合，幾個人一條心。那時我們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清廷的昏庸，政治的腐敗與日本侵略的可恨。我們知道欲抵禦日本及其他列強，必須先推翻清廷的統治。我們欲利用現成的武力，以爲推翻的工具，希望新的漢族的政府早日出現。我們每天聚到一處，以讀書爲名，暗中即討論些擴大人數，運動軍隊等等的具體問題，或是互相報告各人所得的時事新聞；何處新起革命運動，何時又有朝廷貴官盜爵的黑幕等。那時報紙上時常揭露許多清廷親貴的醜史，其中尤以關於慶親王的爲最多。凡有「慶字號買賣」字樣的記載，就是指的慶親王賣官的事。比如有一次袁世凱部下大名鼎鼎的段芝貴花一萬兩現銀買了女戲子楊翠喜送給慶親王的兒子振貝子，慶親王被其子所慫恿，即放段芝貴爲黑龍江巡撫。各報無不痛加攻擊，江春霖，趙炳麟等三位翰林亦連連上奏參劾。後來御史包圍慶親王府，嚇的楊翠喜跳牆而逃。這種種政治的黑幕，報紙上都發憤揭露。當時報紙的敢於說話，權力之大，都是後來所沒有的。

在這裏，我豈特別說明的，是我們活動的方式還十分幼稚，主要不過是感情的聯絡和結合；至於理論方面的探討，以及組織技術等等的研究，嚴格的說來，是很不夠的。這原難怪，因爲我們都是窮小子出身，不但政治認識缺乏，而且所受的教育本來就不多，即連最低限度的鄉村學藝

，我們也很少有住過幾年以上的。大家所有的，只是一種直感的內心衝動和要求，覺得不可遏息。在進行與實踐上，則完全暗中摸索，不知走了多少冤枉的道路。

我們活動的範圍逐漸擴大到各營各連：工兵營方面有高震龍，孫諫聲，戴錫九等；騎兵營方面有張之江，張樹聲，張憲廷等；他如李妍，龔栢齡，李鳴鐘，鹿鍾麟，葛盛臣，石敬亭，劉驥，周文海，商震，鄧長錚等百餘人，皆極同情。他們雖然沒有加入我們的武學研究會，但我們已經把他們看成準同志之列。此外二十餘參謀長劉一清（原為吳祿貞參謀，來此後，於二十餘官佐影響很大），第三鎮參謀官孫岳，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等，也無形中早已和我們表示了積極贊助的意思，取得密切聯絡，時常供給我們宣傳的資料。

專有技巧，這時忽然王化東協統辭職，換了一位潘××繼任。當王協統在任時，治軍極為認真，任用多量的品學兼優的人材，為學術兩科的教官，努力在教與練兩方面兼顧，目的要使兵在伍時為好兵，退了伍，仍為好百姓。士兵以及下級官長，都一天天不斷的進步。潘協統繼任，不知聽了誰的話，說王協統治軍過嚴，故應一反其道，方可收買軍心。因此潘××接任的那天，集合各級官長目兵講話，即把他的態度明白宣告出來。那次用意卑劣的講話，到現在我還能清楚地記的：

第一，他說軍人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不應該受嚴厲紀律的管束。比如這裏不能去。

裏不准去，那事不許做，這事不許做，等等，就未免太輕視了軍人的人格。

第二，他說軍人偶然以賭博消遣，不應該認為不正當的行為，只要不妨害公事，沒有什麼不可以。賭博能夠活潑精神，調劑生活，是軍人應該享受的娛樂。

第三，他說軍隊裏操練固然重要，但也不必太認真。只要公事上過得去，就很好很好了。

這一番高論，使我身上一陣陣的發癢，心頭一陣陣的火熱。我想，這位潘協統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腐惡官僚！但是他的話未免說得太露骨，已經明明白白把他的狐狸尾巴顯露出來了。他沒有意圖用這種卑鄙可憐的手段來收買軍心，結果恰恰適得其反。稍有思想，稍有骨氣的人，對於他這番話是誰也要嘔之以鼻的。

講完了話解散，大家異口同聲痛詆潘協統的荒謬。到了晚上，我們讀書會開會，就以潘協統這番談話為中心，作為我們擴大宣傳聯絡新同志的資料。並且令配人員，商酌步驟，鬧了半夜才散。後來自然發了不小的功效。

潘大協統接尋不到半月，軍隊中紀律完全廢弛。新民府街上每天總有數起士兵砸鑿子鬧飯館的專情發生。後來弄得潘大協統自己也看不過去了，便自己拿着槍把門。因為他自己講過，軍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太嚴，所以站崗的阻止不住「大丈夫」的隨便出入。此外各營裏公開賭博，偷竊的事情也時常發生，情形鬧成一團，大家沒法干涉，弄得潘大協統只好御駕親征，滿處抓人

·「姑息養奸」，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錯誤的。

宣統二年（一九〇一）九月，原來的獨立第一二團和獨立第一混成協，另編為第二十鎮，由陳官統制。

陳統制字二菴，為人精幹練達，到任後，很想將北洋軍中許多積習革除。如公費不歸公用，柴價不交，兵，馬乾不歸馬用，概由團營長侵吞分配，等等惡習，他都很想整頓一番，這種大刀闊斧的精神，確實博得了一般青年軍官的極度同情。不過那些嗚憤兵血的先生們，却因此恨他入骨，百般設法阻撓。從此營中軍官間對立，日漸顯明。

陳二菴對於官長的學術兩科，看得也非常着重。記得那年九月底，舉行官長考試，內堂外場同時舉行，各級官長都須一律參加。

以前潘××與五軍官學術科，向來是不過問的，他自己就是個有名的標準飯桶，教育方面的事情，全權委諸兩個教員官和一個參謀辦理，團王找小鬼，小鬼找團王，土地堂裏找不出證據。這三個人全權大臣，是同階大協統一樣的，只坐在那兒拿乾薪，什麼事也不管。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一旦聽說要考試了，三位大臣立時着了慌。考慮了多天，想出一個辦法，就是串通作弊，預先把題目洩漏給各級官長，免得大家考試不及格，使他們自己臉子過不去。那知事情敗露了，陳二菴大為震怒，派人查察，結果將他們三個人一齊革掉，另新擬了題目，作第二次的考驗。

這次的結果，僥倖我又攷取了第一。

經過這次考核，陳二蕙將程度低劣，名譽不佳的營長，撤換了好幾個。我就在此時升任第四十營第八十標第三營的營長。

過了不久，北京政府又派人來檢閱我們東三省的駐軍。這次校閱給我的印象，更助長了我民族意識的抬頭。

這次來校閱的是一批少年親貴，都是軍需府裏派來的貝子貝勒們，一共十幾位。這一來，可把官長們着了慌，急忙各自趕造假賬，連夜將從光緒二十一年起，幾年來的柴價馬乾公費等賬目造好，準備着給校閱者查看。並又專人到天津購置上等洋瓷馬桶二十個，每枝價值兩元的雪茄煙兩百盒，海參魚翅兩百斤，其他奢侈貴重的物件，無不應有盡有，以爲招待之用。

那時天氣正冷。那些養尊處優的貝子貝勒們，一個個穿着狐裘禮服，闊步昂視。把檢閱隊伍的使命放到腦後，成天詢苛求供應，胡啼亂罵。甚還開的無聊，把價值昂貴的雪茄煙扭開來，投到火爐中燃燒，以爲笑樂。再不就不然就滿營亂鬧，查看賬目。走到這一營，翻了翻賬目，張嘴就罵：「媽兒巴子，假賬！」走到那一營，翻了翻賬目，也是罵：「猴兒崽子，假賬！」弄得大家沒辦法，於是急忙商量應付方策。這時有一位四十協的軍需官，安徽合肥人，名叫吳慶寬（曾在將弁學堂畢業）的在座，大家贈他一個外號叫做「老母雞」。這人老奸巨滑，是個道地的官僚。這

時大家正愁鎖着眉頭，只聽見他站起來說道：『我有辦法』。大家高興的不得了，齊聲說：『你着辦法，就說出來，我們願意依着你去辦。』

『只要依着我，準保成功。』老母鵝十分有把握的樣子說道：『你們只要肯拿錢，叫上幾十個日本竊賊兒，教她們一人拉一個，把這班王八蛋統統拉了走，什麼事不就完了？』

大家一聽這話，有的漲紅了臉，覺得爲這事用到日本竊賊兒，未免有點犯不上；但有的人却主張事已至此，不得不這麼辦。結果，少數服從多數，爲了飯碗問題，遂通過了老母鵝的提議。

等到學員們吃過燕席，走到街上溜躑，一羣預先約好的，妖精似的日本竊賊兒蜂擁而上，一個人拉了一個，一個個被拉到簞子裏去。一進簞子，這班大爺們就被奉承的昏天黑地，校閱的專完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有幾位在簞子裏一住五六天，還捨不得出來。後來一算簞子裏的賬，共花二萬幾千塊。

『真厲害！』我當時說：『拿錢給欵差們玩娘們就可以；給營兵的洗澡，就不行。這真是那裏的話！』

校閱完了，大家想起這班校閱員們兇橫霸道，無不切齒痛恨，無形中幫助了革命的進展。這時我同金銳從雲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首先將簞子剪掉，以示非幹不可的決心。在那時，誰要是翹去簞子，就被人目爲大逆不道的。從這種行爲，很可以看出我們當時心裏是怎樣的憤激了。

就在這一年的全尾，又由金錦發起，聯合孫諫聲，張振甲，董錫純，石敬亭，周文海等，成立了山東同鄉會。以保護同志在山海關外開墾爲名，籌措巨款，購置彈藥，以爲準備。同時暗中派人與內地的革命分子結納。其他外層組織，尙有陸續成立同學會和同志會等。至於我們的讀書會，這時也愈加充實起來，專等待成熱的時期到來。

## 第十一章 從二月到八月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二月，陳宦去職，二十餘的統領改由張紹曾繼任。張先生是河北大城縣人，和第六鎮統領吳勝貞，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同爲北洋軍中傑出的革新人物。他的繼任使軍中新派分子頓呈興隆活潑的氣象。

以後，有一天特召集營長以上的官長講話。大意說，國家艱危至此，吾輩軍人應倍自厲，不負國家人民之重託。關於軍紀整飭，訓練方針，官兵一致以及與利除弊等等各方面，都請大家不要客氣，盡量發表意見。如覺一時想不周到，那就以後用書面寫給我——當竭誠採納。說時態度和藹誠懇，講詞極有條理，表現着他豐富的學問，和他做事的熱誠與決心，使我聽了非常感動。說完，就等着大家發表意見。可恨那天站起來發言者，說的完全是一派子恭維濫調，敷衍門面的話頭。這種腐敗的官僚惡習，很使我覺得失望。回到營裏，我一肚子苦悶，很懊悔當時不會把自己的意見痛痛快快陳述一番。捱到夜間一點鐘，我終於從床上起來，鼓起勇氣，提起筆給張統領寫了一頓條陳，一共列舉了六項，切實指說軍中與利除弊的諸點。後來這條陳給我們總統范國璋知道。他和我說：「你講的太毒辣了。」那條陳的五六兩項我已記不起來，頭幾項的大意現在還能記得：

1. 所有沒有志氣，自甘墮落——吃喝嫖賭吹的軍官，應一律撤換；
2. 學識淺劣，不懂軍事，不諳訓練，因循苟且，故步自封的軍官，應一律撤換；
3. 軍中公費不歸公用，多入個人私囊，此等惡習，應從嚴澈查，切實革除；
4. 馬乾柴價應歸士兵公用，私已分肥，實非當有，應請立即取締。

那時軍中的惡習，可以再在這裏補說一下：最使我看不慣的，就是軍中一切專講派頭，專講樣子，換言之，即是不重實際。比如操練的事，完全敷衍塞責，不是爲的準備作戰，而祇是預備給人家看的。體操一課，不但官長不參加，連士兵也不注重，僅僅每連裏派兩個兵出來，集合到一起，練些「拿頂」，「飛腿」，以及各種的花腔手法，準備着有人參觀，就拿出來表演一番，以博稱譽。打靶原是軍隊訓練最重要的事，然而這裏一年之中還練不到兩次三次。練兵無非是要打死敵人，可是這樣的練兵，幹什麼用呢？再比如做工事，無論是進攻，無論是防禦，都是不可或少的。可是我們這裏的軍隊，却從來不練習掘造障地，預備作工專用的鐵鍬鐵鎗鐵鏈等傢伙，全都油漆的嶄新，放置在軍械房內，永遠沒看見拿出來使用過，只準備着給人來點數而已。總而言之，這裏一切全是擺樣子的，全是假帥，絲毫沒有想到真正作戰上面來。這些情形，再加上前面數章中屢屢說及的公開貪污等惡習，成爲軍隊中積重難返的嚴重病根。我向張統制提陳的幾條簡單的意見，原都緊繫着這種種種弊病而發，決不是無的放矢。范標統說我的條陳過於毒辣，也

就是這個意思。

這年夏既，新民府大水，水勢由東北奔向西南，營房的東面和東南有正當裏街，牆垣被衝塌許多處。——順便在這裏略說一點地勢：這新民府，原名新民屯，東去十八里是有名的巨流河。西面四十里是白棋寶，也有一條大河。我們的營房，位置在新民府的東邊，外面一個大壘圍住，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都約有兩三里路寬闊。正中是協統衙門，東西兩側是標統住所，南北有平列的步兵兵棚六個。衙門北首是砲兵營，工兵營，騎兵營，輜重營和醫院，西南角上有藥庫。出西圍子門爲勦忠祠，歷年陣亡官兵都列名於其內，北邊是一大塊義地。這土圍子東南北三面都沒有門，只西面開一大圍子門，是出入唯一的孔道。步兵營每營之後都有一口井，是輓井。馬路都是從東到西一共三條。圍牆高有一丈二尺，底下闊三丈，牆頭闊一丈五尺。圍牆內有「打靶場」。圍牆外面八里遠近的地方有大溝，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五尺。每年夏秋兩季，巨流河水漲，向西南奔騰，正衝擊着圍牆；因爲營盤地勢低窪，裏面的積水流不出去，外面的洪泛反撲向裏面灌注，往往使圍牆之內盡成澤國。這年水勢分外大，情形萬分險惡，當時動員全體官兵搶救，各級官佐都忙着督兵堵截。我們的潘大協統也不得不趕來監視。

他來到一點看，各級官長都到了，裏頭單單缺少七十九標二營的兩位管帶。他就問值日官，一營同二營的高王兩位管帶爲什麼不來。值日官連忙向他們領公館裏通知，催促他們補從

「請進來。」

「你倒管帶到了，潘大協統一見面就沒頭沒臉的大加申斥了一頓。可是在這裏，有一樁使人永遠不能忘記的事，那便是潘大協統新接事的時候所發表的那一番軍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嚴嚴的諷語。而且他自己也是每天九點鐘才上公署，不到下午三點鐘就走，處處都是虛糜沒事，敷衍塞責。因此下級軍官們也群起效尤，慢慢的成了一種風氣。現在他突然嚴厲起來，發這一場威風，苗口協統是我，我是協統的哩，還起官架子來，人家怎麼心服？因此一發回二發的預管帶，滿肚子不高興，背地裏就說了許多怨言。正當他們領着手冊腳議論協統的時候，不巧潘大協統的執事官賈凱——就叫外國師——正從那兒走過，都把話聽了去。後來潘大協統派這位賈外國師去帶工，怎麼說他也不肯去。潘大協統就問他：

「你為什麼不去？」

「高王兩位寄帶在那裏罵你，我沒臉去帶工。」

「罵什麼？」

「罵你八代！」

潘大協統一聽這話，不由得心頭火起，立刻把他倆找了過去。問他們說：「賈辭官說你罵我八代。你個罵了沒有？」

高王兩管帶齊聲說：「沒有罵，我們那裏敢罵協統？」

「你們一定罵來！要是沒有罵，賈執事官怎麼會說呢？」潘大協統說時，臉上青一陣，紫一陣，像被誰劈面打了幾拳的一樣。

爭執了大半天，高王兩管帶就說：「罵就罵了吧，我們說沒罵，你非說我們罵了不可，那也沒有法子。」

沒等高王兩管帶說完，潘大協統回頭就走。我們都在旁邊，看見風勢不佳，就有幾位跟隨了去，代他們倆求情。可是在那種情勢之下，已經無法挽回。這時張統制住在奉天，潘協統回到盛京，就給張統制打了個電報，說高王兩管帶違抗命令，玩忽險工。罪狀只八個字，字字都藏着刀劍，張統制接電報後，馬上回了個「立即撤差，聽候查辦」的判書。

在潘大協統雷厲風行的手段下，高王兩管帶終於撤差了。這事對於他們自己固然啞子吃黃連，有無法申辯的苦楚；就是大家心裏也都替他們抱屈。因為潘大協統自己先就不能以身作則，並且一上任就濫些逐人的米湯，藉以收買人心；等到大家的壞習慣已經養成，却又來一個發威棒。輕輕的給人家一個罪名，把人家斷送。這不是居心難佈人是什麼？不論如何優良的軍官目兵，如果做長官的不能善為領導，不能處處身體力行，軍心也終歸要亂散，紀律也終歸要廢弛的。消軍如此，推而至于政治何獨不然？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却是中國吏治的一顆通

病。

不過我雖然很替高王兩位的前途嘆屈，另一方面却也很爲欣幸。因爲高王被赦，七十九標二營同二營營帶的職位，後來是由金銘從要兩位繼任的。這却種下了灤州起義的根苗。

水災過去，接着大鬧起瘟疫來。那瘟疫據說是從哈爾濱傳過來的，中國名字叫「鼠疫」，外人則稱爲「伯斯塔」。病勢兇惡，傳染非常迅速；染到身上，一星期即可致人死命。屍體都呈現黑色，可怕之極。因此個個驚魂失色，一時新民府到處忙着防戾。

軍隊設辦的防疫處，是在營園子西門外的勸忠祠內。醫生每天頭上戴着白帽，嘴上套上白口罩，身上穿着白衣衫，腳上穿着白鞋，手裏拿着外國買來的石灰酸之類，到營房裏消毒。防疫處收容的病人，大部份都是各營的士兵，間或也收容百姓，但爲數很少。大門一天到晚緊閉着，吃飯的時候，由外面把飯遞進去，送飯的人在門口等着，吃完了再把碗盥備伙遞出來。防備隔離得非常嚴密。百姓少見多怪，就以爲裏面滿藏着神祕不可告人的事。於是亂造起謠言來。有的說病人一抬過去，就沒法活命；有的說裏頭堆滿石灰，病人進去，就用石灰活埋。把一個防疫處說得如同殺人場。士兵本來沒有什麼科學知識，聽見百姓這樣傳說，也就讓防疫處如閻王殿，即使有病也不肯進去。一天，我那一營裏的一位後隊的楊排長身上發熱，真寔說，趕忙跑了來，也沒問個長短，也沒有診察，就說：「伯斯塔，要隔離！」馬上就令伙役把他抬走了。楊排長一聽，

忽得啾啾從床上爬起來，順手拿了把手槍，嚷着說：「我沒病，誰要抬我去？我就拿手槍打誰！」

「嚇得伏後倒退了幾步。楊排長沒有進防現處治療，但也慢慢的好了。」

我們學歐西人的東西，一定要把他學全了，最怕只學一點枝枝節節的皮毛，不知不去作真正的研究。比如西醫，如果半生不熟的只學人家穿白衣，穿白帽，學一些百姓看不慣的洋派頭，而學識經驗一無所有，只拿病人的性命開心，委實有很大的惡影響。吃雞蛋蛋生不熟也許不要緊，吃小米半生不熟可要生病。還有一層，我們舉辦軍事必須先使大家了解，萬不可裝着被襠跳井，使大家莫明所以。試看防疫原是多麼好的事，只因大家不明白其內容，不懂其意義，反致舉出手槍來抗拒，這真值得我們深思的。

清陸軍章制，本來是每隔三年，舉行一次裁撤。辛亥春，規定這年八月，陸軍編為五鎮，第一鎮，和第一混成協等赴永平府秋操。軍先第一鎮軍官，鎮軍官份子，鎮和第六鎮吳融貞，第二混成協藍天壽，董商，暗謀廢秋操時，私帶兵子彈，推機殺軍，不殺軍機微露，清廷起了疑心，那鎮吳融貞，任新軍副統領，在東三省，都宣傳革命，震露秘密的，因此清廷對吳的疑心更夫，至時遂停止第六鎮秋操，第二鎮和第三混成協，即協提督，應請舉行，會于鎮提督，即在金鎮選拔參加部隊，當選長十八七，九，為主禮，各鎮各標都挑選官長自兵參加其中，各編成混成協，調赴秋操。這次秋操的預備，規模很大，儀式隆重，單獨從軍事上說，是具有檢閱自練辦新兵以來的

成績的用意；如果從政治上着，當時革命空氣瀰漫全國，武昌首義一帶，簡直一觸即發，這次舉措，當然更含有重要的政治作用的。

誰料正在軍隊紛紛調開澧州的時候，武昌舉義的消息就已晴天霹靂似的傳來。這裏的秋操即中途停止。這是宣統三年陰曆八月十七日，西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一般青年官佐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大家身上如同打了嗎啡針一樣，一時興奮欲狂。清廷見情勢緊急，急令所有部隊停止調動，只留七十九標金銘從雲張應功一二三營駐紮澧州，其餘部隊各回原防，以待援命。當時清廷決以武力對待，臨時編成的隊伍，計有馮國璋第一軍，段祺瑞第二軍，以蔭昌為總司令；後來格于形勢，乃又擬用以漢人制漢人的故技，重復起用袁世凱為總司令。這裏還要補敘一筆，東三省總督錫良抵滬半年前撤換，這時已改任了趙爾巽為東三省總督。

武昌首義的激文傳了開來，各省紛紛響應，北方各省亦都激起了很大的波瀾。新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覺得軍隊不穩妥，自己責任重大，即在瀋陽召集新舊將領會議，討論應付時局的方針。及東三省應持之態度。當時被邀的，新軍計有二十鎮，第二混成協，第三鎮（統制曹錕，盧永祥代理），凡鶴統以上的將領都在被邀之列。舊將領方面計有五路巡防營統領。正式會議之前，新軍將領如張紹曾、薩天爵、劉一清、盧永祥等先在十處開預備會，討論在會議中所持之態度。預備會議果，大家一致主張東三省宣佈獨立，對清廷不出一兵一卒，械彈糧秣也一概不供給，以禦其進攻。

武昌之府。

正式會議時間定在下午四時，大家都到齊了，惟獨趙總督和某統領遲遲未到。一直等到五點左右，總督才坐着轎子蹣跚而來；在轎子前面，某統領先搖搖擺擺走進來。他兩手托着一個羊腿毛巾包，裏頭裹着三隻三炮台的香烟筒子，走進屋裏，就把毛巾包望桌子正中一放，氣喘喘的說：「媽拉巴子，這是炸彈。咱們今天誰要說妨礙皇上的話，咱就敲響他，誰也別想逃出這座屋宇！」

說完坐下，雙手握着那毛巾包。趙總督隨後笑嘻嘻的進來，只說諸位久等了，當即宣佈正式開會。

總督首先立起發言，內容可分三段：

第一段：我們拿皇上的俸祿，吃皇上的飯，我們連骨頭都是皇上的，朝廷的深恩厚澤，爲國子的不應一刻忘記。我們要鞠躬盡瘁，以死相報。這是我們軍人的天職。現在湖北亂巨賊子反叛朝廷，實屬人神之所共棄，天地之所不容。

說完這一段，總督斜着眼珠望了望大家。一看將領中有許多在怒目縱眉，神色很不對，他守著趕忙喘了口氣，改過語氣來。

第二段：諸位還都年輕，遇事總不免愛莽撞。須知英雄難敵時勢，咱們總要見機而行。這時我

們東三省最好不動聲色，什麼態度也不表示；湖北果然成功，咱們再響應，那時少不得有咱們的份，如果失敗了，那時咱們並沒有表示，自然也沒我們的事。我這麼大年紀了，什麼事沒經過？你們聽我的，準保沒有錯。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接着又說——

第三段：現在朝廷還沒有旨諭下來，咱們的要務是「保境安民」四個字。抱定這宗旨，無論是誰來，咱們也正堂堂拿得出去。地方百姓能安居樂業，就是咱們的一大功勞。這是我的意見，大家是否贊同？

總督說完了，屋裏是死一樣的寂靜，待了半天，他又催着說：「怎麼辦？大家說話呀！」

噤了半天，依然沒有一個人發言。（那羊肚毛巾包裹到底是不是真有炸彈，誰也猜不透。）總督沒奈何，摸了一摸脖子，站起來說：「咱們今天應當鄭重的表決一下，誰贊成我的意見，就請舉手。」

當時某統領先舉手，五路巡防統領也隨着舉了手，可是新軍這邊各鎮統領，各參謀長，各糧統，——所有新軍將領却依然低着頭坐在那兒，動也不動。

總督一看會場裏的情形，覺得這個事不好收台，於是厚着臉皮，用着乞憐的口吻，又向大家噤噤起來：——

「我這麼大年紀了，頭髮也白了，什麼事都不想幹了。大家今天總得賞我個臉，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家總得讓我老面子過得去。有什麼困難，大家儘管說出來。咱們從長討論，也許是曠上了年紀，話沒說清楚，大家沒聽明白，現在我再說一遍——」

于是又把上面的話重說了一次。接着又付表決。這次新軍將領裏頭某代統制首先舉了手。聽他這一破境，大家也就不得不隨着舉手。樂得個總督笑開了臉，連聲說：「這是全體通過了，我有面子出得這道門了。」哈哈的笑着，宣佈了散會。某統領依舊拿起那羊肚毛巾跟在後面徘徊而去。

會議完了，大家走出來。新軍將領中有許多人氣得要死。藍天蔚氣得走過去，將某代統制的袖子抓住說：「你這個傢伙，在外頭我們怎麼說，說定了的不算，到裏面又舉手。」

某代統制臉紅耳赤的說：「老兄，光棍不吃眼前虧。桌上擺的什麼玩意兒，你難道沒看見？而且我舉手也只舉到耳朵跟上，我是一半贊成，一半反對。你們沒看清楚，就隨着亂舉手，誰叫你們舉手來？」

大家互相抱怨了一陣，方才散了。

那邊東三省新舊駐軍的將領在瀋陽開着關係重大的會議，這裏在新民府的將領都以萬分焦慮的心情苦念着。後來赴會的人回來，大家都爭先恐後的去打聽消息，潘統先回來，和大家說：

「咱們只應該忠君愛民，其餘什麼事也不要去過問。」

大家聽說，知道事情糟糕了。後來有人看見藍天蔚，藍協統非常憤激的說：「現在到了咱們流血的時候了，咱們得自己想法子幹！」

##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敗

自從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漢州秋糧中途停止，留在新民府的我們一般傾向革命的同志們，人人興奮的坐立不安。鄭金麟，王石清，戴錫九，我，和馬醫生李某等，常常在一起聚晤，商議，我們應當怎樣對武昌響應，應當怎樣在新民府發動；大家都想着在這方面軍事沒有動作之前，要發自己力量，做一番工作。於是在軍隊裏暗中鼓動，有時分頭到各營裏去串門兒，乘機向目標們宣說革命的道理；有時寫印傳單，向各處散發，一時工作緊張，情形非常活躍。這時我家裏弄來一架油印機，從早到晚印刷傳單，每天將大漢報等刊物上所刊載的民軍勝利的消息，各省響應的文電，還有許多鼓吹革命的小文章，都摘錄出來，用油印印好，每次三四百份，到晚上派人偷偷的到各營去散發，或是由郵局寄到本地各機關去。常常忙的連夜不睡。

不料從那架油印機身上，却露出一個破綻來。原來那油印機是營中公用的。我派護兵王某取回我家裏，怕被人家看見生疑，還特意叫他用布把外面包着。不料走在身上，被范標統碰見。這護兵爲人極忠實可靠，只是遲鈍笨拙的很，一有動靜也不會瞞。范標統問他手裏拿的什麼，他就老實告訴他是油印機，問他拿到那裏去，他就老實說：「送到馬大人家裏去。」范標統當時倒也沒有在意。及至後來營中檢查信件，發現大批油印傳單，都是本地的對戰，各兵棚裏也不斷的發

滇滇印的宣傳品，都不知從何而來。范樞統慢慢把這事和那天送油印機的事聯想到一起，才恍然大悟。於是暗中對我特別注意起來。但我當時仍是悶在鼓裏，並不知道這些情由。

各省獨立的消息相繼傳來，我們秘密宣傳和聯絡的工作，也一步步加緊。這時清廷已經重復聽用了袁世凱，第三鎮和第二十鎮，都接到調開關內的命令，準備攻擊民軍。但將領們却各打各的主意，觀望不前。這時二十鎮的將領們，大約可以分爲三派：一是革命派，主張立刻出動，進攻北京，劉一清王金銘施從雲等都是；二是保皇派，主張開赴平漢前線，攻擊民軍，蕭廣傳，潘慶恩，范國璋，徐廷榮等都是；三是中立派，這又可名之爲穩健派或滑頭派，主張觀望，將來那邊勝了，就望那邊倒，抱定了不吃虧的主義，陳寶龍，周子實等都是。張紹曾統制被這三派包圍時，進退失據，恰如周公瑾從柴桑口向東吳時的處境一樣。一回見革命派去見張統制，說：「時勢緊迫了，你得馬上帶領我們去打北京！」張統制說：「對！你們的意思我都明白，我們一定聽，你們先回去。」革命派走了，一會兒，保皇派又來，說：「咱們的骨頭都是皇家的，統制得拿定主意。」張統制只好說：「我自自有辦法，你們不要作急，你們先回去。」保皇派走了，一會兒中立派又進來，說：「事情太大了，請統制不要輕作主張，我們這時千萬不要哮喘，將來有機會再說，這是最穩妥的辦法。」「對的，你們的意思很好，你們先回去！」張統制只好用同樣的口吻來敷衍。這派走了，那派進來，有時這一派在棚子裏說話，那二派就在外面守着，等到出來，

大家遇在一起，就互相叫罵起來，我罵你是滿清的走狗，你罵我是亂臣賊子。弄到後往往掏出拳頭來拚命。於是張統制又要跑出來勸解，大聲的嚷着說：「你們不要吵，我自然有辦法，快回去！」一天天過去，張統制眼着無法維繫。

其時清廷派彭家珍押運五千枝槍，五百萬發子彈，由奉天運向漢口前線接濟。彭家珍原是革命黨，就事先電告金銘從雲，運到灤州，即被張統制派人到車站扣留。金銘從雲諸同志因時機急迫，不可錯過，又同去見張統制，切實要求他即刻和吳祿貞藍天蔚聯絡一致，率隊直搗北京。張統制則以爲本鎮高級將領，多半都是保皇派，若是倉卒勉強從事，一定得不到好結果。乃想出一個權宜辦法，提陳了十九條政見，要求清廷改革政治，宣佈立憲，反對討伐民軍。請清廷立刻容讓，態度很是強硬。張統制的意思，以爲這樣的辦，可以相當滿足一般守舊將領的要求；而條陳提上去，清廷必不允准，而後發動革命，則舊派將領也就死心塌地，無話可說了。

電報遞到北京，以變生肘腋，清廷震驚之下，不料竟低心下氣，覆電將十九條政見一一接受，並立即入太廟宣誓立憲。二十鎮雖因此不會遵命南下，攻打武昌的計劃，也因此遭了挫折，但張統制預計的第二步也就無法實行，同時被清廷所忌，把他調任長江宣撫使之職，以削其兵柄，原缺由孫榮廷繼任。金銘從雲等得信息，極爲憤懣，會召集在灤州的同志張之江，張樹聲，劉鳳，龔柏齡，張振揚，等七十餘人，在灤州車站的文廟內舉行會議，以爲張統制的撤職，是清廷

剷除革命份子的毒辣手段。張統制的去留，關係北方革命之成敗至深且大。於是一致議決，環請張統制切勿受命離去，同時電請清政府收回成命。

這時第三鎮由盧代統制率領，已遵清廷命令向豐台開拔。他們的隊伍經過灤州的時候，金銘從雲非常憤激，當即奉張統制之命，派隊到車站截阻，向盧代統制嚴詞詰責，要他明白表示態度。盧代統制從車上跳下來，和張統制他們說：「你們不懂我的主意，我是就機起事。我這一去脫離了東三省那個窩子，就好從豐台進攻北京。你們在後面等着作我的應援罷！」

盧代統制這麼一說，張統制及金銘從雲半信半疑，但終於把第三鎮隊伍放了過去。誰知盧代統制到了豐台，一面却打電報到北京，將東三省和灤州的消息一一向清廷告密；一方面又督率部隊去打娘子關，向閻錫山進攻。

原來張統制與吳祿貞藍天蔚等事先已有默約，共同響應民軍，合兵進攻北京。打算以第二十鎮由灤州西進，吳祿貞統率第六鎮由保定北進，兩路夾擊；藍天蔚則留後方策應，以期一鼓而下京都。不料張統制提陳政見十九條的初步手段被挫後，吳祿貞亦被袁世凱派人刺死於石家莊，又加上第三鎮這次的出賣，張統制處此情勢，自顧力量單薄，——即本鎮之中，重要官長也都是保皇派，主張革命的多只是下級將領——因此益發加重了知難而退的心理。那時金銘從雲等要求收回撤換張統制成命的電報，清廷一直沒有答復。張統制進退失據，至此就決意把二十鎮之職交卸

帶了一排人，偷偷的上了火車，回天津去了。

張統制走了，革命派失去領導者，一時頗成散漫的狀態。這時潘協統升為統制，蕭慶傳升為協統，我們八十標的標統仍是范國璋。他們這些上中級的官長，都是保皇派的，於是把目光集中到金銘從雲等人的身上；我也因為取油印機的那次失慎，一舉一動都被我們那位范標統暗中派人監視着。不久我們第八十標即由新民府調往山海關內海陽鎮駐防。因為那時風傳民軍即要在這一帶登陸。范標統奉命，隊伍一開到，即佈置陣地，以為防範；王石清第一營在右，鄭金聲第二營在左，我的第三營則派在中央後防為預備隊。此外砲兵營駐左翼後防，張之江，張樹聲，張憲廷的騎兵營則在沙崗子右翼前方。

二十鎮的革命勢力雖被分散監視，但革命的進行並不中止，反而再接再厲，更具體的轉趨來。推溯這方面革命的醞釀，原受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握有實力的國民黨黨員吳祿貞等，一是在天津任教員的黨員白雅雨和王勵齋等。他們都是奉了黨的命令，由南方北來，在山海關天津一帶活動革命。這時吳祿貞雖已被刺，張紹曾雖被撤職，但二十鎮革命派的將領和白王等的奔走聯絡却格外密切起來。那時白雅雨王勵齋曾數度和我們接洽，他們以為京奉線這一帶，革命實力過於單薄，主張密約煙台民軍由海道自秦皇島登岸，那時再合力發動。金銘的兄弟金鈺，也是一位民黨份子，這時從國外回來，亦奔走於其間，非常努力。

有一天晚上，金銘從濰州到海陽鎮來，找我商談。我住在車站附近一個小舖子裏。金銘一到，剛剛坐下來，不知怎麼蕭協統和范樞統就知道金銘來了，打了電話來把他找去談話。到了夜間，金銘就在我那裏住宿，我們同在一個坑上打通腿，睡到了半夜，他掉到我這一頭來，兩個人開始談起來。我和金銘的意思，都以爲老袁上台後，北軍已漸見振作，如果和議不成，打起來，只怕民軍吃不消；再則北方一帶，情勢一天天惡化，我們若不早幹，終有被保皇派全部消滅的危險。所以主張即刻動手，從他肘腋之間的嫡系軍隊中爆發一枚炸彈，使他們無所措手足。於是金銘把濰州方面最近和南方聯絡的情形詳細告我。當時計劃等到煙台民軍一到秦皇島登陸，濰州和海陽鎮同時動作，三張的騎兵亦在秦皇島西南山嘴發動，鄭金聲爲右翼，王石清爲左翼，我爲預備隊。到時我的預備隊先襲擊總兵陣地，並蕭廣傳范國璋的旅部團部完全解決，而後合佔山海關，分頭進擊北京和奉天省城。這一舉即使不能直截了當的打倒滿清政權，也必使之喪胆，牽制其進攻武昌的行動。商議的結果，我在海陽鎮負責和登陸的煙台民軍接頭，其餘在濰州等地策應者，都由他們去分頭佈置，等約好日子，即行發動。

金銘由海陽鎮回到濰州，白雅雨早從天津到濰，贊有北洋軍政府大部督之印。他因爲南北和議行將決裂，情形已十分緊急，而且京奉線一帶革命的醞釀，清廷亦有所聞，故力促從雲等立即發動，一可以先發制人，二可以爲民軍之聲應。於是濰州大街小巷遍貼起反正文告，公開宣傳，

人人口裏嚷着光復，空氣已被弄到白熱的程度。金銘一看情形，吃一驚非同小可。但事已至此，歸可挽回。大家即到師範學堂商議，一致主張迎就情勢，立即發動。他們明知實力上極不足——滬台民軍沒有到達，各方聯絡沒有妥善——但認定只要幹了起來，則義聲所播，北方青年軍人必定可以自動響應，那種猶疑彷徨，首鼠兩端者，亦必惕於威，翻然相從，則革命自有成功的可能。若是氣候中止，那恰滅絕了自己。於是即於十一月十二日成立北洋軍政府，宣佈獨立，當推金銘爲大都督，從雲爲總司令，我爲參謀總長，白雅雨爲參謀長。十一月十一日晚間即以金銘從雲和我三人的署名發出電文：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順直諮議局均鑒：自武漢起事，各省響應，勢如奔騰，足見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國人民，望共和政體，甚於枯苗之望雨也。誠以非共和難免人民之塗炭，非共和難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難免後日之革命。我公身爲總理，係全國之總代表，決不能以一人之私見，負萬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戰期迫，議和將歸無效。全國人民，奔走呼號，驚惶之至，而以直省爲尤甚。是以陸軍混成四十協官長目兵等駐紮直省，目睹實情，不能不冒死上陳以瀆尊聽。查前奏之信條內開，軍人原有參政之權。刻下全體主張共和，與浙我公詢及莠蕪，不棄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亂事，而免慘禍，實爲至禱。隨發百拜，不勝惶悚之至。」

撤文一發出，沉寂若死的北方，一時革命空氣高漲萬丈，北洋軍青年將領希圖響應者極多。濰州迫處近畿，清廷這時正要動員馮國璋部隊，想先一挫民軍銳氣；却不料後方出了這亂子，把北軍軍心完全動搖。清廷驚震之下，心碎胆喪。袁世凱也不由得手忙脚亂，只得派令通永鎮守使王懷慶到濰州鎮壓撫慰。王懷慶與金銘之兄金鏡從雲之兄從濱原有換帖的關係，希冀他用感情說服他們。他來的時候，輕騎減從。金銘從雲迎接他到濰州駐軍行營下脚。第一句他就同金銘從雲說：『你們做的不對，你們不應該亂來。』

金銘說：『你來的正好，你得幫着我們幹。現下大管都的位置讓給你，若是不受，你也休想走得了。』一時將領頭目將為圍圍包圍，要求他一同舉義。其中有一位排長張振甲，用槍口對着王的胸部，說：『你若不幹，咱就開槍！』王懷慶看見情形如此，就臨時生了詭計，滿口應允了下來。大家當即排成行列，擁着他進城奔印，宣誓就職。大家騎着馬。走了不多遠，王懷慶故意把繩勒住，馬即亂跳。金銘忙問底蘊，他說：『我這馬是頭生口，野蠻不馴，最好大家走開一點，不然就會出亂子的。』大家也也沒防他心存詭計，都信以為真，當即讓開。原來王懷慶是馬奔出身，騎的好馬。這時他乘機回轉馬來，死命加了一鞭，就一溜煙落荒逃走。等到大家掏出槍來追擊，他已跑得無影無蹤了。

王懷慶逃走，濰州自然不為要遭大軍圍攻的危險。金銘從雲等回軍政府會議，都主張一不做

三不休，爲要先發制人，馬上率隊直襲京津。這時七十九營駐灤州的隊伍，際金銘從雲所帶的第三營外，尚有張建功所帶領的第三營。張建功表面上與金銘從雲表示好感，暗中却時常將消息報告給總統范國璋。此時一二兩營向城外開拔，張建功即命令所部在城頭開槍截擊。金銘從雲這時已有決死之心，除分派石敬亭等率隊抵禦外，餘則悉數登車，向前開發。到了雷莊，王懷慶已把路軌挖斷。火車既停，隔着五里路，即與王懷慶所部交鋒，打到深夜，王懷慶那邊漸漸不支，隨即鳴號請求停攻，派人過來請金銘從雲到雷莊那邊去議和。原來王懷慶這次帶來的都是巡防隊，作戰能力很是有限。

金銘從雲即答允回去。左右一齊勸告，都說王懷慶詭計多端，絕不可去。但他們個意志已決，以爲議和如能成功，彼此可免無謂的殺伐犧牲，或竟可直接進攻京津；否則，以身殉志，亦正是所謂求仁得仁。於是都固都要求同去，誓共生死。同去的共有官兵一百多人。

其實王懷慶是存心詐騙，賣友求榮。金銘從雲到了那邊，他即避不出見。金銘從雲正要詢問，伏兵已出，將他們一一捕拿，電請袁世凱發落。袁覆電後，即先將金銘殺害。金銘就刑時，罵不絕口，視死如歸。其後詢問難者有施從雲，白雅雨，張振甲，孫諫聲，戴錫九，董錫純，熊齊賢，韓十四人。餘者都被擄押。最可敬的，是金銘的一個護兵黃雲水。金銘等被害後，王懷慶叫人擄他走，他不肯走，對王破口大罵說：『王懷慶你這個害民賊，甘心當滿清的奴隸，賣朋友的豬狗！……』

王懷慶聽得惱了，遂也將黃雲水一併槍斃。

自從金銘由海陽鎮走後，我就天天盼望着烟台民軍和濰州方面的消息，希望短期內能有佳音到來。一天早晨，忽然范國璋派護兵來找我。我也未疑有他，即隨同前往。到了那裏，范標統說：『袁宮保來電報，詢問這裏駐軍的情形。我要回個電報，你替我幫幫忙。』我坐了下來幫他寫稿子，他就走開了。一直寫到中午，我肚裏餓極了。就告訴面前一位姓江的弁目，我回去吃了中飯再來寫。不想那弁目向我尷尬的一笑，說：『馮管帶，你耐心坐一回吧！標統有話，不讓你出這個屋子了。』又說：『你那天晚上和王大人談的話，協統標統全都知道了。王金銘施從雲今天在濰州成立了軍政府，你是參謀總長。今天一早協統已經見到標文。』

至此，我大吃一驚，一時如入五里霧中，不懂他們爲什麼也不等烟台民軍登陸，也不和我約好日子，便先幹起來。一時心神不定，焦急萬狀。如此一直監禁了四天，最後兩天連飯也不給吃。不料在我被監禁的第三天，他們大批同志已遭了王懷慶的毒手了。

這樣一個在帝制勢力的重圍裏生長起來的革命運動，因爲本身的脆弱，領袖人物的幼稚與貪婪，以及奸人的詐騙破壞，終于瓦解，成爲一場悲痛的失敗。

但是如果說，正因爲這次的失敗，遂使清廷知其大勢已去，恐懼愈深，因此南方民軍的聲勢大振，不久即因而整個顛覆了清廷的統治，這也並不是誇張的。

## 第十四章 正月十一日

我在海陽鎮被監禁到第四天的早上，執事官梁喜奎同幾個弁目到我禁閉的屋裏來。梁是河南開封人，光緒二十九年，在韓家墅我們同為哨長。在這裏順便插敘一兩件事。以見梁的為人，和我們的交誼：——那時梁極好讀書，也希望我專心向學。我說：『我們自小失學，根基不好，自己用功總不行，最好還是請個先生來教我們。』梁告訴我，門口有個賣油條的老先生，是個飽學秀才，原在韓家墅教蒙館，只因為人太老實，學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學生打架，他不責備，只說：『你們慢慢打，不要打破頭。』這事給東家知道了，怪他誤人子弟，把他辭退了。他離家太遠，鄉中不名一文，又患腳疾，沒法回家。因此在韓家墅流落，賣賣油條，又替我們軍隊的廚房挑挑水，藉此維持生活。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們把他請了來，每月送他四元束修；梁出兩元，我出兩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書，念的是四書。每天講一夾，講完即讀，受的益處很大。這時我和梁同住一間房，朝夕相處，相愛如弟兄。有一天，左隊頭棚副目高俊仁到我們房裏坐，他是河南歸德人，和我很熟。因為他抽大煙，談話之間我就勸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廢人，實在痛心。那知高俊仁却生了氣，搶白我道：『你不要這樣說我！騎快馬，坐快車，不抽大煙不算闊！』我道：『兔子不抽大煙，因為牠三片嘴，啣不抽煙槍。』王八和煞不抽大煙，因為它側不過肩膀。我是人，

總麼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談你！」罵得我滾不開眼。當時梁雲奎正在旁邊聽着，聽了的話大怒，跳起來就要打他。我趕忙從中勸阻。他指着大罵道：「你這渾東西，怎麼好話惡話都聽來，弄人家好意勸你，你倒傷他！簡直不識好歹！」「梁的爲人，大都類此。他同我既有這樣深厚的交誼，這時見了面，很難爲情，對我苦笑了一下，說：『你已經批准遞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兩個人也無多話，當即打點動身。我低頭沉思着，覺得這樣輕輕的發落了我，實在有些意外。但轉念又想到，這顯然是他們陰險狡猾的另一種手法。因爲金銘從雲等橫屍已經處死了，倘若還要過細追究，反而把事情擴大，難免不激起新的事變來的。

那天早上，我連自己的住處也沒有回去，便同喜奎和幾個弁目搭京奉路火車前去北京。車到電莊，天已近午。我隔着車窗外望，看見第三鎮的部隊還在不斷地向這兒輸送，企圖澈底解決這次學義隊伍。這種光景，使我背髮髮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緊了拳頭，憤恨地在車旁上擊了幾次。我暗暗的發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風雲際會，誓必繼續死難同志的遺志，推翻萬惡的清政府，並且消滅賣友求榮的第三鎮軍閥。十餘年來我不敢一日忘記我這個誓言，不敢一日放棄諸位死難朋友的遺志。民國十三年首都革命，終於達到我的願望，出了一口鬱氣，把帝制餘孽的毒藥驅逐出宮，把禍國殃民的曹吳軍閥打倒。

到北京已經半年，暫在前門外西河沿一家高陞客棧落腳。那時陸朗齋將軍剛從廣東潮州鎮守使下任回來，任京防營務處之職。他是我們的老長官，別已經多年了。梁喜奎要去見他，我勸我也去。於是同去，到了那裏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陸將軍說明，陸將軍就叫喜奎把我留在他這裏，不必向保定押送了。喜奎聽了這話，很是爲難。一方面他固然爲人慷慨好義，和我私人交誼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於職責的，第八章中曾敘那年彰德秋操後回南苑，因爲丟了一本賬簿，他竟急的跳車的事上，很可以概見他這一方面的爲人。陸將軍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躊躇着說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門，若是交在你這裏，回去銷不了差，怎麼好呢？」

「梁副官」，陸將軍說：「你是我的部下，馮某也是我的部下，你們長官，藩統制，蕭協赫，范標統，也都沒有一個不是我的舊部。你現在把人交給我，回去有什麼不好銷差？」

喜奎遲疑了一回，笑着說道：「話雖是這樣，到了時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却聽來見你，又把人家給了你，回去問我話，我怎麼回答呢？我和馮某是多年好朋友，他們若說我徇私情，把一個叛徒隨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麼辦呢？」

陸將軍說：「你回去不必說謊話，你和他們照實說，就說你順便來看我，我問到，知道是押馮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我交給我。你只管照實說，沒有你的干係。什麼是叛徒？現在許多大

都以為革命的就是叛徒，過幾天誰都要革命，誰都要做叛徒了。這個時候，誰也說不定的。到了那天，現在這些殺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也要幹革命，也要做叛徒了。我剛剛從廣東潮州府回來，我並不是反對革命才回來的。我在那裏人地生疏，言語不通。我想革命，也說召不起來。我說我革命，誰也不相信我；人家說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誰也信不可誰。這樣我才回來的。——一回兒，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合笑說：「話是這樣說，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即使送到保定府，我打個窟去要人，還是要交出來的。現在鬧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給我。你說要交差，這不是難事。我可以給你字據，若是還覺得不夠，我再打電報去給你長官，觀人已經交給我好了。如果那邊有困難，說不行；那人在我處，仍舊可以來提的，反正沒有你的事，你不必着急。」

說到這裏，喜奎方才沒說話。於是陸將軍寫了一封給王懷慶和潘，蕭，燕的信，又寫「字據」，交喜奎帶回去。另外又打一電報給王懷慶等，當即把喜奎打發走了。

陸將軍這種盛情，真使我感激。他同我談了一回契闊，很懇切的對我說：「你還是先回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機會給你為國家效力的。」

我辭別了陸將軍，當天便搭平漢車到保定去了。

我離開保定，差不多已經有十年，記得自光緒二十八年以後，便很少有機會回來看望了。這一次回到了康格莊，看看舊居如昔，鄉里無恙，心裏頗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街坊隣舍大談都還認識我，看見我回來了，就高興嚷着說：

「科寶，你回來了？幾年不見你，發願多了。」

那種親熱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動得流下淚來，覺得眼前腐惡陰險的世界，到底還有它溫暖可愛的一面。

我在康格莊住着，幾乎每天都到保定府城裏去。從康格莊到保定府，約有兩里路。保定府東關附近有一個火藥庫，裏面貯藏着多量的軍火，由王懷慶統帶的淮軍把守。東關，正是我往來康格莊必經的要道。我每次經過這裏，都要受檢查。盤查我的人，雖然不見得就認識我，但我頭上却裝着一條假辮。那時王懷慶有命令，凡是沒有辮子的，就是革命黨，都加以逮捕。我爲了頭上的假辮子，每次進城，都是提心吊膽，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綻，惹下無謂的亂子。若是繞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慮，終於把家眷搬到城裏，在羊肉胡同租了幾間房子住下。這時過從相識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廟街一家古玩舖裏，因爲他的舅父在那古玩舖中做掌櫃。他這裏很有幾位青年朋友，都是熱血赤心，傾向革命的。他們也都剪了辮子，並且私下弄報紙看。那時保定府不許民間私下看報，凡是私看報紙的，就都以革命黨論罪。我將秘密隱藏

經相談，十分的投契。此外在城裏砲台開茶館的一位安亮先生那裏，我也常常去坐談。我往來相與的朋友很多，他們有的也談談時局，贊成革命；有的則不敢談，怕談，有的則什麼也不懂，根本談不來。我漸漸感覺的精神上的寂寞，覺得這樣下去，實在不是事；同時生活也逼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裏久住。因此決定離開保定。

一九二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車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一點東西全都送進當舖，換成幾塊大洋作為川資。

在前門下車，口袋裏只剩了八個銅子。一個人沒精打彩的隨着旅客們走出站台，一面盤算着下車後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的數着口袋裏的銅子。一時覺得天地雖闊，世界雖大，獨沒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這樣胡思亂想，忽然看見許多旅館的接客者整齊地在站外排列着。他們手裏拿着旅館的招牌紙，放大了喉嚨，好像在歡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順手隨便拈了一張，一看，奇怪，的這仍然是我上次住過的那家高陞棧。我隨着接客者走出站來，隨即又被一羣歡迎我的洋車夫包圍起來。好一陣工夫，我才衝出重圍，走過前門，不久便到西河沿，高陞棧就在這兒的東口上。在旅館裏休息片刻，肚子裏一陣絞痛作響，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長地呼了一口氣，又不得不開始想到「當當」的事上來。好在我已成了「當當」的老手，進當舖已不感覺苦痛，於是檢了隨身帶來的幾件衣服，打成一個包袱，走出棧房，送到當舖裏，換了一頓飽餐。當晚便去京防營抄錄

看見陸將軍。我把來意向他說明，陸將軍給我的答覆是讓我先住着。

客棧裏的規矩是兩天一算賬，到禮拜六，七面孔進房來，向客人討房錢。我因為不知道這種規矩，所以事先沒預備這一着，驟然聽說要房錢，不由我一時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呆了半分鐘，想不出法兒來，於是又只好把身上掛坎肩送進當舖裏去了。這回得了錢，不待半刻，向我討索，我就自己把房錢向他付清，免得惹起他的白眼。我担負不了這項房錢，真感到真苦惱處住下了。

這時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亂七八糟，許多令人悲憤的現象，每天不斷地呈現在我眼前。最出人意外的，就是捕殺革命的事。滿清政府推翻了，民國建立了，新的當局要革命，非得政權，却反過來仍要仇視革命。社會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當做假造一個什麼口實，或秘密地予以逮捕，關到監牢中，胡亂處置掉；有時甚至不惜出以暗殺。假使一個什麼革命分子，更大有剷除盡淨的樣子。青年軍官中，凡是用功讀書的，喜歡看報的，喜歡討論或喜研究國事的，都一律視為革命黨，都在剷除之列。雖然不曾挨兵槍鎗的搜查，但偵探密佈，寫信，談話，一舉一動，都得分外小心。有時忽然被捕，本人還莫名其妙。在這樣的恐怖之下，人們以為滿清遺老所組織的宗社黨，與革命黨正對立的，總不致有什麼危險了罷。那知大大不然，宗社黨也是答的。有一位偵探長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詐。常常拿不到證據，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

郵局寄給某一位滿清親貴，比如寄給肅親王。而後他就到肅親王門口去等着，看見信班一來，他就搜出那封信來，作爲話柄，說肅親王是宗社黨，危害革命，敲個十萬兩銀子方肯罷休。敲了一次，還要二次三次的去敲。到後來，肅親王順承王等被逼得沒奈何，都跑到袁世凱陸將軍跟前求跪着，請賜他們死。親王所遭遇的尙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說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謂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們由於熱情的驅策，不滿意當前的黑暗，確乎抱着大志，想爲國家社會做一番事業的。可是不久他們因幹革命，或談革命受了一點挫折，吃了一點虧苦之後，就立刻心灰意懶，一變而爲悲觀主義者，有的反而終天痛罵起革命來，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來升官發財。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許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勞，真誠不苟，的確是以效徒的虔誠去獻身革命的，可是經了一次打擊，就變成另外一個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縱情享樂，再也不提革命這回事了；有的則熱情如火，平常高談闊論，拍桌頓脚，熱淚泉湧，真是好樣兒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會上混不多天，也就變了樣兒，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鴉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爲吃喝嫖賭吹的健將了。這真叫人看着大可痛心了。當時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這些情形，憂憤至極，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鑼，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說：「你們這些青年革命者還不醒醒嗎，國家馬上就要完了！」有時大白天裏，他老先生打着燈籠，在大街上跑來跑去，問他幹什麼，他就眼淚汪汪的怒道：「我找人了！」

「這地方還是鬼！」後來李先生竟因此神經失常，憂憤而死。  
我在京防營務處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間兵變的事，這是一段民國史上極饒興味的史實。

這天的兵變，最初是從東城鐵獅子胡同總統府爆發，變兵是第三鎮全體。起事的時候，他們把總統府圍圍包圍，又擄進去放了一排亂槍，接着便大舉搶掠，府中比較珍重的東西，搜刮淨盡，連窗戶什物也都搗毀一空，袁世凱的臥房也被擊破了一角。這樣鬧了一陣，他們怒猶未息，又大舉縱火，接着南北兩城也陸續起火。這時候不過九點鐘光景，還沒有吹息燈號。陸將軍得到消息，和大家說：

「段芝貴這個人真該殺！前幾天商談，大家都說士兵生活很苦，不能減餉，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餉銀減去了一兩。大家堅持不同意，他就搶白人說：『減了餉怎麼着，你的兵難道是老虎，還會咬人嗎？』現在好了！激起兵變來了！看他怎麼收拾！真是該殺！該殺！」

原來軍隊開拔，士兵每人加餉一兩。這差不多已經成了定例。現在段芝貴却憑空把這一兩銀子減去。一兩銀子似乎算不了什麼，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為他們天天盼望的就是開餉。餉下來，扣除了伙食費，還剩得多少，他們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兩銀子，這實在比要他們的性命還要嚴重。減餉的消息一傳下來，士兵們無不憤激，口裏不

住的咒罵，真是哀世亂的八代遺孽，給他們罵爛了。士兵雖然知識淺陋，但決不是可以隨便欺侮的。軍閥官僚對於自己則奢侈淫逸，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士兵，却剝削壓迫，無微不至。這樣的情形，兵心怎麼能離？十年二十年的光陰，不一定能訓練的出好軍紀，但是破壞起來，一件小事就可以把軍紀一掃而光的。這次的兵變，滅餉的事實不是一個導火線。

却說當砲火起之後，繼之以槍聲，霎時間東南北三城火光燭天，槍聲人聲雜成一團。陸將軍看見事變擴大，情形緊迫，急把營務處的一隊騎兵同兩隊步兵，統統調集到西單頭條他的公署前而講話。那天陸將軍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鈕扣還沒來得及扣上。他用手割決着衣裳，一隻腳蹬在門口的上場石上，態度從容不迫，嘻笑着臉向士兵問道：

「你們知道那邊槍聲是幹什麼的嗎？」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變。」陸將軍親切的笑着說：「依你們看，他們在北京搶了人家的東西，發了財，他們還山東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嗎？」

大家回說：「不能夠。」

「他們搶了東西，三個五個的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說：「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給人捉住砍頭的。可是他們現在那裏搶的熱鬧，我們却什麼也不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麼辦才好呢？」

「不知道，全聽警務處主張。」

「若是這樣的亂搶一陣，大家就能發財，那我早就領着大家去搶了。我比你們年紀大些，見的比你們多些。依我的主意，咱們暫時不要動手，等回見，看着能搶的時候，咱們再大伙兒動手。那時我們搶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伙管，大家花用。但要緊的是不要讓他們搶過了界，不然搶光了，就沒咱們的份兒了。現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邊有變兵望這邊衝，你們就告訴他們，就說西城留着咱們自己搶。不要讓他們闖過來！」

那是事變蔓延，人心浮動，有限的一點紀律，顯有不能維繫之虞。京中無論那個部隊，都翻得不穩。其情勢如瘟疫之傳播，如大火之燎原，誰也沒能力遏止。這樣的時候，陸將軍却能不慌不忙，從容應變，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當時他講這番說話時，我就在旁邊，他那種鎮靜自然的神情，使我非常的敬佩。這就是那次北京兵變，全城都焚劫一空，獨西城沒有遭難的原故。

十二點鐘左右，槍聲漸漸響到前門外，這時陸將軍帶了二三十匹馬隊，坐了一輛馬車，從兩單牌樓經西四牌樓繞到後門北新橋，轉而南行，到了總統府。那時袁世凱同他的秘書袁克定正在總目相向，毫無辦法。府中門窗什物，七零八落，地上縱橫狼籍地堆滿了殘斷的文件。袁看見陸

將軍來了，喜出望外，哭喪着臉對陸將軍說道：

「到了這樣時候，什麼人都躲光了，你怎麼反倒來了？」

陸將軍說：「平常時候我可以不來，現在我却不能不來；說罷我不大會，趕到做實事的時候，我也許可以奏付的。」

袁就問陸將軍這事該怎麼辦？陸將軍說：「這事請總統不要管，無非一些土匪搗亂；交給我和姜桂題去辦好了。」

袁沉思一下，窘窘的說道：「好吧，這事就交把你們去辦罷。」

陸將軍退出來，已是天光破曉的時候了。

第三營殘餘的部隊，營晚即開城外，分駐南苑和長辛店等地。刁壞的分子鬧了這一場，善良的官兵自覺肉臭同味，走過街頭，低頭藏臉，羞憤的不得了。街上家家舖子都關着門，門上貼出「搶劫一空」的字條。滿街上冷清清，地上散亂着變兵們扔下的財物。一些窮人們瑟縮着身子到處搜尋爭搶着。

第二天起早，各城口上和街衢上便趕過了陸將軍同姜桂題會銜搜拿土匪嚴禁造謠的佈告；於是滿街上捉土匪，抓嫌疑犯。一場巨大的兵變，硬被偷天換日，飾為土匪的騷亂了。

「草寇逃了民遭殃」，這話一點不錯的。搶掠財物的聰明是那些官僚軍閥們製造出來的變兵。

，可是等到搜查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天亮以前逃得無影無蹤了。街頭巷尾狼藉着的布匹財物，都是變兵老爺們扔下的殘餘，無知的窮人們看了，不由得眼熱心迷，視為發財的大好機會。這一下就把他們坑了！早上搜拿匪徒的佈告張貼出來，窮人們却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於是揭開了最慘痛的場面：滿街上不少的小販和車伕們，背負着被窩，挾帶着布匹衣服，被搜拿匪徒的軍警們追着亂跑，有的慌了手腳，望胡同裏躲藏，軍警在兩頭一堵截，一個又一個人都被捉上了繩索。一人家牽牛他拉碾，這就是罪狀。那些可憐無告的窮人們，都被當作了昨夜鬧事的匪徒，牽到天橋去砍下頭來，把袁軍西軍和四牌樓的牌樓上各掛兩個，示衆了案。

一場大禍完結了，惶惶的人心也漸漸安定下來了；不料秩序還未恢復，第二天晚上，姜桂題的隊伍，殺軍，又在西城舞臺起來。接着十四十五兩日，天津，保定，都繼續發生兵變的事，軍發不可收拾！兵變的範圍所以擴大到如此地步，一亦是由於那些軍隊本身平素毫無訓練，毫無教育；二亦也因爲當局的處理極其遜縮；欺人自欺，他們看着人家鬧了事，發了財，並未盡罪，於是不得不起心動，從而效尤。這在當時人人都不及料，都不明白何由致此的。袁世凱看着舊有的軍隊，都是靠不住了，於是另新編練部隊，便有備補軍官接接收收舊部。袁世凱看在新軍口一併，說那是袁世凱預定的陰謀，故意製作出來，以爲他不能到南京去的藉口的。我覺

得這末免本恭維了袁世凱，當時袁對於部隊那有這樣擒縱的德方？我是一個實地的親身經歷者，從我所知，事實決不是那樣的。至於上面陸將軍說過的段芝貴減餉的事，固是原因之一，但其實還不過是一個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在那裏呢？第一，滿清政府雖已推倒，中華民國的金字招牌雖已掛了出來，可是整個社會的實質和政治方面還極，却並沒有什麼改變。一般人民的腦筋裏，依舊牢固的存着一個皇帝的偶像。尤其那軍隊中，士兵們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於皇家，以革命爲反叛。袁世凱以及他的左右，剛不久還是如此教育士兵，並且到處鎮壓革命，捕殺革命黨。忽然一天抖身一變，自己做起大總統，成爲革命國家的首領了。士兵們的頭腦是簡單而固執的，在這一變換的中間，官長們又並未給他們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識。這樣，如何維繫軍隊？當時袁世凱做了大總統，我就常常親見親聞許多官長目兵在背後切齒咒罵他，說他是個篡位的奸賊，憤激達於極點。第二，第三鎮的隊伍自在長春駐紮，軍紀極壞，聞到北京以後，墜落更甚。官長目兵，公開聚賭，縱飲狂嫖，無所不爲，訓練教育的舉，完全廢弛了。唐天喜一團，甚至在那統府大賭大嫖，肆無忌憚。第三鎮這樣，其餘京畿一帶的駐軍無不如此。糧兵的荒唐，目兵從而效尤，統帥着聽任不問。好像他們以爲皇帝倒了，世界變了，一切都胡作胡爲，用不着受拘束的了。第三，一方面是如此任其荒唐敗壞，一方面對於精悍幹練，前進有爲的青年官佐，則百般嫉忌，視如眼中釘。總要借些口實，把他們追逐了才安心。比如劉子清，孫岳等許多熱

祖赤心，有志有爲的官佐，多被逐走。於是庸懦無能者一一升官，各個軍隊都變成廢物矣。可是這種清除，事實上並不能做得澈底，留下來的官佐目兵之稍有志氣者，把這些不平的事看在我裏，想存心裏，不由得憤鬱怨恨。結果一遇機會，自然就會潰決流騰的。這就是當年北京兵變的真正原因。編著歷史的人，說那是老袁有意指使的，固與事實相去十萬八千里，就是滅餉的事，也不過是一個導火線罷了。

說到歷史的事，我在這裏想起一段題外的話來。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遇某部次長，他拿他編著的一部中山全集給我看。這部書分上中下三冊，足有三寸多厚。我隨手翻閱了一下，筆叢中發現許多錯誤的記載，甚至把馮玉祥 and 馮國璋當成一個人。我把這種錯誤一連找出十幾處，指給他看。他也覺得很不安。又比如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有一天偶然翻閱高初中的歷史教科書，發現其中現代史各章，把十三年的打倒曹吳等役，都一律名之曰「軍閥混戰」，說革命的軍閥於不顧。我看了些當時的報紙請其參考，於是又改了回來。編寫歷史，如此顛倒黑白，輕率任意，實在是不應該的。我覺得寫歷史的人，不獨需要深思遠見與豐富的資料，同時更需具備無偏倚的客觀態度，和力求翔實的科學精神。這是極重要的。

## 第十五章 左路備補軍(一)

兵變平復以後，袁世凱決定重新編練軍隊，名為備補軍。共分爲前後左右中五路：王汝賢任前路統領，劉某任後路統領，洪子成任右路統領，雷震春任中路統領。陸將軍担任的是左路統領。左路備補軍和其他各路一樣，共分前後左右中五營，我任前營營長（同時參謀部亦委我爲中校副官，我未就。這是劉一清先生爲我在陳二巷處保薦的。劉以革命被二十領解職後，即赴南方。兵變前數日，他代表黎元洪參加迎袁代表團到北京，我們曾經見過。陸成武任後營營長，董士祿任左營營長，龔廣烈任右營營長，中營營長由統領自兼。

計劃就緒，即着手招兵，在煙州，平原，滄州，景縣四區，分頭招募。我任景縣這一區。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動身。同行的有中營前哨哨長宋元岡，他的哨官等多人。（統領委任中營營長，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將五哨哨官，都帶同去；前哨隨前營，後哨隨後營，按序分配，取其簡便省事。）過了豐寧，即到村。不料英國兵忽然上車干涉，以我們攜有槍械爲藉口，禁阻我們通行；氣勢洶洶無法理論。我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我想：「爲什麼不准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通行？那英國憑什麼在中國境內這樣橫行霸道呢？」後來費了許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是勉強通過。到平天寧，車站上也滿眼都是剪頭髮戴眼睛的英國兵，中國的軍士一刺也看

不見，宛如置身於英國的領土上一樣。我們的軍停在站上，那些英國兵三番五次地上來盤查，鬧得昂步，不可一世。目睹這種主權旁落的慘痛情形，想到臨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懷疑着：「中國是否還是個獨立的國家？天津一帶幾時已經淪入異國之手了呢？」此蓋北京一帶兵變事起，英國即藉口保護僑民，在北方一帶調集重兵，為所欲為。於是天津各地儼然成爲他們的保護區域，中國的一舉一動，都要受他的監視和干涉。而中國當局，却祇着眼於內部的權利之爭，對外的方面，簡直置之不聞不問。中國政治當局的可鄙可恥，就正在這些地方。

我們在景縣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營人就已招齊了。當即開回南苑着手訓練：曹福林等就是在這次招來的。新弟兄們以農工小販居多，都正良家子弟，質素很好。此外還有許多曹州府人，——此時津浦鐵路初成，天津至濟南一段，——補斷軌，他們原先即營礦工人，以姓周的爲最多。又此次招兵，我們住景縣大寺中，寺中小和尚，都哭着吵着要求還俗投軍，老和尚氣得把他們關起來。但結果終有三個和尚投了我們的隊伍，都很好。由此可見青年人的心志，他們要做有用的人，決不甘做無用的和尚。

南京方面聽說袁世凱又招兵了，於是羣起反對，質問他爲什麼違反信約。老袁乖巧得很，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實上，五路備補軍統帥已經招齊了。

那時民團初肇，一切都混亂氾沓，漫無頭緒。隊伍駐在南苑訓練，衣服鍋灶一切用物都無着

落。大家每天飢一餐，飽一頓，過一天算一天，勉強維持着。直率到令由南苑調開北苑訓練的時候，新兵們身上仍然穿着原來的隨身便服，襤褸殘廢的不堪，七零八落的走過大街，我在後頭跟着，怎麼看也像一羣叫花子，我自己就像個叫花子頭。在北苑住到兩個月的光景，才每人發給一套衣服；又經了很久的一個時期，才又領來二百枝破槍。國家在大改革的時期，無論什麼事都需要一點一滴的經營，不耐煩，無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這個時期混過來的人，於這艱苦更爲清楚。

新兵編制成營之後，仔細加以考查，覺得素質還很不壞。他們大多是純真的良民，忠厚老實，吃苦耐勞。祇是官長份子非常複雜，訓練極感困難。當剛成營的時候，段芝貴憑他炙手可熱的勢位，極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護兵馬弁也一股腦兒介紹給陸將軍。陸將軍礙于情面，無法駁回，一一照收。於是護兵馬弁也充當起官佐來。這些老爺們十九都不識字，操法更是不知爲何物。這樣的下級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營中添了這般酒囊飯袋，全營的事業都無法推助。他們身爲下級官，自己既不會喊操，當然無法去訓練士兵。沒有辦法，我只好分派幾個有知識的頭目每天給下級官教操。

新兵們還都帶着辮子。成營不久，袁即下令剪辮。我知道這是一件難事，先作了一番宣傳工作。說明辮子，來由；又把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中的事實細細談給大家聽。但因他們是新兵

說話究不易深入。剪的時候，有的情不自禁的啼哭，連飯也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雖苦笑着，但肚裏却在流淚，剪時一排一排的保留，並又每人發給一元黃錢。剪過後，有的把辮子鄭重的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個三四天不止，總覺得不憤。我看了這種情形，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五月中旬，我這一營奉命開往京西三新店守護陸軍部軍械局。三家店在門頭溝附近，離北京四五十里路，火車半個鐘頭即至。喜山爲妙峯山，正北爲天台山，過天台山爲過街塔。這一帶都有一次當關萬夫莫過之險。若一發生戰事，只要地形熟悉，這許多地方都可以大大的利用的，這裏的空房很多。可惜十九都已殘破了，我們駐下以後，重新加以修理。於是加緊訓練部隊，這時一共成立了三個講堂：一個頭目講堂，一個官長講堂，一個特別兵講堂。另外成立了兩個班：一個拳擊技術班，一個器械操班。在訓練的期間，我訂了一本八百字課，爲新兵啓蒙，每個字下邊都註有淺顯的解釋，使他們一看即能領悟。此時右及三爲左哨哨兵，修麟閣爲右哨哨兵，劉汝明爲前哨哨兵，怡安尙志伙夫。

在三家店，一帶地帶是或日當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距北六七里，有一個墳園，這地方爲我最喜愛，至今保留着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個大墳園，迎着高山，一片叢林古木。那種樹都是白樺松，高六、六尺，每株都是六七個人合抱不過參。入門後，兩旁聳立着石人石馬，都是明朝

人的衣裳。墓碑上也寫着「大明」等字樣，可見這裏是明朝人的無疑。可是却被滿清人霸佔着，並把「大明」的「明」字裁去，換成「大清」字樣，但石人石馬的衣裳却沒換的過來。照中國的法律說，佔人墳墓，該當何種重罪？可是在清朝，清朝的權力只保護滿清人，於是也就不講法律，不算犯罪了。這墳園上的松林，後來到了民國十年左右，被王懷慶所盜賣，那些高大的白裸松，全都砍伐盡淨。一坐清幽美麗的墳園，就好端端的毀掉了！

在三家店駐防的期間，忽然發生了蒙古獨立問題，後來竟以兵戎相見，大戰於百靈廟。這次中國參戰的部隊，由涼樹鐸將軍指揮；出擊作戰的是第八十混成團。讀者當還記得辛亥年間我曾在那二十號第八十標充當第三營營長，這也就是從前那個第八十標的後身。他們這次作戰，情況激烈，雙方死傷甚重，我成寫信去探問他們作戰的實況，看看從前的訓練是否合於實際需要，以作今日訓練的參考。信去之後，一營營長王石清先生，二營營長鄭金聲先生各覆我一封信，正目宋慶霖張際誠，也有很詳細的信給我，將他們初戰、酣戰、結戰的情形一一詳告。根據這些信上所說的，覺着過去訓練有三個重要的缺點：第一是關於官兵戰鬥動作方面，比如一個兵受傷，好幾個兵抬送，一個官長受傷，幾十個兵伺候，結果無形中減低了戰鬥力，影響全軍作戰實非淺鮮。為免除這種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項編了個戰鬥動作歌，每天教給士兵唸誦歌唱。過去訓練的第二個缺點是射擊軍紀太壞，士兵不諳瞄準，胡亂放槍，空耗子彈，這也是一大弊病。為改正

這種缺點，我又編了個射擊軍紀歌，將射擊的技術與原則詳說一番。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們這次作戰死傷過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於利用地物。這結果是目標大，傷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得酌地物要點，編了個利用地物歌。這三個歌兒都令官兵朝夕歌誦，每天都要記得爛熟，同時常常實地演習，以便作戰時可以運用自如。我所以要編這些歌詞，說來話也很長。我早年讀列國志管仲相桓公伐狄秋之際，軍中有上山歌，下山歌，並申說「樂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讀了之後，十分興感，想到我們現在訓練，也當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樂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給士兵們編些有益的歌詞，譜調歌唱。恰巧我那時常到基督教會堂去做禮拜，我記熟了幾個讚美詩的調兒，于是就按照那些歌譜，填上我自己的歌詞。油印出來給士兵唱誦，因為調兒簡單，歌詞又天天反覆解釋，唱的爛熟，所以以上三個歌都給他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家店駐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則門舊火藥庫駐防。到防之後，又是一番大修繕之門窗，院牆，操場，統統加以修葺。

到年終奉令參加會考，由總統府全權主持其事，每軍取一個第一。儀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視，事前不免一番競爭。至時主考者為劉某，此人見天津武備學堂出身，學識頗佳。考題分戰鬥教練與基本教練兩種。結果我這一營竟考取第二。

不曉得是因為我這次考了第一，還是另有原因，這以後許多人竟對我羨慕起來。這時我呼士

兵們一天到晚讀書，打槍，不准他們出門一步；有時有事出門，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煙酒必戒」，「嫖賭必戒」的歌兒，這一來更使別人看不慣，把我當做了抨擊的目標，罵我孤雁出羣，不識人情。我聽了這些話，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們的醉生夢死。叫士兵們用心刻苦，勸戒士兵們勿染惡習，這難道不是應該的嗎？而一般人却如此大驚小怪，看不入眼。難道說我們身負國家之重任，就只應該騎在那兒白拿薪水，一點事都不做嗎？我雖這樣被人家笑罵嫉視着，但我努力奮新的志氣並未因之稍減。反之，這種種刺激，反倒加強了我前進的毅力與決心。這時我又編了一冊精神寶，因號歌等教士兵們唱讀，以加強他們的國家意識，俾可與我共同擔當救國禦侮的工作。

我因為幼年失學，深感學識不足的苦處，遂儘可能的想法多多結識有學識的朋友，以彌補我這種精神上的缺陷。那時第五營營長陸韶文等，學識經驗均甚豐富，我有暇即去找他們談話，請教一些關於治軍，治事，以及修學的大道理。不料這時意外地發生了一件怪事：第一營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為西什庫學兵出身，同學們見他身後蕭條，於是每人出幾兩銀子，共總湊集了數百元，交給他的家屬為治喪贖葬之資。不料這事却引起一般沒進過學堂的官兵的反感。他們邀集了一些不識字的人，成立了一個「不識字會」，以排除學兵出身的同伴們。這事後來給陸將軍知道了，把所有官長召集到執法處講話，陸將軍啼笑不得的說道：

「如今雖有中華民國了，那裏都有黨，那裏都有派，聽說大家成立了個什麼會呀？」

有人說：「聽說是不識字會罷？」

「有這麼回事嗎？我是武備學校的學生，照這麼說，我也應該被你們排除了，這都是誰幹的。」

半天沒有人哼氣。後來再三追問，一位中營營副王耀宗對外號叫王白毛的就站起來說道：「算算不叫鬧，咱們就不鬧，取消好了。」他這麼一說，才知道這「不識字會」就是由他做主腦的。此外第三營營長董士祿等都在內。他們主要的是排斥職務的官長，重用不識字的份子。當時陸總軍重重地申斥了一頓，這個鬧所未聞的不識字會才算取消。自己不識字，不知發誓以謀補救，反倒嫉恨別人，要別人也要和自己一樣愚昧才好，這種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詫異的。

我這一營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珊，是個滿人。這人才學很好，人也不壞，惟性情懦弱，遇事疑懼，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他日常愛吸水煙，一天到晚籠籠在屋子裏，咕哩咕嚕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剛掀起房門上的簾子，一股煙氣迎面向我撲來。我就趕忙退了出來。他看見慌忙把煙袋放下跑出來招呼我說：「營長，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神色顯出極度的不安，像有話急得說不出來的樣子。我看了他這種情形，一時摸不着頭腦。我就說：「你有事請到我屋裏來談吧。」他到了我房裏，還沒有來得及坐下，開口就說：「營長我不幹了！這混了五六遍。我問他為什麼不幹，他說：『副官這人太甚，我二一三動他動他，他都不放過。』原來我營裏有個副官吳

鵬飛，寫的好，見識亦廣，只是在社會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兒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舉他，加以秉性多疑，對長官，對同事都不信任，所以又時時怕我對他有什麼不好的舉措，因此囑咐寫書，說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話，就請他馬上把消息告訴我。有一天我和文案談話，順便問到補習的公事發過沒有。王喜瑞說已經發過了。恰巧這時司書正在旁邊，他把「補官」聽成「副官」兩個字，就十分注意，又聽見說「公事」兩個字，就以爲我一定已給吳副官上了什麼公事。立刻跑去告訴吳鵬飛。吳鵬飛聽說，不知道公事是保舉他升官，還是報告他的罪行，就急的一直跑去找文案，問上的是他的什麼公事。文案當然不懂，楞了半天，回答說：「並沒有什麼關於你的公事。」吳鵬飛堅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說上了他的公事，爲什麼瞞着不給他說。如此糾纏多天沒個了時。弄得文案無法可想，遂憤而向我辭職。這是一件事。還有我的一位營副，名叫王廣香，爲人輕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營副常和他說：「你可知道咱們的營長是個革命黨，你是個滿人，他總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這條命！」王喜瑞就十分疑懼，日夜的感覺難安。有一天竟跑去問我，眨動着眼睛說：「營長，怎麼好，你說我的命該不怎樣吧？」我很納悶，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結果他把王營副說的話，做開和我說了，並說：「我看他是唬我，營長不見得怎樣我。」我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王廣香搖搖着腦袋着着他一至於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後來他倆終因事鬧翻了，搭着打起來。——王喜瑞是社會上一個典型人物。

，所以把他寫在這裏。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們又奉命由平則門開回三家店駐守軍械局。到這時候，才漸漸看出官長頭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受訓練，一切都已上了軌道。他們精神都十分飽滿，身體也十分結實。最值得羨慕的是官兵們都能知道愛護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鄉鄰戚戚。我的愛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們嘴裏唱着了。

我因為常常往來三家店，同三家店車站長劉錫庭漸漸熟識。他的英文很好，做事也很負責任。我每次坐車的時候，同他無話不談。從他的談話裏，我才知道鐵路上的一切規章是做照西洋法子辦理，平常不准告假，告假生病皆扣錢，十二年無過無假克盡職守的，都贈給養老金一次，並增給年薪一次。我聽了他的話，覺着歐西社會事業的辦法，實在比中國進步多了。中國的社會太無系統，太無秩序，比如機關中一般公務員人，有的懶散成習，隨便告假，有認真做事，忠於職責的，當事者並不過問，既無扣錢之說，也無獎勵的章程。同時任用人員，都看私情，賢不賢，能不能，全不去管。這樣，位量沒有把握，生活沒有規律，大家都是魚混混事，兩賄影貪苟也就成爲風氣，社會上一片烏煙瘴氣。人家的社會爲什麼那樣好，我們的社會爲什麼這樣糟？從這小小的辦法上，都看出道理來了！

一天，我在火車上由李星閣旅長介紹，認識了一位高某。我叩問他在那裏恭喜，他說在小編

我——西太后的太監索裏教書。後來我才知道這位仁兄說起話來雲天霧地，隨口胡吹。說謊說慣了，開口就是瞎話連篇，到後往往他自己也對不起贖兒來。我同他認識了兩月，沒有應見他說過一句實在話。我在平則門駐防時，有一天他坐着馬車去看我，坐下之後，我問他怎樣來的，他說是坐馬車來的，並說這馬車是小德張送他的，他家裏還閒着好幾輛。他這話顯然是故意在向我誇耀。我聽了頗有點不能置信，一時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決意要把他的西洋鏡拆穿一下。我就裝做解手的樣子，走出屋來，繞了個大灣，到停馬車的地方。我向車伕說：

「你是那裏的車子？」

車夫回答我說：「我們是平則門內大興馬車行的。」

我再用不着問第二句話，隨即回到客廳裏，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這位高先生問道：

「你的馬車很多吧？」

問的時候，我盡力避免神色上的顯露；但他懷着鬼胎子，臉上一陣紅，立刻忸怩不安起來。他再也坐不住，徬徨了一回，就起身要走。為解嘲起見，臨走的時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門外大柵欄撈角上某某飯館去吃飯。我勸我向來不叨擾人家，謝謝他的盛意。推辭了不去。不料他厭人得利害，見我說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的非要我去不可。糾纏了好一回，我只得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他。到了約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說給我的那家飯館準時赴席。不料到了那裏，那飯館

罷任在酒樓上，停止營業，一打聽，知道已經動工參天了。明知自己又受磨了，但還不死心，仍熱想再停一回他姓龍來。誰料我快快地張望了半天，終于連他的影兒也沒見到。我只好苦笑回來，自己認了晦氣。一天我又遇見了他，他反倒質問我說：『那天你為什麼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來，我想起這長是活見鬼！後來從多方探聽，才知道這位高先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清氓學匪。原先他在某某學校讀書，因為品行不端，給開除了；才又轉了學。不久又被開除了。自此以後就到處招搖撞騙，白混過活。會有一個時期，他竟能在某銀行騙到一個職位，並且同總統某某總書長也有了交情。這使我對於這個社會，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像這樣的騙子，竟也混得開，無怪乎社會如他真黑暗暗醜陋了。

這時有一位曾在深州舉義的朋友，被袁世凱逮捕，我聽到消息，覺得彼此都是一條戰線上的同志，萬不帶袖手不顧，當即盡力設法營救。後來他釋放出來了，為答謝我們營救的人的盛情，特請了大家吃飯。席設石頭胡同某某某。涉足娼寮，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從這裏我才知道北京有個八大胡同。我走到那裏門口上掛着亮亮的電燈，照得如同白晝，迎門牆上懸着什麼桂花，雲仙，玲瓏，小翠之類的妖豔名字的牌子，叫人看了直感到肉麻。這天到的客人共有二十幾位，分作兩席。客人一面不斷的來，一面不斷的叫條子，差不多每個客人有兩個侍酒的姑娘。一時嬌聲媚語，大呼小叫，醜態百出，弄得我這個傻大個兒如坐針氈，一刻也不能安。到後來我簡直待不

住了，越辯越來說：『對不住。我還有點事，失陪了。』主人看見我要走，百般勸阻。我執意不肯。主人把我送到門口，我對他說道：『你是一位有志氣有血性的革命青年，想想我們爲了革命，死了多少同志，你現在肩上也負着怎樣的責任。今天的情形是我想不到的，同時也叫我十分痛心。我知道我說這話會得罪你；但我不說，我覺着對不住朋友！』說完我就匆匆走了。

歷年以來，我所結識的有志氣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談起話來，多是壯志凌雲，激昂慷慨。談到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往往臉紅口顫，把地板踩得咚咚作響，大有舉世皆濁我獨清之概。但一朝置身社會，被狂風一吹，駭浪一捲，便立刻氣喪志頹，再也幹不起來。結果是隨波逐流，把世事都看得馬馬虎虎。久而久之，遂與社會同流合污，自己也成爲黑暗裏面的一個份子，成天三朋四友花天酒地，胡鬧鬼混。今天你請我，明天我請你，你叫四個姑娘，我叫八個姑娘。要這樣，才能顯得感情特別好。造成了風氣，大家見慣，不以爲忤。我國政治社會多少年來不見進步，這實在是一個原因。我這位朋友，原是極有作爲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學識品行都不可說，自經了一次小小的打撲以後，他便改轍更轍，掉轉頭來走墜落之途。漸至覺着不如此，便是不通人情世務，過去的豪志，都拋九霄雲外去了。現在我們黨政當局提倡新生活運動，我很覺得高興。然而要緊的是要注重實際，不可只重形式，尤不可以此敷衍門面。否則還是毫無效果的。

這年九月，二十餘的馬隊三張來見我。所謂三張，就是張之江、張樹聲、張振揚。他們打算到綏遠張敬與將軍那裏投効，特來向我徵求意見，這是好鳥擇枝的意思，用心很可佩服的。我和他們說：「現在北洋軍人中有血氣，有朝氣，有志氣的，幾乎要數張將軍。他很肯爲國家民族打算。到他跟前去幹，當然比在別處好。我贊成你們到那裏去。」張之江聽了我的話，把桌子一拍，興奮的說：「對！我們決意到張將軍那裏去！」當天晚上，他們三個人就動身到綏遠去了。

袁世凱的氣餒這時一天天高漲，名爲共和總統，事實上已經變成狄克推多。爲了內閣制的問題，唐紹儀憤而辭職以後，大權更集于他一人之手。老袁於是躊躇滿志，益發爲所欲爲。誰也不敢稍拂其意。這時令人驚服的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憤恨袁之飛揚跋扈，一天午後，他手裏拿着鵝翎扇，步行到中華門，對袁世凱破口大罵，歷數他的罪狀，毫不留情。袁世凱這時躲在家庭裏，氣也不敢哼。到後實在受不了了，就找陸將軍把太炎先生勸到石虎胡同住下，每天三山盛豐的酒席款待着。心想這樣，總可箝住他的口了吧。可是太炎先生仍然義憤填膺，罵不絕口。當時袁世凱唯我獨尊，橫暴恣肆，簡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活閻王。民風報三番五次的被他查封。無故失蹤的人每天都有，一般人都縮首斂翼，誰也不敢稍有觸犯。太炎先生竟不顧一切，以一布衣，而不被淫威所懾，挺身爲公理而呼籲，爲正義而吶喊，古今中外，這種人物能有幾個？我覺得在這點上，太炎先生真是一般讀書人的模範。

## 第十六章 左路備補軍(二)

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左路備補軍又另外成立兩個團：——左翼第一團同左翼第二團。我奉命組織左翼第二團。

我在陰曆七月廿九日奉到命令，當天晚上，即在原來統帶的一營人中選拔了幾位官長頭目，翌晨帶同他們到河南鄆城一帶去招募新兵。

從北京動身的時候，天還沒有明亮，東方正泛着血紅的朝露，沿路上，看見百姓們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洛河車站下車，五里路即到鄆城。這裏既靠車站；南面又有一條大沙河，下流可通至臨淮關，上流亦通許多重要的城鎮，河中船舶擁擠，產魚頗豐；所以鄆城是一個水旱碼頭，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興隆氣象。(後來因連年內戰，景况大非昔比了。)我們到了鄆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來牢牢記着「凍死不入民房」的教訓，以為無論如何，我自己得把這句話拿來身體力行。至於住旅館，則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軍，必住祠廟或空着的公所。這次在鄆城，找到有一家停閉的戲院，室裏有現成的木床。我們當即住了進去。因為大雨之後，裏面異常潮濕，但爲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當天我們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鋪起隨身帶來的軍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

一覺醒來，遍身如同針刺的一樣，疼痛的厲害，把毯子掀開一看，藤子上，枕頭下，到處臭虫，成羣結隊，多到令人肉麻。後來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厭人的疥瘡。這戲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餓了，一旦住了人，它們就饑饉的大吃一頓。戲子身上都生着疥瘡的，俗話說：「不怕疥水，只怕疥瘡」。一夜的工夫，戲子身上的疥毒，就傳染到我們身上來了。這場惡疾，經過兩月，才慢慢地治好。從此我得知戲院、澡堂、旅店，都是傳播病菌最厲害的場所。後來每到這些地方，我就懷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郟城這一帶，人烟稠密，年青力壯的小夥子也多。我們除在郟城招收面外，並派出人員在造蘆鎮，西華縣，沈邱項城等處分頭招募。取銀標準，凡農工良民，身無暗疾，年在十八歲至二十五歲，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錄。凡面黃肌瘦，精神萎靡者，體高不夠者，皆不要。人民生活，的確看出一年年的變遷起來了。整整一團人——一千六百餘名——不到兩個星期，就招足了額數。梁子英、田金凱、趙廷選、吉鴻昌等，都是這次應募來的。郟城街上有朱姓兄弟兩人，一名朱安邦，二十歲；一名朱安庭，十八歲，都是基督教徒。浸禮會牧師介紹他倆投軍。入伍後，極爲忠誠本分，勤勞負責；不久即升排長。二九三八年我過郟城，想起他倆，曾向熟人打聽他們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們算算年紀，不過四十多歲。中國人壽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現象。我細思原因，覺得主要的是知識不夠，意志薄弱，富裕者則生活縱恣，

耽逸墮落，因而短命。貧者則生活窘困，飢寒交迫，——縱有得着機會，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錢，也就恣淫起來。社會如此，彼此齟齬，好像惟有恣縱方是人生樂事。加以經濟凋敝，社會動亂諸原因：總之還是整個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

當晚乘車北返，還出了一點小波折：腳揀車站站長，要等候接到路局的電示之後，才肯開車。路局沒日答之尤，他堅執不肯開車。但那時新兵早已登上火車了，停在站上，久不開行，於是便七言八語，嘈雜不休，鬧得車站上秩序非常混亂，我便同站長說，我出來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舉，決不會是假冒；向路局要車，也是經過正當的手續，當然不是私自乘車。這樣留難不開，我固然難以維持秩序，車站上也多不少麻煩，於是早把車開了，兩方面都方便，免得耽誤時間。後來了許多的爭論，才勉強把車開出。在站上整整就照，四五個鐘頭。

我們乘的是鐵鑿車。這一千多個新弟兄，強收並不難事，可是要把他們大夥兒運往北京去，就覺得非常不容易了。因為他們都是老百姓，過慣的是農民生活，團體生活的訓練，絲毫沒有。因此處處都得爲他，照料，爲他們設法。尤其乘火車，困難問題更多。我因爲有了上年招兵的經驗，這次在車前都一一妥爲預備，以免臨時沒有辦法。現在且舉三件極小的事來說：第一就是飲食的問題。現在軍隊士兵們每人都有一只水壺，行軍時，食水是不成問題的；可是這些新來的弟兄，那裏帶的水壺？但決不能因此就不給他們水喝。他們都是新來的，忍飢忍渴都無訓練。倘

若一天沒水喝，眼睛紅腫了，鼻孔也流血了，他們受不了這種苦，勢必要對軍隊生活，得一惡印象。我乃想出了車站的辦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預備開水，另外每輛車上，預置兩把洋鐵壺，兩隻粗飯碗，以便替換着用。等到我們的車子到站，開水早涼好了，大家都可充量的大喝。新兵沒受過苦，吃的也不能壞，於是在開車之前，辦製了大量的餅乾帶着，在車上吃着方便。第二就是大小便問題。鐵篷車上沒有廁所，大小便都很困難。往往看見軍隊乘火車，每到一站，弟兄們都爭先恐後的跳下車來，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拉尿。兵車一過，隨處污穢。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來來往往，瞧着兵們到處哈着腰，露着屁股，實在不成體統。更有一種的，任弟兄們在車廂銜接的那邊關上面大便小便，一個不小心，就可以摔死摔傷。這在沒乘過火車的新兵，更須注意。我的辦法，是把火車在離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讓弟兄們下來，到野地裏去把大小便打發乾淨，然後再進站去，自然什麼問題也沒有了。第三是睡覺的問題。事先即辦置了大量的草，把車上鋪墊起來，每輛車內都鋪個三四寸厚，可坐可臥，十分舒暢。只是嚴禁吸煙。這些雖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墊草，若不事先預備，那時到了車上，鐵板冷氣硬骨，弟兄們無有不生病的。這些事一一張羅好了，還得對弟兄們詳細說明，馬馬虎虎說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擇繁瑣，反覆講說不可。

我們一團人，分做三列車，一路上頗順利，到達北京。

下車後，在順直門外一個大廟裏住。安頓之後，就開始團練的編制，第一營營長由我自兼，第二營營長是趙冠江，三營營長是邱毓坤。每營哨官兩位：一營，前哨馮春鳴，後哨王某，左哨萬某，右哨劉某；二營，前哨趙西平，左哨劉某，右哨劉大侃，後哨關某；三營，前哨吳鵬飛，後哨楊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龍。這回任用的哨長頭目，多數都由舊補軍第二營中精選充任，所以比較的整齊，不像上年成立第二營時那樣的分子混雜，濫竽充數了。

軍營中緊要的事，是衛生知識的灌輸。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窮鄉僻壤裏來的子弟，衛生方面的常識，根本上談不上的。一天晚上，已經深夜，忽然一陣嗚嗚哭叫的聲音，改兵棚內傳了出來。這時我還沒睡覺，聽了很是詫異，急忙順着聲音去查，以便追究一個明白。到了兵棚裏，看見一個兵正在地上亂滾，口裏不住聲的哭叫。問他們的班長是怎麼一回事，說是前兩天因為擦槍，一時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塊，即用布裹紮起來，當時稍有一點兒疼，以為不緊，並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創口，傷勢陡變，如火焚燒，疼痛難忍。我把他的手指仔細攪開一看，中指頭竟已燒黑，毒氣正在飛速地蔓延。我就急忙親自送他到哈德門同仁醫院治療。大夫一查驗，出人意外地，竟說手指非锯掉不可，否則，連手脖子也保不住了。我聽了這話，很替他焦心。我對醫生說，我不敢作這個主，請等我的回話，再做定奪。當即把此事去報告了陸統領，請示他能不能聽醫生的話把指頭锯掉。陸將軍說，這真真不可姑息，毒氣到了那裏，就齊那裏發

掉。並說：「曾經有這樣的經驗，一定不知道它的厲害。」我回駭即通知醫生，照他的話行了手術，將大拇指截了一節。一個活潑的小弟兄，因為這一點小的創傷，就受了這種斷指的創痛，實在是出人意外了。自從這次以後，我對於軍隊的訓練，就特別注意衛生知識的灌輸。屢年來，無論行軍駐紮，每日講話，必特別提出這個題目，向大家反覆地申述，叮囑他們要尊重小事，注意衛生。

這次招來的新兵，都是奉軍力壯的良善青年，從質的方面說，可說沒有可替議的地方。但是他們缺乏教育，知識淺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絲毫沒有。他們原先在家裏的時候，只想着出來當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嚴格的訓練，即感苦悶，不自由，又想着這生活裏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軍管門閥嚴緊，於是只好跳牆。廟中的牆垣高的很，有冒險嘗試的，往往把身體摔壞，吃了大虧，只有自臨斷氣。從那時候，我就常常想：中國要想抵抗帝國主義，不能不實行徵兵制，但要美滿的實行徵兵制，則又非普及國民教育不可。可是照我國實際的情形看，若說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國民的文化水準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後再進行徵兵制度，則事實上又不能許可。因為國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個的民族問題還沒有解決之前，是辦不到的。所以這就必須努力宣傳工作，使愛民族，愛國愛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認識，都能家喻戶曉，那時方可有效地實施徵兵。宣傳工作的重要件，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萬萬不可忽視，其故實在於此。

。我爲要補救這個「逃兵」的嚴重現象，一面對士兵加緊政治教育，一面又極力設法改良對於他們的待遇。初級官長教育士兵，大部份都是缺乏經驗，方法又欠講求。他們正在壯年，血氣方剛，極易暴發，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動輒惡語相加，實施體罰。因此難爲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淚。他們所以私逃，這正其原因之一。所以這個問題，實在非常的嚴重。孫子兵書上明文載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民不畏危也。」這就是說：治軍最要緊的是要得兵心，平素訓練，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麼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難，怎麼能叫士卒捨生拚死？所以我這時一再剴切地告誡初級官長，叫他們務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樣，萬不可稍存絲毫威嚇的惡念。但是在那時的環境下，要根本廢除體罰，事實上還不可能。所辦到的，只是初級官長違憲氣，胡亂虐待士兵。我特憲立下一個「八不打」的戒條：一、官長生氣時，不許打士兵；二、士兵勞碌太過時不許打；三、對新兵不許打；四、初次犯過者不許打；五、有病者不許打；六、天氣過熱過冷時不許打；七、餓飯後及飢餓時不許打；八、憂愁落淚時不許打。我把這個戒條，三令五申的告誡各級官長。剛實行時，官兵們都非常的不高興，以爲這樣一來，軍紀就難於維持了。後來日子一長，方慢慢的見出功效，同逃兵的事，也無形中大大減少

了。

我們駐在順直門外，感到種種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駐防。這時我把官長自兵分成四個講臺

，加緊訓練：一個營長和營副的講堂，一個連長排長的講堂，一個班長的講堂。官長的基本戰術兩應用戰術兩課，由我親自講授。方法，原則與應用混合起來教授，一面講原則，一面講應用。課堂上講完了，馬上就上操場演習；操場上演習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實習。我的教學程序是這樣的：一、我做給你看；二、你做給我看；三、講評；四、我再做給你看；五、你再做給我看；六、講評；七、你再做。從每個士兵的戰鬥動作，以至每連每營的戰鬥動作，必須經過這七道步驟。我認為這樣的講授，才是切合實際的辦法，才能免掉紙上談兵的流弊。後來十六混成旅時代的中下級幹部大半都是在這時候訓練成功的。

一天我正預備上講堂，陸將軍臨時來了個電話，問我第三營營長邱毓坤為什麼辭職不幹？我一聽，沉凝了半天，當即回覆陸將軍說：「我當面來報告。」原來第三營中哨有兩個兵偷了人家兩塊錢，中哨孫副哨官主張馬上把他們開革掉。但營長邱毓坤却堅持不同意，把兩個兵一個撥到前哨，一個撥到左哨。前哨哨官是吳鵬飛，左哨哨官是席尊龍，他們都看見無緣無故從中哨撥來兩個兵，覺得很奇怪，後來探問出他們曾在中哨偷錢，就極不高興。兩個哨官異口同聲的說：「中哨既然不要賊，我們也不要賊。」事情弄僵了，三營營長進退兩難，即憤而向我請假。我當時勸慰他說：「這是瑣碎事情，慫何必如此固執？若竟因此動意氣，更不值得了。」他當時也沒說什麼話，待了一回，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兩個哨官同一個哨長來見我。中哨哨長表示無論如何不再收留這兩個兵，前左哨哨更堅決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沒法兒辦，待要預備上課，陸將軍恰好就來了電話，詢問這件事情的經過。顯然是邱營長從我這裏走出之後，又向陸將軍那裏去辭職了。我接聽電話，即匆匆地尋馬由北苑到單警執法去見陸將軍。到了那兒，邱毓坤正好也在座。陸將軍問我說：

「邱毓坤爲什麼辭職？」

我回答說：「這件事最好是讓他自己說。」

邱毓坤站起來把上述情節說完，又道：「這時天氣這麼冷，雪下了幾尺深，若是包他們開車下，叫他們上那兒去？我看不如來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們走才好。」

陸將軍說道：「你說的話不成理由。你說天氣麼，這和犯法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若是不偷東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開草；若是偷了東西，下怎麼大的雪也不能姑息。這和天氣是兩回事，你爲什麼要牽扯起來呢？」

這位邱營長是安徽合肥人，武備學堂出身。曾辦過旗語學校，和各種訓練班。學識闊歷，都是好的。只是脾氣頑強固執，驕傲自恃，從來不肯降心下氣，聽聽別人的道理。因此同誰都處不來。這次兩軍們都不同意他的意見，到後又被陸將軍說了這一頓，他還是不肯放棄自己的主義，總算竟辭職走了。我覺得爲人處事，最要緊的是明鏡高懸，抱定無偏的態度，來審是非道理。若

藥一味的固執已過，意氣用事，那就有不失敗的。但一歲人却很難做到這種地步，白軍人尤其

死。

邱毓坦走了，第三營營長之職，派來一位孫振海接任。

北苑一帶，爲歷年駐兵之地，歷來發發沈沈的老弱殘卒，和破爛草的不良士兵，大部份都窩在這兒，閉着打雞芥開，以謀生活；暗中却以此勾引營中弟兄，幹些下流營生。好淫偷盜，無不爲，一初罪惡的事，全由他們一手製造出來。一天晚上，七點多鐘的時候，營房後門口內馬裏，忽然起了火，餵馬用的乾草，全都燒燼來。幸而發覺的早，沒有釀出大禍。據站崗的兵說火燄是突然間冒起來的，事先並沒有看見零星的火簇。因此，斷定這不是一時的失慎。後來多查詢，始從一個小販口裏，追究出原委。那是因爲幾天前我無意中看見一個小販在營門口擺攤賣的盡是有礙衛生的零食，弟兄們攔着攔買，你去我來，秩序紊亂。我看不過去流，把他驅逐了。那小販因此記下了仇恨。他原是以前破別的駐軍開革的兵，他知道靠營牆的馬房中，儲藏乾草。這天晚上，他乘人不備，隔牆把火藥包扔到馬廄中，乾草堆裏，上面捏上一板擦着的香頭等到香頭燃到火藥上，火藥爆發，乾草即隨着燃燒湧來。幸而爲時尚早，人都未睡。若是遲一，必定鬧出亂子來。過了幾天，湯天錫那邊也起大火，燒去二三十萬斤乾草，也是附近游幹的。大概住過北苑之人，像這類的尷尬情形，都能够知道的。

在北苑駐了三個月的光景，又奉令調到東城東四條祿米倉駐防。這是以前進清時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寬闊，一團人住着，尚有餘裕。大約屯米的時間太久，耗子多的可怕，滿地都拉撒着米。這房子的垣牆，下面厚有一丈，上面圍有六尺，進身深有八丈餘。因此雖有小窗戶，却不管事，陽光仍是難得照進去，以致室內陰森森，光線幽暗，空氣中飄蕩着霉氣。弟兄們的舖位雖都舖有很厚的氈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連上病倒五六十個。症候都是喉頭作癢，不住聲的咳嗽。我開了幾位醫生，總講吃百合可以治這病。於是我就買了幾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鍋，我親自拿去給弟兄們分食，每人一碗，連湯一齊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漸漸痊愈起來。我在照顧他們的病時，正是我和他們接近的最好的機會。問問他們的姓名，家庭狀況，想家不想家。他們大多天真爛漫，淳厚老實，我們總是談的非常親熱。因此全團的弟兄，我都很熟識。雖不敢說每個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個中，叫上九十個名字，是沒有問題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們在家時用的小名，我也要問出來，記牢。比如張慶雲，我問他的小名叫什麼，他說叫做「厚兒」；劉汝明，我問他小名叫什麼，他就說叫做「呆子」。我日常對於他們，不只呼大名，並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們的大名小名，兩下裏的感情就顯得特別親熱，特別不同。這意義是很大的。要記牢弟兄們的名字，其實並不是難事。只要多和他們接近就行。除了他們生病時，自己照顧而外，還有別的機會。比如樣子特別的，有點特殊藝術的，有些特別脾氣的，

曾經發生過特殊事故的，都容易惹議。除此之外，還有每天親自點名的機會，點一個，瞧一個，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識的人了。

開駐祿米倉之前，曾經奉到開一營人到新鄉駐防的命令。當時違令開去的，是孫振海帶領的第三營。孫振海的外號叫做「孫氣」。這人做事雖然熱心，但讀書太少，欠缺修養，最好意氣用事；加上他那一營的官佐，又都是雞婆而來，因此官長之間，若是鬧意見。他去新鄉之前，我很是躊躇，怕他弄不出好結果。不幸我所掛慮的事情，終於到來了。一天第三營營副同三個哨長，共同來了一個報告，指摘了孫振海十大罪狀：一，不給目兵開水喝；二，公費悉入私囊；三，膽量太小，遇事慌張；四，疑心病太大；五，言過其實，……以下幾條，記不清楚了。每條底下都列舉很多的事實。

我接到這個報告，就拿去見陸將軍，請示他怎麼辦。陸將軍也接到同樣的報告，他主張我親自去新鄉查考一番。我回到營裏，略作佈置，即帶了一個護兵，當天就搭平漢車去新鄉。

我乘的是晚車，開車的時候，已經四點，過了高碑店，夜幕漸漸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車走的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時候，我問茶房說：

「離新鄉還有幾站？」

茶房說：「還有四站。」

我對何德誠兵王炳發說：「記着，再過四站，咱們就下車，不要走過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車。」護兵又重複了一句。

「可憐好了，我把外套一圍，就在車凳上舒靠着。這時一輪皓月，正從窗外射進來，照着車內起了一層淡黃的煙障。我們的一些被稱為睡獅的同胞，縱橫狼籍地散亂在車凳上，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却聳着肩膀吸香煙，除了斷續的像雷也似的鼻響之外，一切都靜悄悄地。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後的看着，他們那些黃色的臉孔，都帶着很深的皺紋，這正表明着他們都是長年在外，飽經艱苦的。到了這時，不禁也觸動我的鄉愁。火車向南奔馳着，我的心頭騰起許多麻亂的思緒，過去，未來，想來想去，沒個完結。這樣沒頭沒腦的沉思着，不久也就朦朧入睡。但始終只是似醉非醉的狀態，車輪軋軋前進的聲音，我都能模糊聽見。一站一站的過去了，聽着到了四站頭上了，我驀地聽見王炳發說：『到站了，下車。』匆忙地把東西提了下車，兩人緩步向站外走。這站台上正停有一輛二把手小車，我就把行李捲筒箱子放上去，叫車夫推着。走出站約莫大半里路，王炳發突然叫喊起來：

「錯了，那不是岳王廟嗎？」

我一聽很驚訝，抬頭一看，前面不遠果然巍然矗立着那座俎豆千秋的岳王廟。這時我兩隻腿就像被吸鐵石吸住了一樣，停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呆呆的直發楞。車夫回過頭來問道：

「你們到底上那兒去呀？」

「上新鄉。」

「錯了！錯了！這是湯陰縣呀！」車夫說完話，把車子一放，也不挺挺地站住了。

這事到現在想起來，我還不免掩口葫蘆，想不到我竟然鬧了這麼一場笑話。只記着過四站就下車，也沒想到四站過後，是否果然就是新鄉。這時火車已向前開走了，想再上去已不可能；到城裏找棧房去住宿，離車站又太遠，而且第二天早晨，又須趕回來，不得已，就在車站附近找了一家糧食店，橫行借宿了一宿。第二天絕早，乘了一輛拉煤的車，雲霧叢地的拖到了新鄉。不料事有湊巧，我在北京上車的時候，遇着一位第三營的軍需長，他也是乘車回新鄉的。我在湯陰耽誤了一夜，這工夫他早已到了新鄉。我來新鄉的消息，他已事先報告給他的營長了。

孫振海聽說我來新鄉了，一時慌了手脚，當夜就去各棧房裏找我，所有的新鄉棧房都找遍了，連個影兒也沒見到。這樣一來，益發增加了他的疑心病。他決沒料到這時我還在湯陰車站一家糧食店蒙頭高臥呢。

到新鄉下車，運到營部裏去。孫氣見了我，那種傷促不安的樣子，使我不禁發笑，同時也很使我詫異。還沒等着我開口，他就一口咬定說：

「我的事情，您已經查明了，我知道您昨天就到了，什麼憂愁全都查明白了，用不着我來多

說了。」

我聽了他的話，曉得他是誤會了。我就向他解釋，把在湯陰縣殺了二夜的事告訴了他。但他始終不肯相信，仍然肯定的說，我把他的事情都已經查明了。

經過詳細查詢之後，才知道所報告的幾條，並不完全確實。原因只在孫振海初任營長，缺少經驗，又加神經過敏，疑心太重，處事往往不能沉着。他這次到新鄉駐防，原為防範土匪。因此他就整天想着防匪的事，看見什麼都要聯想到土匪的事上面來，甚至看見車夫小販，也要生疑心，想着這怕是土匪的探子吧。他一營人開到這裏，分做數處駐紮，他成天往來各處，叮囑弟兄，提防土匪，準備進擊。有一天，附近一個地方演戲鬧神，夜裏放起鞭炮來，他聽了就慌了手脚，立刻部署一切，神情舉措，很不鎮靜。以此，官佐都瞧他不起。此外，平日總還有些嘈雜事，得罪了人家。我覺得這是經驗太少之過，閱歷深了，自會沉着起來的。閱歷重要，同時讀書也極重要，二者並進，互相補正，方才真有進益。先賢給我們的教訓，也是這樣的。當時我把孫振海重重地教導申斥了一頓，一場風波，方始平息。

這次到新鄉，順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對於營中掛病號的弟兄，都親自看了一下，分別加以撫慰。我看過病房同士兵的寢室，深深地感到中國的士兵生活，實在太可憐。只要能避風遮雨，無論什麼地方，都叫士兵去住。這同歐美國家的軍隊比起來，相差太遠了。

## 第十七章 剿白狼

我在新鄉的時候，就聽說著名悍匪白狼在豫東豫西一帶鬧得很厲害。許多追剿的正式部隊受了很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也很有幾部分。我回到北京不久，陸將軍即奉令爲剿匪督辦，原來的備補軍改爲警衛軍，我帶的一團人擴充爲警衛軍左翼第一旅，仍由我爲旅長並兼任第一團團長。部署既畢，奉令到澗池集中待命。

從備補軍成立以來，到此刻不過二年多的工夫，部隊的訓練，自然還很不夠，尤其關於行軍駐軍一切實地的知識，都十分欠缺。因而在出發之前，我不得不對部隊加緊訓練一番，不擾民不害民的紀律，尤要大家盡力遵守不諱。

開拔之前，成立了一個幕營，隊同一個設營隊。

歷來軍隊中幕營用的帳棚極少，統由軍裝局承做。那種帳棚極少，用一句保潔話說，是「管涼不管酸」，帳棚雖有是有了，能用不能用，是另外一個問題，那是不管的。軍裝局承做的帳棚極少，明知知道不能用，仍然照例發到各營來。他們的態度是要把公事應付過去，就算盡了責任。中國官廳做事，向來總如這敷衍塞責的公債帳，雖是極小極小，但軍民的感情却非常壞。因爲幕營的時候，軍裝局製發的帳棚極少，都是鋪了三兩下就壞了，帳棚就搭不起來，當兵的只有直

障眼。他們整天行軍，疲勞已極，急需休息。情急之下，他們不得不向附近地方砍伐樹木以應急需。百姓即怨言四起，因而打架鬧事，都由此而生。還有那種缺乏紀律的軍隊，搭不成帳篷，就去佔住民房，那就更加擾民不安了。我深知道這種底蘊，所以這次出發的時候，即將這些道理報告陸將軍，領下四百多元，按照一定的尺寸，自己另造一種頂上鑲套鐵箍的杉木櫛，責令幕營隊監製，製好之後，先拿到野外試驗，試驗合用，然後再發給各營應用。我覺得帶軍隊沒有比愛百姓更重要的事了。要愛百姓，就必須在這種小事上面切切實實的注意，若是空言愛百姓，那是沒有實效的。

至于設營的任務以及必要的知識，「野外勤務」上都有詳明的闡述。我的設營隊的編制，是每棚一兵，每連一官長，每營一營副，另由各團各派一團附統率全隊，如此合組而成。編好之後，即開始實地練習，由隊長帶領着全隊隊員頭裹走，到了目的地，看好適宜的公所，就寫上條子，注明某營或某連駐此的字樣。隊伍一到，先在村外休息，等設營隊回來，而後帶領其各本團本營本連本棚的弟兄去，依照原先貼的標誌落腳，要練習辦的快，秩序好。他如屋子的乾淨與否，大小如何，亦皆由設營隊負責。如此各隊伍各有其夠任的相當地位，有條不紊。普通大軍一到，亂如散沙的毛病，就可以免除了。

除幕營設營而外，全體士兵也要作種種的練習。比如上火車，即特地在操場上用棍子劃一個

車隊，臨時撥來凳子排列，將火車裏邊凳子排列的情形，凳子數目的多少，每條凳子可容幾個  
人，那裏是站台，那裏是門，人上了車，怎樣坐法，怎樣拿槍，三等車如何，二等車如何，敵軍  
如何，都口講指劃地詳細說給他們聽，而後再分別演習。上車下車怕兵們出錯，將兵們身上的零  
星東西，都編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號碼，每次站隊的時候，都把號碼喊一次，使他自已注意，  
以免失落，比如喊「一」，他們就知道摸一摸水壺；喊「二」，他們就知道摸一摸飯包；喊「三」  
，他們就知道摸一摸刺刀；喊「四」，他們就知道摸一摸子彈，它如鐵鎗，鐵錘等也無不如此。上車下  
車這樣喊一遍，你愈完畢，再走的時候，也喊一遍。我這樣的辦事，或者有人會笑發噱頭，但笨  
我的人可不知道，這樣訓練出來的隊伍，却最有秩序，最有紀律，最爲整齊，絕對沒有零亂紛雜  
，不守秩序，丟東失西的毛病。

馬匹的裝運，也是很成問題的。官長騎的馬，和拉大車的騾馬，都不慣乘火車。平素既然沒  
有這種訓練，臨時要牠上車，就不免畏縮驚逃，鬧出麻煩來，毫無辦法。因此事先在操場上挖了  
坑，上搭條板，牽馬上下；每日訓練，使牠能夠很馴服的上火車。又在車上如何排立，餵料如何  
，一舉一動，都加熟練。我看見別人行軍，每每上車時馬不肯上，於是用棍子硬抬後腿，馬掙扎  
，往往鬧出亂子。

以上種種情事，爲使士兵便于記憶，除熟加練習外，更詳細地寫成條文，油印出來，發給實

長目兵在一塊，反覆講讀。其他行軍中一切應注意的事項，也都一一寫出。記得最頭最要緊的，一條是切戒士兵在火車上吸紙烟。這是從事實得來的教訓。因為有一次一位徐旅長的兒子在火車上吸紙烟，一個不小心，竟鬧出大禍，把火車給燒掉了，他自己也葬身火窟。

夏天行軍最要緊的是時疫的防範。出發之前，暑藥也備辦齊全。除了分發給士兵以外，官長頭目另外多分帶幾包。

怕火車中途發生意外，我再三地告誡列車司令，要他務必對開車的時間嚴切注意，萬一失慎的話，關係到全體的生命，那可不是鬧玩笑的。

出發時，第一團分乘三列車先走，到了瀋池下車，即着手搭帳棚。帳棚剛剛搭好，正在等候北京電報，我看見幾個初級官長攜着手向街上去。接着是三三兩兩地陸續地向外出走。我看了這種情形，不由地發起火來。馬上集合官長講話，很嚴厲的申斥了他們一頓。原來弟兄們之中，以河南人為最多，他們到了瀋池，就同到了他們家鄉一樣，都擁下車來，希冀着看看朋友，望望親戚，自然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這是行軍，是追剿行蹤飄忽的流寇，（此時白狼兩三萬匪衆，方從此地竄過）。「水軍不能離船，陸軍不能離營」，這是行軍時應嚴格遵守的教條，否則天大的危險立刻會招致而來。曾文正公說帶兵之道，如鷄之孵卵，如道之煉丹，這是金科玉律，古今不移的定理。每次紮營的時候，我住的帳棚總要與士兵的接近，原因亦就在此。

在渭池野作停留，即繼續前行，經陝州轉往潼關。途中經過張茅下石等許多險要之地，叢山峻嶺，深澗絕壁，凡人走過，一不小心，往往出事。這些地方都未經開闢，往往數十里數百里不見人跡。

部隊到達陝州，設營隊爲避免佔用百姓的田畝，特在山坡上看好了宿營地。等我拜會了陝州的地方官回來，帳棚都已搭好，一二兩營都照原來指定的地方紮營，惟獨三營却搭在黃河的淺灘上。我到高地上把地勢一看，急忙向孫營長問道：

『爲什麼把帳棚搭在河灘上呢？』

孫營長答道：『兩岸都是百姓的麥地，附近也沒有乾燥平坦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把帳棚搭在這兒。』

我說：『趕快拔營，窪下地方，決不能紮營！』

孫營長脾氣本來很固執，他的「孫氣」的雅號就是這樣來的。他聽見我要他拔營，馬上就不高興，沉下臉來，說道：『已經搭好了，怎麼又要拔？』

我還是說：『非拔不可，窪下地方萬不可紮營！』言下絲毫沒有通融的餘地。

那時目兵們正預備休息，個個顯出疲乏懶散的樣子。有的蹲着在地上喝水，有的剛在解囊餵，總之，眼前的景象，是需要我對自己的命令收回或加以修正的。從這次，我更確切的知道人們

的果斷力是萬不可缺少的，當我決定要他拔營的念頭之後，無論如何即非拔營不可；不管這時氣氛如何生氣，如何不高興，士兵們如何疲乏，如何急需休息，我只一心一意要他拔營，並且用盡付精神貫注在這一件舉上。

終于不顧一切，勉強逼令第三營把營拔了，挪到西山山坡上，與一二兩營同住到一起。

我時雖然堅決地執行了這個命令，但並沒料到當晚真的會有山洪暴發的巧事，只不過為的訓練部屬，要使訓練不被玩忽罷了。不料就因這一着，竟得免一營人葬身魚腹之慘。這天晚上九點鐘的景色，忽然陰雲四合，雷聲暴響，一陣狂風過後，暴雨傾盆下降。陝州正在黃河中游，與秦嶺相連的那幾山上的洪流，都逼向這方面灌注下來。霎時之間，河水陡漲，洶湧奔騰，聲不可當。天明一看，原來搭帳棚的地方，水深已有一丈多了。我在驚心駭目之下，即下令集合全體官兵到河岸上看水，官長盡頭，第一團鞠躬如也的便是那位孫營長。他又微倖，又慚愧地和我：「旅長，您真有眼歷，真有限光，我真佩服極了！我：我：我：」

那時河灘南岸有許多百姓爭着在水淺的地方過河。不久，對岸來了一輛黃牛車，急急惶惶地也想渡河，起初下水的時候，水深不過三尺，不料走到中心，河水驟然暴漲起來，俄傾車子也翻沖翻了，人也隨着盪下去。同時往來過河的百姓被淹死的也很不在少數。我看見這樣的情形，急忙對全營官兵說：「誰撈上一個人來，賞洋三十元。」這話還沒說完，幾個兵士已經跳到水裏去

了。這時水勢澎湃，近岸淺處也已漲至六七尺深，上流傾注而來的水越來越猛。人在水裏七上八下浮沉着，令人看着好不發急。最勇猛的一個兵名叫展得功，水性很好，不大一筒工夫，一來一去已經撈上了三個人。那種奮不顧身的精神，實在值得人欽佩。訓練不到一年的兵就有這樣成驍，我自己也覺得很欣慰。我感到這種精神的可貴，想擬一個嘉獎的傳單，禮揚展得功的英勇，勵資激勸。當時找文書擬稿，有一位谷參謀要一顯身手，自告奮勇地說：「我來擬這個傳單。」那時隨軍諸議邱皖章先生也在一起，他也幫同谷先生推敲。那文從頭至尾都寫的四六駢體，辭藻浮華，言之無物，最可笑的是提到展得功的名字時，因為怎麼也湊不上四個字來，累得他滿頭是汗，沒有辦法，竟把展得功三個字拆了開來，添上一個「奇」字，湊成「展得奇功」。我和邱先生當時就問他：「爲什麼把人家名字給拆開來，還要另外嵌上一個字呢？這一來還成個人名嗎？還可來的！」

谷先生窘迫的答道：「怎麼來不的？若不加上一個字，怎麼能成四六句呢？」  
我聽了不禁大笑起來：「呵！你們這些文章家，真寫的出妙文來！」

原來他們這類人之所謂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對仗工穩，用詞典雅，意思和內容則可以不管。擬傳單要做文章，寫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貼張禁止小便的告條也要做文章。我覺得我們的國家雖以如此落伍，說句天理良心的話，所謂文章也者，實不能辭其應得之咎。不信，請睜眼睛看吧！

我們大多數的勞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鹽，做的是奴隸牛馬，住的是豬棚狗窩，穿的是懸蕪百結，聖人的門牆，壓根兒那裏進的來？進一萬步來說，即使勉強進了學房，唸了兩天子曰詩云，試問對那種離奇古怪與妙莫測的所謂文章，又能了解什麼？如此一來，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遠沒有求得知識的可能；而一般所謂士子，也就在文章裏打着圈兒，永遠沒有求知的餘暇了。就這樣把我們中國社會弄成了泰山頂上的無字碑，永遠立在那兒，動也不動，無論星移物換也罷，改元正號也罷，與它都絲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們的國家社會進步，必須打倒這種廢敗無用的文章濫調，否則將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但這意思我始終是悶在肚裏，到後來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起來，中國一部分人覺着大聲疾呼的提倡白話文，這時我的一口鬱氣才得稍稍宣洩。不過我還覺得不滿足。因為這仍是少數知識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爲工農大眾的文化工具，還須一番大大的努力的。

大雨過後，在陝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關前進的命令。

由陝州去潼關是有名的一條險道，自古就有天險之稱。這時盜匪出沒無常，爲了避免意外，行前着實費了一番籌思。決定把給養子彈車放在大隊中間，由軍隊前後掩護着行進。同時又添置了一些鐵鍬木鎬一類的用具，交與工作隊攜帶同行。防備着車輛中途遭受阻礙，不致束手無策。又買了許多粗繩子，專爲拉拽車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組織一個護車隊，專門照料車輛。

出了陝州，第一天到靈寶，第二天到函谷關。沿途儘是深溝險壑，尤其是函谷關一帶，崎嶇險峻，步步使人驚心駭目。往往從深溝走入，彷彿到了絕地，兩邊山巒壁立，中間一條車道，那就是唯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時走到特別險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轡一騎行走，萬一對方這時也有車輛過來，那就只好都停在這兒，誰也別想走過去，必得借鐵鑄臨時在路側開一地方讓車，始可通過。「泥丸可封函谷」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慣了的人，那裏見過這個！李太白的詩有「蜀道之難於上青天」之句，我覺這地方與蜀道相比，實在差不了多少。我們一團人像巨蛇鑽洞一樣，一直鑽了兩天，方才平安出了這條險徑。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萬一走在中途，山洪暴發下來，那這一團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魚腹。如今提起這件事來，我還覺得有些兒驚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從這裏經過，曾經令隊伍在函谷關頂上修了一條三丈寬的汽車路，預計經過關，長安，過甘肅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為時事的急變，全盤計劃，不得不擱置起來，在靈寶縣函谷關口，有一巨碑，書曰「通歐羅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時我所建立的。

函谷關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爲石所砌成。頂上另外矗立着許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頭般大小的石子結晶而成，名曰「指拇石」。這些大岩石，看去決不像天然生長的，但又如何搬的上去呢？這真是一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蹟。據說萬千年前，這兒是黃河底，後

索却變成了山嶺。這話不知有地質學上的根據否。但所謂「滄海桑田」一語，想來總不是虛構的了。

到潼關的時候，已是五月下旬。這是我第一次到潼關。我決計沒料到以後幾十年的軍事生活，始終與它有關係。潼關！潼關！你的印象已永遠留在我腦子裏了。

在潼關你息了一天，繼續向長安西行。走到華陰縣境，又接到改緝的命令。原來的警衛軍第一師改爲第七師，（陸將軍自爲師長），中路備補軍改爲第三旅，我帶的左翼第一旅改爲第十四旅。改緝了不幾天，由北京派來了大批的人員，謀求位置。說起他們的資格，都是頂呱呱的，有從日本士官回來的，有曾在陸軍部做過事的，還有在參謀本部供過職的。這樣一批大賢小賢，竟願離開十里京華，跑到這黃沙漠漠的僻地來，我真佩服他們的勇氣。我同他們一個也不認識，見面談了一回，有的很有學問，態度也很鄭重，但多半都空說話有頭無尾慌慌張張，牢生不熟，徒有其名的人物。他們之中，有的因爲過去同陝督張鳳閣是同學，到了長安，就公私不分，借着這種關係，向張鳳閣要求招待。要求位置，要馬要錢，要衣服，無一不要，毫不客氣。忘記了自己是統帥辦事處等高級政府機關派來的人員，忘記了自己頂着顧問參議諸議等的名銜，不顧身分，不覺體面。我眼着着這些情由，不由得搖頭嘆息。我想我們的政府任派人員，萬不可不經一番考核，雖不能要求個個人都能老成幹練，確能負責做事，但是品行端正，通達情理，總是必不可少

的條件。如今却隨便湊集着這樣一些汲汲於名利，招搖撞騙的人物，只憑着個胥人的頭銜，糊塗塞給人家，叫人家派他們任職服務，這不但近于危險，而且也流于滑稽。爲這事陸將軍當時得罪了不少的人。當初這批大賢小賢，各因其背景，混了一個名銜，即急于要得高官厚祿，甚至把整家的弄來糾纏不休，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實上是不夠分派，無法容納的，不得已，就弄出顧問，參議，諮議一類的空頭名銜來，以爲敷衍，隨手又塞給了人家，等到他們要你兌現時，你却經濟困難，不能應付。于是他們就到處對你造謠中傷，散放滿天的煙霧，弄得你簡直不能立足。假如我說，中國之難，正就在這些事上面，那自然未免過分，但政治機構的腐敗，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這却是無法否認的。

我們的隊伍過了華縣，走到渭南附近，迎面遇着一個農夫，和我們報告渭河北岸田金屯地方土匪正在那裏搶劫，要求我們的隊伍火速進剿。這時我們派出的偵探並無此項報告，一路上也沒有聽見這樣的風傳。因此我疑心農夫的話有蹊蹺，不敢置信。後來經多方探詢，才曉得是甲乙兩村械鬥，甲村想假軍隊之手以報仇怨，所以想出這條妙計。當將報告的這人拘禁，訊問屬實，送到縣署去坐牢。這次若稍有大意疏忽，就會鬧出一場大禍，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都會冤枉葬送了。後來我知道民間械鬥常常以此技術假刀殺人；而軍隊因爲不加深察，鬧出亂子，鑄成大錯的，也很多很多。我得了這次的經驗，真是吃驚不小，常常告訴別人，請他們在行軍時嚴加注意。

到了臨潼，當天未再前行。陝西省長宋聯魁先生聽說，特地走出省城幾十里路來迎接我，這禮盛情，使我深覺感愧。宋先生態度誠懇，聽說在長安的政聲也很好。談吐之間，知道他對於中國的奮學問很有根底。我即問他我們的部隊可以駐在什麼地方，他說：『可駐南門外小雁塔寺，那裏一切都已預備好了。』我聽了很是感謝。

陝西那時除了陝督張鳳翽以外，還有一師師長張雲山（駐長安）同二師師長張鈞（駐陝南）二人也是地方上的權力者。張雲山原為號兵出身，在辛亥革命時，出過一點力，即以此自視非凡。他加入了哥老會，漸為哥老會首領，但因不讀書，毫無知識，一味狂妄自爲，做出許多可笑的事來。比如他看見別人立「兵馬大元帥」之名，他就給自己上了「見官大一級」的尊銜。他之得以飛黃騰達，也是仗着哥老會爲他撐腰的。他在地方上攪了些時候，搜括了民脂民膏，把腰裏弄滿飽了，就盡力搜括陝西古物，在本地修蓋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裏頭賞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來了。後來他的暴死，恐怕就是那些珍貴古董招致的。張鈞那時爲陝南鎮守使，坐鎮一方，自然也煢赫的了不得。

六月初，陸將軍從北京趕到長安，住東關外八仙巷。這是一個很大的巷，有兩棵很大的黃楊樹，特別高大；其他奇花異草極多，都是平常不易看見的。巷裏一位老道，善於逢迎巴結，真是個妙道。時白狼已到甘肅，過了河，竄至天水以西，匪氣越鬧越是厲害，我奉命帶了一團人，

又另編一連炮兵一連機關槍，同赴甘肅跟蹤追剿。炮兵連是由第二師撥來，連長爲張基質；機關槍連由第三師撥來，連長爲吳家瑞。同我協剿白狼的隊伍，還有第八師同趙倜的毅軍，另外尚有若干零星的部隊。

這一陝西麥子豐收，糧價大落，爲行軍方便，令隊伍都改吃烙餅，另外又買了些小鍋帶着，以便途中製烙餅之用。原來，吃飯是以連爲單位，這時改爲以班爲單位。那時的生活程度甚低，在那兒，白麵每斤只售十四文，還不到現在一個半銅子。這話說來，怕現在的人都感到驚異的。

這時正是六月天氣，火日當空，晒得人發昏。士兵身上尙背負兵器給養，足有十幾斤，走着路來，汗水不住的流，猶如過火餘山。所謂軍人應當耐困苦，忍缺乏，在平時不覺得重要，到了這樣的時候，就看出重要來了。若是素質不好的軍隊，經此一番折磨怕都要變成病夫，無法作戰，或者軍心渙散，無法維繫了。平時多流一滴汗，戰時少流一滴血，這道理一點也不錯的。

催着加速行程的電報一次一次的拍來。每接到一次電報，我的神經即感到一次緊張。快到涇州邊境，忽然接到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叫我火速把大車捨去，換乘驛馱子，趕赴隴州截擊。電報上的語氣，與從前幾次迥不相同，看情形是非要我即刻到達不可。於是我立刻捨去大車，換成驛馱子，準備午前二點出發。不料到了夜間兩點鐘，突然又來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令，說白狼有

回竄長安之勢，着該旅長星夜來援長安。剛搭了大的車，於是又只得從新換回，挑選一批快腿的士兵，乘車連夜去援長安。但不想走到中途，白狼又已由子午口入山，出荆紫關，竄的很遠很遠了。這期間我那一旅的第二團一二兩營由團長何乃中帶領着，曾在子午鎮附近截擊了一陣，戰況很是激烈，可恨軍隊射擊技術太無訓練，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萬發子彈，可是等到陸將軍問何乃中要交兩師的屍首，數一數，連二百人也不到。白狼且戰且退，一路上放火燒麥子，竟不知道是打那裏竄走的。於是軍隊跟蹤追剿。子午鎮進去的爲子午谷。三國時孔明舉兵，魏延獻計請他勿出祁山，當走子午谷。就是這個子午谷。其地至爲險峻。白狼若不竄入這條絕路，後來當不致失敗的。

白狼竄到荆紫關，一下子又竄回到河南邊境，這時我這一旅的第二團一二兩營已折回到靈寶一帶。爲收容指揮第二團的隊伍，並防止白狼北竄，在六月尾上，我帶了兩連衛隊，經陝潼，靈寶循原路回陝州。者回到陝州不久，白狼便被他的部下槍斃。白狼死了的消息一傳揚出來，社會上生了很大的波動。趙個靈機一動，便懸賞重金購買屍身，把已死多日的屍身從土裏挖出，砍下頭來，送到北京去獻功，結果他便榮任河南督軍了。

我在陝州駐了兩個月的光景，又奉令開回長安。

從四月入陝以來，幾個月的光陰，可說都是消磨在行軍的途程中。雖然說行軍的生活比較的

艱苦，但經過這樣一番磨練，使我對於行軍增長了很大的見識和經驗。

## 第十八章 漢中道上

在長安駐守的時代，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所統帶的部隊中幹部份子莠莠不齊，而好的幹部人才尤其不夠。這使我在辦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時第一團團長是楊桂堂，五十餘歲，外號叫做楊傻子。這人老於世故，無是無非，任憑人家對他說什麼，他都是好好的回答着。又加利祿心太重，一心只算計着高官厚祿，如何討長官的喜歡，如何開官發財，他就如何做。什麼國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處了兩年，時常見面，談話，但始終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肺腑裏的真話。第二團團長是何乃中，別號叫做芳譚，廣東香山人。為人忠誠，滿清最末一次的武進士，保定保府學堂畢業。他習的雖是武科，却能寫作極流暢的文字，品行學問都是好的。只是不贊成革命，遇事過於慎重，不敢冒險。參謀長是宋子揚，日本士官學校砲兵科畢業，智識經驗都很豐富，稱得起一位幹練有為的人物。少校參謀是翁鴻退，河北省人，保定軍官協和第一期學生，學騎兵，曾在雲南當過騎兵營長，與蔡松坡相識。為人機警幹練，足智多謀，韜略上尤遠在當時一般人以上。上尉參謀是劉郁芬，字闔江，河北清苑縣人，遠成軍官學校學生，忠厚老實，謹嚴穩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時候。第一營第一營營長周心靜，西什庫學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概讀書，氣量太窄。第二營營長杜占登，山

冀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東人的特質，耿直忠誠，方正不苟。第三營營長孫振海，就是上面提過的那位孫氣。這人火性太大，心浮氣燥，始終沒有什麼大建樹。第二團第一營營長陳正義，言行穩練，學識也很好。第二營營長查士祿，論學無多，性情油滑，無是無非，一味的只顧升官發財。第三營營長王某，安徽蕪城人，一個大字不識，出身於地方上的巡防營，沒有在正式軍隊裏受過訓練。砲兵營營長馮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萎靡不振，因此辦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騎兵營營長劉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別重，從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絲半點像有爲的軍人。——這就是我那時的一股幹部。從質與量兩方面看，都難使人滿意。綜合起來說，第一是缺乏朝氣。他們大多因循苟且，並沒有替國家人民做一番事業的抱負和決心。如何纔能提起朝氣，想來真是不容易。第二，是不愛讀書，不但新書不讀，舊書也不讀；科學方面的書不讀，普通的書籍亦不讀。終日忙於低價，毫無求長進的心。第三，他們都有一點交際。比如楊桂堂，和段祺瑞即有關係，常常和段送禮，寫信，拉攏得很親密。宋子揚和徐又錚有親戚的關係。其他各人，也無不有一點交際。因此辦事要振作，動輒得咎，處處掣肘；不振作，則又自覺對不住自己良心，對不住人民國家。

那時共和初肇，袁世凱獨攬大權，政府的組織以及一切措施，都漸漸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從報紙上，從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來種種消息，使我一天明白到國家再上軌道，人民解除苦

痛，距離得還很遙遠，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艱苦的路程，有待於我們的努力。我是一個行伍出身的，常常感覺自己讀書太少，學識不足。而且所讀的書，又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舊東西。以此來應付這轉形期的中國社會，時時顯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我漸漸覺得有許多地方需要修正與補充。有時甚至覺得我以前讀書幾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時局遼闊，心情越徬徨，我向前幹的決心却越發堅定。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總覺得自己沒有灰心頹志的餘地。爲要担負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統帶的部隊的幹部，實在是刻不容緩的。就在這種客觀與主觀的要求之下，我決定成立一個模範連，當以李鳴鐘爲模範連連長，過之網任排長。選用石友三，葛金章等爲頭目；田全凱，馮治安，吉鴻昌，等爲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練，體操，拳擊，劈刀等而外，還有戰術原則和應用戰術等，宋子揚，劉郁芬，何乃中，蔣鴻遇等爲教官。全連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顯出蓬蓬勃勃的氣象。當時我對這個模範連，只希望做到使他們能自發的願爲國家人民奮鬥犧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講話我總是按照這個目的灌注闡發。

我們一面在長安努力訓練，一面奉命派出隊伍到各地駐防。其中趙冠江一營駐武功縣。一次，趙營長接得本地人報告，說他們村子裏到了土匪。趙卽率隊往剿，把村子圍圍包圍起來。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趙仍不肯罷休，於是挨家挨戶的搜查，緝拿嫌疑犯和留下的槍枝。當時却在民

家搜出許多烟土，趙一予以沒收，並令百姓代爲挑送。這一下，弄的百姓非常怨恨，紛紛到省城告狀。我查明了這事，氣憤難言，立刻將情由呈報陸將軍，趙冠江撤差，換杜占燾接任。這事實在出乎我的意料。從這件事上，我益感覺到好的幹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深深認識到不良環境的可怕。因爲那時陝西的情形腐敗之極，基礎薄弱的幹部們，置身其間，耳濡目染，一到離開了長官的訓導，就不知不覺的爲非作歹起來了。

我在長安駐軍期間，目見許多情形，都很使我覺得痛心疾首。我順便說幾件，以見一斑。第一，就是關於查大烟的事。督軍署的參謀長，副官長三四個人勾結起來，滿處搜查大烟。查得一兩土，罰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裝釘，派人押着，一車車運往北京天津販賣。算算，這個賬罷，每兩土罰一元，又把土收去販賣。一方面是受着雙重的剝削，一方面是坐得雙重的橫財。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第二，就是鄉親用事。參謀長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長李某是蒙城人，……他們打成一片，恣意胡爲。這樣的情形給局外人看着，已經夠礙眼的了，然而意猶以爲未足。副官長李筱芬等又上條陳，索性公開要求大用鄉親。當時因有「口裏會說蒙城話，腰中就把手刀掛」之謔，以爲諷刺，督軍後來的失敗，正就在這種事上種下了根由。關於用人的事，我們一定先問賢不賢，不問親不親，只問能不能，不問鄉不鄉。若是違反了這個原則，則弊病叢生，害人害己，必無好結果的。第三，姑息養奸，也到了使人詫異的程度。比

如一天我們去見督軍，大家坐着談話。當時有一個人走到督軍面前，嘻皮笑臉的說：『報告督軍，這裏有一件事可以大大的發財，給督軍說說好吧？』督軍毫不生氣，慢慢笑着回道：『在戰的眼裏，也看不出那是好人，那是壞人。可是想來見人就說發財的事的，總不是好人罷。』那人反而很得意，仍舊嘻皮笑臉的說着。看看督軍一句話也不斥責，使我驚訝極了。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居然一至於此！若不是我親眼看見，誰說我也不會相信的。又比如當時有所謂收攬門生的事。陝西第二混成旅旅長率二萬兩烟土，以為拜儀，而對方居然收受。有這種駭人聽聞的事！後來長安兵變，繳督軍械的就正是這位旅長。還有督軍左右的一批大賢小賢們，有的是西洋留學生，有的是京洋留學生，有的是將弁、武備、速成或講武堂的學生。他們因為出身不同，來源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謂土派，洋派，東洋派，西洋派等，終天爭着官大官小，錢多錢少，或則吸烟打牌，吃喝玩兒樂。彼此之間，互相造謠，互相攻擊，總是要搶官做，要發大財。青年如此生活着，而督軍毫不過問。

這些事我是沒法看得過去的。那時第十五旅旅長賈煥亭（即賈德耀，日本士官學生，平日承不釋卷，筆不停揮，頗有學識眼光。）對這些情形也總是搖頭，和我抱同樣的感見。我們不自覺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軍面前說說。比如拿烟土的事，我們苦苦的勸說，總是說不動。以後甚至我們去了，左右使我們不能見面，把我們引到客廳裏，叫個人陪坐着，使我們無從說起。又比如

那批骯髒的大賈小賈們的情形；我們每次到督軍署，也總要忍不住說幾句。後來他們一見我們牽了，就罵着說：「混賬又來了！」不久，我和賈煜亭都被派赴外縣各地巡視。賈和我說，這是有意差使我們出來，免得礙他們的眼的。

順便再在這裏說一點那位副官長李筱芬的事。這人我在北京的時候原就認識。那時他也住在京防營務處。我每次到那兒去，都要遇見他。他說話滿口新名詞，表面上似乎很有學問，其實點子實淺薄的很。穿一身時髦的綢緞衣服，塗滿一臉雪花膏，頭髮梳得精光，鞋襪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勢，也許就正爲這些緣故。那時他已染上鴉片烟的嗜好，常和秘書長劉某在一起抽煙，不過還不好意思公開。見了人，——特別是我，就把大煙藏起來，怕人家恥笑他。我有時勸他，他總還在口頭上接受。從這一點看來，證明他那時還有點羞恥觀念，還有去惡遷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飛黃騰達起來了，在爛泥裏滾久了，前後就判若兩人了。我在長安遇見他時，他爲恬不知恥的把各種烟土拿出來給我看，並且將熬好的幾大瓷缸（每個一尺多高）烟膏指給我說：「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雲貴土。」言下神色飛舞，得意之極。後來又聽說娶了兩房姨太太。可是我走到褒城的時候，就接到他的訃聞了。死時年紀不過三十五六歲。軍中有句俗諺說：「鴉片烟就壞太太，三個星期進棺材」。李筱芬完全應了這句話。對於這個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置。腐惡環境的害人，有這樣的可怕！我記敘這個人，對於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許

可以消滅運動

我在長安住到第二年（一九一四）四月間，奉派到各縣巡察。走到三原，就接到督軍的電報，召我回防。原來四川發生重大的兵變，陝川兩省接壤，地方上空氣驟見緊張，人心也隨之惶惶不安。為防範事變波及陝省，我奉陸將軍命令，率部隊開駐漢中，藉以鎮懾陝南。

奉命開拔的時候，同時也奉到改組的命令。原來的第十四旅，改為第十六旅；不久第七師師部取消，十六旅又改為十六混成旅，歸中央直轄。有了這個獨立團體的存在，使我能夠很自由的把漢州革命時代的朋友，重復集合到一起，以企繼續那時的革命精神，同惡勢力積極奮鬥。十餘年中，十六混成旅所以始終能在北洋軍閥的重重包圍之下，久歷艱苦，毫不妥協，一直奮鬥到底，實得力於這時候的改編。

部隊出發之前，我們的十六混成旅和十五混成旅各出一混成團，舉行秋操。這第十五旅，原由中路備補軍改編，在河右招募的補充新兵，分子非常複雜。因此紀律不十分好，又加這一向在外剿匪，一直沒有約束，更弄得放蕩恣肆了。賈旭亭是新到任的旅長，一時也無從整頓。等到和我們秋操時，不知什麼緣故，十五旅竟有幾人暗帶了真子彈，向我們打起來。幸而發覺的早，沒有傷人。當即把秋操停止，草草辦了事。當時情形，至今回憶，猶覺哭笑不得。

我們到長安後，中開校，路線是由咸陽經過興平，武功，扶風，鳳翔，寶雞，秦嶺，鳳縣上

風嶺，留壩，襄城等村。長安至咸陽，中間隔有一條渭河。渭河南岸都是沙地，夏天大路上不能走車，我們都從高粱地中穿來穿去，尋找小路。當晚就在渭河北岸住宿。這裏的河面，水漲時寬可二里許，水淺亦有半里。河水渾濁，很少清澈的時候。這裏的渡頭名曰「咸陽古渡」。渡河的工具是一種木船，後面沒有舵，只有一個木槓，上套木篋，壓水而行，遠遠看去，宛似菩薩穿的鞋子一般。這就是這兒渡河的唯一交通工具。時至二十世紀，人家已經用飛機飛船在那裏比賽行程速度，而我們的國家，却仍然沿用幾千年前原始時代的木船，相形之下，就知道我們民族是怎樣的落後了。

我們的部隊繼續渡河，水手們一面壓動木槓，口裏一面哼着各種古老的腔調。這一個水手哼一聲，另外一個水手呵一聲，滿河裏一片哼呀呵呀的呼叫，聽來好不熱鬧有趣。這種古老的交通工具，配合上這種古老的腔調，真可說是古色古香，令人不自覺的彷彿回到幾千年前的世界中去

了。

過了咸陽古渡，前面一條東西大路，大路以北，是一帶望不到頭的丘陵，那就是西周的王陵。(東周陵在洛陽芒山)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都在這裏。陵園的土壤呈黃褐色，土質也非常乾

硬。馬嵬坡在興平附近，離咸陽有幾十里。史載唐玄宗的愛妃楊貴妃，就在這裏自盡的。坡前面

價是刻的寶地。牆上生着一片白臉，有些好事的人見景生情，巧加附會，說這種臉土，就是楊貴妃生前所用的脂粉變成，人們吃了，可以醫治心口痛，頭痛等病。這個謠言一傳揚出來，地方上的愚民就絡繹不絕的到這兒來焚香禮拜，誠心誠意的把墓上的賊土取回家去，給病人吞服。唐明皇和楊貴妃淫樂敗國，有什麼值得人民崇拜？又怎會有此靈驗？百姓的愚昧，一至於此，多麼可痛心的事啊！

前行不遠，到馬刨泉。相傳三國時，關公或張飛所騎的馬曾銜於此。因為口渴，無處覓水，馬忽以蹄刨地，乃得甘泉。這顯然都是後人崇拜英雄，巧加附會的傳說。與平過去是武功。武功過去是祁山。再過去就是鳳翔。這一段，直至鳳翔，都是缺乏水源，缺乏樹木。如果沿路栽樹，再將渭河之水引來，那就太好了。此種事清朝時代沒有人辦，民國以來亦不能辦，所做的都是一空破壞的事，要到那年才能談得上全國普遍的建設呢？（聽說現在武功辦了一個規模很大的農學院，由王子源先生主其事。王吃苦耐勞，埋頭實幹，將來定有很大的成就。）鳳翔地方整潔，人民殷實。他們衣食豐足，因之文風也很興盛，弦歌之聲，遍地可聞。自我行軍以來，像這樣的偏僻之地，還很少見過。可是聽說不久以後，這裏即連年兵燹水旱，匪盜遍地，地方元氣大喪。想來那樣一個民康物阜的世外桃源，遭受到這樣的厄運，也一定頓改舊觀了。

由寶鷄至鳳縣，經過歷史上有名的秦嶺。此為終南山脈，自甘肅入境，綿亘八百餘里，有陳

着，太白，南山望高峯。韓愈的詩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可見其地勢的險峻。當天晚上，即在嶺上搭帳棚住宿。上山的時候，穿的是夾衣；到了山頂，立刻感着寒冷難當，改穿棉衣還有些支不支。「晚穿棉，午穿紗，抱着火爐吃西瓜」。真是這地方的特殊氣候。從這裏又過鳳嶺，上蒼「一夫當關，萬夫莫過」字樣。也是險峻之極的地方。距留壩約十餘里，有一座紫柏山，留侯祠即在靠大路的邊上。昔漢高祖定天下後，大封功臣，其中張良的功勞最大。留高祖封他許多地方，皆不取，惟獨要了這個留壩。這裏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貧瘠之極，人都不懂何故。張良說：「我要了這地方，必無人與我相爭。」我曾到那兒瞻仰了一番。那地方很僻靜，四圍都是高山，走到裏邊，一種幽古的感覺，縈地襲上我的心胸。我覺着中國的寺院，確實別有一番恬淡沖融的幽趣，是別的任何場合所沒有的。後來我每喜歡跑到偏僻的山林古寺裏去，度我的讀書生活，正是這種時候給我的印象所啓導的。留侯祠正殿上塑有張良的泥像。神氣常常生動，不曉得是出諸那位名家之手。我在徘徊瞻觀之餘，不禁起了一種景仰之念，遂撰了一付對聯用木頭鐫刻起來，（幾年後又換了石刻）其文如下：「豪傑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長芳；」想那志士忠臣，千古猶留憑弔所；神仙古來稀，設黃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驪地，一生願作逍遙遊。」正殿的左側，有一股澄澈見底的泉水。聽說冬夏長流，永無涸竭的時候。我站在那邊，一面看水中的游魚，一面却想起兩千年前的張良的身世。他本是爲韓報仇，憤恨秦皇暴

慮無道，才有博浪沙的狂舉。（今河南陽武縣東南有故城，即秦時的陽武城，城東南即博浪沙）後來秦輔漢劉邦，伐秦滅楚，奠定天下。在漢室功助天，他得算首屈一指。但成功之後，不稱他雖然隱匿到深山大澤的地方，富貴榮祿，都棄如敝屣。他的心跡的清澈，實在值得人欽服。與他同時的韓信比起來，就另有一番風度了。復在祠的前後親玩一回，回到老道的客堂裏，吃了一碗素麵。臨走的時候，給老道丟下三塊大洋。老道很客氣，送給了我一部素書。裏面有宋張商英的一篇序文，說黃石公在圯橋送張良的就是這部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云云。書共六篇：多是一些格言式的處世哲學。張商英並在序文中舉例說明，張良相漢高祖，那個笑話就是用的書中的那句話。比如張良勸高祖封雍齒，就是用的書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一句；張良辭封三萬戶，而只要了留壩，就是用的書中「吉莫吉於知足」一句。雖不免牽強附會，但倒頗有興味。這書流行的不廣，所以順便一述。

過留壩前行，就是漢高祖入漢中後所焚燒的棧道。今此道已無，行旅都改走錫蘭。路極崎嶇難行。一而高臨絕壁，一面下臨深澗。從留壩到褒城，儘多這種險道。沿途煙山萬重，壑水急流，真是說不盡的萬千險阻。這條路上，人烟特別稀少，幾乎可以說不見人跡。原因是從前每有軍隊從這兒經過，就把當地百姓都抓去抬傷兵，抬官長，連門板也搜個精光。弄到後來，百姓們

一聽說有兵來了，就趕忙向深山裏躲避，以消極的堅壁清野的方法，同丘八爺對抗。這次我們的隊伍從這裏經過，他們聞訊，前兩天早就已經遠揚了。

雞頭關石門附近有「玉盆」同「落雪」兩個古蹟：玉盆是一灣清泉，水色深綠，中有石塊，宛如玉盆一般，在石門上游的山谷中；「落雪」，據說是曹操當年行軍到此，正值大雪，一時不慎，失足從馬上跌落下去。石門穹裏面，有隸書的石刻。楊本流行坊間，所謂石門頌的就是。

隊伍到了褒城，分駐褒城與沔縣兩個地方。褒城有褒姒莊。卽周幽王的寵妃褒姒的故里。褒姒不好笑，幽王舉烽火騙諸侯空博了她的一笑，後來申侯和犬戎攻周，幽王舉烽火，諸侯不至，遂因此亡了西周。褒城荒僻之地，竟出了這樣一個一笑傾國的褒姒！褒城與沔縣相距有六十里。其間有個地方叫黃沙。相傳就是當年諸葛亮造木牛流馬的所在。我這一路來，想到當年諸葛亮相蜀伐魏，六出祁山，正就是走的這一條路。魏延屢次主張當由子午谷出長安，孔明都不聽信。可見從前這一條棧道，一定比較康莊平坦，不像子午谷的險峻難行。但年代久遠，山川變換，情形已大不相同了。

沔縣附近有漢丞相武侯祠。我到沔縣的那天下午，特地跑到那兒去觀光。武侯祠巍峨壯偉，別有一種嚴肅氣象。我到這兒，也撰了一付對聯，表示我對他的仰慕。文云：「伊呂伯仲間，豈惟管樂自斯；徒誇玉壘經疆遠；申商名法後，儘遺老韓同傳；別營營宮俎豆長。」

這裏的祠堂和廟宇也有道士住守，滿身污穢，頭髮充其骸骨。和他們談了一回，語言之味，毫無知識，比起留侯祠的老道，相差遠矣。他們倘若也能像留侯祠老道一樣，將孔明的文章軼事，印些出來送送遊客，那多有意思！我打聽他們的出身，原來因為生活所迫，找不着吃飯的門路，都是到了三四十歲方半路出家的。這就無怪其然了。武侯祠南面聳立着青葱的山巒，重疊起伏，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定軍山。定軍山西是武侯的墓址。墓上有兩株桂花樹，高達六七丈，時當八月，桂花盛開，清風四溢，香透數里之外。武侯祠過去有馬超墓，爲石頭壘成。上面蓋土，四近滿是正在怒放的金黃色的迎春花，一條有四五尺長，宛如條條綵帶。我停足觀玩許久，不禁感嘆一番。當年曹阿瞞何等威武，劉備對之俯首，孫權對之震服，不料竟被這位小將殺得割髮棄袍，僅免一死！

我們的隊伍到了漢中，川變已經平息，原來的任務不成問題了。于是就加緊訓練。

那時漢中道道尹姓程，名柯，號叫仲虞。是一位精幹而且勤勞的官吏。我去拜會他，從他的公署大門，一直走到後堂，大門外，大門內，每一室，每一房，以至廚房，廁所，都撲素乾淨。每天都由他監督着打掃。地段上連一根草梢也沒有。這使我感到很大的欽敬。道尹本來是清閒的官職，然而他能勤于治事，不安於清閒。由此一點，即可見其精神。陝南鎮守使兼第二師師長張勳，這時也駐在漢中。

漢中的風氣與長安迥乎不同。漢中的迷信空氣，特別濃厚，迎神趕鬼一類的怪事，普遍的流行着。居民門口十有九家貼着避邪的神符，大有百鬼臨門的情勢。有一個名叫菜園子的地方，迷信尤甚，差不多事事問卦，問卜，到了瘋狂的程度。聽說當年張魯在此爲寇，以鬼神爲統治百姓的工具，想着永遠過他的爲非作歹，窮奢極慾的生活，而百姓不敢指摘反抗。這遺毒至今不滅，使得漢中的百姓，同鬼神結了不解之緣。這種迷信空氣，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打破。

漢中的農民不論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鋤地的時候，必都穿着大褂，或是年新的，或是破舊的，但都是洗得乾乾淨淨，神態很是斯文，好像小學教員一樣。這種風氣，別地從未見過，不知是什麼來歷。漢中以西，以南，隨地都是稻田，每年出產的稻米，除了供給本地以外，還可以大量的向外運銷。漢中沔縣一帶出產的銀耳，也是當地的大宗收入。這兒的銀耳非常馳名，銷路特別旺盛。普通都以人工種植。其法是把山上正在生長的大樹一二寸的樹木砍下來，截成三尺或六尺長短的木段，五根七根地架在山谷中間，日頭曬晒，又經大雨淋漓，相當的期間之後，就長出銀耳。稍加泡製，即以昂貴的價錢銷行各地。

漢中有兩處富于歷史意義的地方：一處是拜將台，一處是漢中王的紀念碑。拜將台，人們大概都曉得就是漢高祖月下追回韓信，劉邦將他封台拜將的地方。漢中王碑，是劉備即位漢中王的紀念碑，但可惜碑文早已殘缺不全了。

北京帝制的高潮。這事已由攝政王漸次專制。老袁手下的猴子猴孫，用盡了心機，從皇袍皇  
御帝位，以便自己也得到袁隆子，加官進爵。老袁本人，不消說皇帝袍也早已發作，心裏正渴着  
一嘗九五之尊的滋味。正在準備做妙的時候，有位美國人名叫古德諾的，發表了一篇中國不適宜  
于共和國體的論文。這篇文字，當時的各大報章均經刊載。大意是說，中國的社會人情，極不適  
宜于共和政體。中國要想走上近代國家的道路，第一是先恢復君主制。並鄭重聲明，中國如沒有  
大皇帝管束人民，將會有無窮盡的亂亂出現，永遠得不到平靖。不曉得這位麵包先生，是在美  
國把自由空氣呼吸得厭倦了呢？還是受了癡心癡狂的中國官僚的賣弄，竟拿出這樣的荒唐言論，  
來自欺欺人。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以後，中國不適宜于共和政體的聲浪，高唱入雲。一些帝制遺孽，  
便以此為藉口，說外國人也主張帝制了，從而推波助瀾。一時全國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孤懸  
不決。平心而論，袁世凱本人，對於帝制這二者，一直是上面酷欲一嘗，下面又戒懼審慎，怕着  
弄不好來，反犯到守的禍位，輕輕斷絕。但自經這番學和以後，經安會總運而生，同時袁世凱  
，要老袁等又假造一份順天時報，上面專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給老袁去看，說這就是  
國內的輿論。如此包圍，糊塗老袁耳目。老袁信以為真，他的主意也就漸漸堅定了。

經安會的主任份子為楊度、孫毓筠、劉師培、胡瑛、李燮和、嚴幾道六人。那時報章上常常  
有六君子之稱。經安會成立之後，花樣越來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新報公報請願團出現。

每個自稱為公民的，手裏拿着旗幟，大聲呼喊者，向總統府請願，要求老袁俯順民意，早日南面正位。連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組織了請願團，推舉代表，赴總統府請願；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見。中國真是個奇怪的國家，光怪陸離，什麼鬧鬼都能彈出來。民意！民意！多少人都拿鐵製造它，來欺害人民，為禍國家，結果自己也葬送了！袁世凱原是一個聰明幹練的人，若是沒有譚安會等一班利慾薰心的傢伙，從旁幫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會做出這樣愚蠢的事來的。但反過來說，若是老袁果然真正聰明有為，亦必不致被這些小人所包圍。細想起來，老袁畢竟是個糊塗的人！

不久，我在軍中便接到段芝貴發下來的孫文小史，黃興小史的小冊子，裏邊盡力詆毀中山先生同克強先生。那時每一營發給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當成正式的功課講讀。我想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貨們，竭盡了心智想出來的辦法。但他們的詭謀是失敗的。當時許多官長接到這些小冊子，都偷偷的把來燒毀了。雖然有將來考檢的命令，但終亦無人理會。我接到了這種小冊子之後，一面翻閱，一面不禁無名火起，切齒痛罵段芝貴等的卑劣無恥。他們這種伎倆，事實只有越發增加孫黃的價值，絲毫不會損害孫黃等在羣衆間的信仰。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長目兵講話。我說楊度，孫毓筠這些小子們，穿靡鮮恥，卑劣下賤，在北京被錢收買，給袁世凱組織了籌安會，扶助他做大皇帝。他們這種辦法，不久將要使國家有很嚴重的禍亂出現。好弟兄們！

我們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們決不能隨波逐流，違反百姓利益。我們要認清是非，萬不能受人家蒙騙。講完了話，我又招集營長談論這事。

爲提高士兵的精神與認識，以想當來日之大難，這時我特意編了一本精神書，作爲軍中訓練的規範。這書共分三節，凡八十條。第一節爲「道德精神」，偏重個人修養方面，如謹言慎行，努力爲學等等。第二節爲「愛國精神」，闡發犧牲小我，以成仁取義的道理。第三節爲「軍紀精神」，闡發軍紀的意義。當時我們軍隊中的新生命卻漸漸的自此培養出來。（後來民國十五年又編「革命精神」一節冠其首，共爲四節。）

我因爲駐在陝南，對於外界的消息十分隔膜，當時的中國大勢尙不能有全貌的認識，於是時時刻刻感到苦惱焦燥。這期間，國際間的風雲一天險惡一天，歷時數年的世界大戰，方在發動。中國在國際與國內的複雜情勢之下，究竟將走向那裏去？不消說正是我苦思焦慮的中心問題。正在這時，驚驚世界的二十一條件，日本突然向中國提了出來，強迫袁世凱在四十八小時以內答覆。這一消息傳到了襄城，我週身的血液立刻沸騰。當時我雖欲盡力制止這種感情的衝動，但我二十餘年來的軍人生活，已造成我這樣的個性，無論怎樣，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幾天連飯也不能下嚥。甲午年我隨我父親到大沽口修築砲台，那時一聽見說日本人三個字，我心裏就生出痛恨的感覺。庚子年我從保定府跑出來，親眼看見過日本兵端着槍，拿中國同胞當靶子射擊，以爲笑樂。

那時我恨不能一刀砍死這個，以救發我胸中的激憤。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更進一步，使出了這樣的手段，更惡毒的亡我國家，欺我民族，我怎能不悲痛欲絕？從此我決定了兩個鬥爭的目標，時刻的勇力不辭：一個就是對國內惡勢力奮鬥，一個就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奮鬥。我那時所認定的，是中華民族若無救生存，不能不打倒國內的惡勢力，就不能不打倒惡勢力所屬以存在的日本帝國主義。多少年來的歷史，已證實了中華民族的前途，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存在，是絕對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後，我所以堅決的主張抗日，正是這種歷史過程發展下來的必然的結論。

## 第十九章 蜀道難

(一)

自從古德諾發表了那篇鼓吹帝制的荒唐論文，段芝貴袁克定以及籌安會等一批利欲薰心的官僚政客，用種種卑鄙醜惡的方法，從旁推波助瀾，老袁遲疑不決的心，至此遂趨堅定。於是積極從各方面佈置準備，以實現其帝制迷夢。當時全國各省之中，比較可慮的是西南方面——尤其是四川：「全國未亂蜀先亂，全國已治蜀未治」。四川政治的難以處理，蓋由來已久；而此時在地形等方面，又很關重要。老袁有見及此，即發表他的「腹陳二卷將軍爲川督，俾可遠植其勢力，並藉以鎮壓西南。陳將軍赴川接任，搖搖擺擺空手而去是不行的，必得有武力。因令統率三旅人同去。被指派的三旅：一是由第二鎮及第五鎮各抽一混成團合編而成的第一混成旅，李表臣統帶，從湖北開去；二是由第二十鎮第三十九協改編的第四混成旅，武祥徵爲旅長，自長沙開去；三即是我們的第十六混成旅，由陝南開往。

我在陝南接到北京統帥辦事處派令入川的命令，同時也接到陳將軍從北京發的電報，說不日即到漢口，取道宜昌入川，指令我沿劍閣，昭化一條路線開赴川北。我接了命令，即籌備開拔。把餉項給發，子彈馬匹，一一籌置好了；又因這一路盡是山道，行軍至爲困苦，乃按十八省地理歷史歌譜編了一個「山地行軍歌」，教給官兵們習唱。一期灌輸他們山路行軍的知識，二則「樂

其形者忘其疲」，鼓舞他們的精神，使他們體會山路行軍的樂趣，忘記身體的疲勞。歌詞共五節，茲不贅錄。

到開拔時，集合官兵，講了幾句話，以二事相約：凍死不准入民宅一步，餓死不准取民間一粟。又親自將這兩點編了一個行軍問答，分發各班熟記，並詳為講解闡發。

我們這次出發，編號名爲一旅，但實際上只開拔了第一混成團。何乃中所帶的第二團，兩營駐沔縣，一營駐鳳翔，騎兵一營駐長安，此時仍留原防，沒有同行。

我帶着一團人，從沔縣動身，經甯羌，校場壩，朝天關，廣元，昭化，劍閣，梓潼，以達綿陽。出沔縣，走了一天，就到五丁關。其地形勢險峻，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我到關上遊覽，從幾個老百姓的談話裏，知道這五丁關的名字是有來頭的。據說春秋時候，秦國準備伐蜀。但道路險阻，無法進攻。秦王想出一條詭計，派了使者入蜀，對蜀王說，秦有一頭能產金子的牛，願以奉獻，但道路阻塞，不能運到，請設法開路，以便獻寶。蜀王爲人糊塗，信以爲真，樂得心花怒放，即日徵發百姓勸工修築。左右力陳弊害諫阻，蜀王全不肯信，反把他們看成壞人。這條路一直修築了好多年，全蜀百姓，被徵服役，死亡殆盡，及到道路修成，只剩下五個壯丁。秦王即由此路從容進兵，滅了蜀國。而這個關，因即命名爲五丁關，留下一個血腥的紀念。我聽了這個故事，非常的感觸。權力者爲了私人的財利，弄得昏頭昏腦，甚至不惜肆意迫害人民，

以遂其迷妄之願，結果禍及國家，而自己亦同歸於盡。這種事例，自古及今，舉不勝舉，真叫人啼心。也許有人會笑蜀王，說他竟相信一隻假金牛，未免太傻；其實一切置人民國家於不顧，只以私人利益爲出發的慾願，那一件不是像想得假金牛而爲敵開路一樣的愚妄！我覺得不必笑蜀王，還是笑自己的好。五丁關的故事，雖只是一個傳說，但所含的教訓，實在太大了。

到了南充縣，看見附近一帶的山坳裏，都架着一種二寸徑的木橛，在山溝裏，一連三四里地都這樣。問本地人這是作什麼用的，回答說是製白木耳的。這裏白木耳出產甚富，可是並不能運銷到外國去。我只是可惜那些樹木，像十二三歲的孩子，卻是沒有成材就被斫斷。若是讓它長成大樹，可作棟樑，可作器具，多少有益！如今這樣的砍伐斫斷，未免太可惜了。

到了凌場壩，隊伍休息了一天。那時正在仲夏，四野一片青蔥，風光至爲宜人。我們全體官兵，一律住帳棚。在這樣的大自然中幕營，委實有趣，自官長以至士兵，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着欣躍愉快的笑容。校場壩以西，萬山圍繞，田地都是位置在山腰上，夕陽反照着犁田的農人，他們一面工作，一面放大的嗓子高歌，十分自然，十分快樂，沒一點拘束或愁苦的樣子。（我至今回想，還記得很清楚，而且受感動。）山澗中的清泉，琤琤緩流，嬌脆的鳥聲和粗樸的牛鳴應和着。到了這樣的境界，使我把一切的煩惱，頓時淡忘。我不禁欣羨的想着：百姓雖然終年勞苦，生活不如牛馬，但這偉大可愛的自然，却未嘗不能給他們以安慰。因又想到，他們自食其力，良華

被人；我們食其食衣其衣的軍隊，若不爲他們作忠誠的奴僕，爲他們爭自由謀幸福，那不但對不住眼前這些勤苦同胞，就是看看那些犁田的耕牛，也應該覺得大大可恥的。想到這裏，我又從出世之起，重復回返到紛紜的現實世界中來——我一些不管是步行或是乘馬，總是這樣的暗思默想，沒個停歇，總覺得自己如果不去做一番有益於人民國家的事業，那不如趁早放下槍桿，跑到山裏來過放牛帶田的生活爲好。

不久，就過朝天關，又高又陡，「朝天」兩個字，的確可以形容它的形勢。過此卽入廣元縣境。廣元是用北的舊名，在嘉陵江的左岸，地方富庶，人煙稠密，穿的用的，吃的住的，種種風尚習慣，都與漢中次大不同，漸漸可以看出四川的特殊風光來了。比如人們出門，多是坐轎子，且可見轎夫以及他種苦力在小篋子中大吃米粉肉。勞動者有這種享受，在我們北方是極其少見的。在保定府，卽便富有的人家，也得在喜慶慶節的日子才蒸米粉肉，而且只限於招待貴賓而已，普通人家還是吃不着的。一九一一年我到景縣招兵，倍大一個縣城，只有一家牛肉館；一家是經常的開門，另一家隔日一開市。像廣元這一帶，每個鎮上，都有三二十家肉館，真是聞所未聞的了。

從昭化到劍閣，很有幾天的路程。葭萌關地極險要。三國的時候，蜀魏用兵，屢次在此，實爲戰略上一個重要的地方。但三國演義上常寫蜀將在此騎馬，有「飛馬而上」「飛馬傳言」之類

的句子。我上上下下細看了一番，覺得拉着馬走都不容易。怎麼能夠「飛馬」呢？恐怕是不可說的。可見「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話不錯。過腹萌關，沿途高山重疊，濃蔭滿地，走一處比一處險峻，到一地比一地秀美。放翁的詩：「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這一路上，都可以領略這種境界。劍門關是一條絕路，陡削如壁，好像用劍砍削而成的一樣。頂上有一個門。「劍門」之名，想即由此取義。從遠處望劍關，是一片盆地，四圍高亢，中間突然凹陷。當年諸葛武侯，計擒張郃，大概就是利用這地方的。

劍關附近有許多名貴的碑。我想到此一次，機會難得，很想擄些下來，作異日的觀摩。因關軍中議會錫碑，結果是石灰三去了。擄了一整天，每種擄了兩份，一份分給目兵官長隨奉，一份我自己留存。有幾種是坊間少見的，可稱珍品，可惜現在都散佚無存了。我在劍關城裏觀玩，見某祠堂中有一尊銅像，顏色鮮明，像是新建立的，詢問當地老百姓，才知道這是一位縣官的像。很久以前，這縣官在此任上，爲人嚴明清正。不妄取民間一文錢，不浪費民間一滴汗。人民無不感戴。他卸任以後，百姓集資建立一尊銅像，紀念他的德政。不料不久之後，新來了一位縣太爺。和前任縣官正好相反，無孔不鑽，見錢就抓，衙門內外，一應執事人員，統統用的是他的鄉親本家，狼狽爲奸，無惡不作。刮了百姓的地皮，吸了百姓的血汗，猶以爲不足，更把縣衙門前面祠堂裏的那尊銅像也擄掉，送到銅器店去鑄成茶壺，水壺，香爐，燭台。一類的家庭用具，據爲己

有，却另外塑了一尊泥像，放回原來的地方去。後來因他貪贓枉法，被參革職，拿問下獄，判了死罪。人民憤恨其貪鄙，懷念前任縣官的廉明，於是把他家裏的香爐，燭台等等又統統送到原來的那個銅器店裏，竟復鑄成了嶄新的銅像，安置原位。就是我所見的這尊銅像了。這事給後人絕大的教訓，一般貪官污吏，往往以爲百姓懦弱愚昧，可以恣情胡爲的去欺壓他們，魚肉他們，一點不用顧忌。却不知百姓其實是至公至明的審判者，是非清楚，善惡分明，一絲一毫不容你欺壓做假的。無奈他們在黑暗的政治之下，使不出自己的權力，只有把冤苦埋在心裏，暫時不敢和你爭執罷了。但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報復的。你有一分善，他們感謝你這一分善；你有一分惡，他們就報復你這一分惡。你以爲他們狡猾愚昧，其實狡猾愚昧的還是你自己。在這種地方，我們政府應當相信百姓的公和明，授與他們以應有的權力，同時扶助他們，嚴格的執行法律，拿辦貪污。果能如此，則民間疾苦，解除了大半，中國的社會必飛躍的進步。孫總理爲什麼要提倡民權？爲什麼把民權列爲三民主義之一？因爲他深切感到了人民在黑暗裏浴下的痛苦，因此民不聊生，國勢日蹙。我們三民主義的政府，應當拿出大刀闊斧的精神來，努力實行民權，大大的把吏治系統洗刷一下。否則民生塗炭，民族莊嚴都是不容易實踐的。

從劍閣出發，好多紳士，替我送行。這一路，每經一縣，縣官或本地士紳，都要客氣的應酬我。有時送一填酒席，有時送些禮品。我都誠懇的一一推還，概不接受。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

是不忍騷擾地方；有的人却以為我是嫌他的東西不好。做事真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歡應酬，一方面也樂於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應酬，一方面則覺得不應該如此，拒而不納，就不免受人責怪，以為不近人情。我是覺得這是官場惡習，若不及時革除，一任其積非成是的習沿下去，國家到何時才能走上軌道？這雖是小事，但談改革，正要從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曾願被人家罵，也不肯對人家隨和。

在這裏，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買了一部書贈給我。書名「十三峯書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為湖南臬台。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峯，故以名書。書中文章詩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內容很豐富。尤其是關於洪楊革命的記述，極有作為史家參考資料的價值。後來我又另外買了幾部，留存起來，可惜現在都已散失了。這裏過去，一路數百里，都是四五百個人合抱不過來的大柏樹。百姓傳說，這些樹都是張飛栽種的。其實並不是，原是一位李姓縣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對這縣官更崇拜之如神明，尊他為玉皇爺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樹，每棵都有驢碼，地方上並且組織了一個保管委員會，專負保護之責。

到了梓潼，益發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鄉村城鎮，都顯然比北方的殷實多多；有好些村鎮，比北方的縣城還要發達。這裏有一座文昌帝君廟，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種所謂文昌帝君勸世文，贈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藥。廟旁有一個洞，據說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騎着驢子

從這兒進出。全是那老道編出來的說話。從梓潼到綿陽，得渡過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頭鐵牛。我不懂鐵牛有什麼用，問當地老百姓，方知這叫做「鎮江牛」，和伏龍寺一樣，是爲防水患的。這都是因爲民智不開，科學不昌明，人民在縣可奈何中的一種自欺自慰的辦法，若能混攪科學，大治水利，他們那會做這種可笑的勾當呢？綿陽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處黑暗擁擠，一片熱鬧氣象。我們的隊伍到了這裏，已算達到了目的地，當另撥了一營人開歷蓬江。

羅江附近有個落鳳坡，形勢奇險。三國上的記載，當年龐統取西川，就在這兒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後左右細看了一回，覺得在這裏埋伏，實在再適宜也沒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偉大。我們學外國戰術，關於伏兵的戰術總是說的很簡略，只將「誘伏」「待伏」「兩種稍加敘述，既沒有詳細的論說，也不舉實際的例證。其實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勝者有多少，懸空運用得當，沒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將中外歷史上以伏兵制勝的戰績，一一錄錄彙彙彙成小冊，公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沒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約即可出版問世了。

我到綿陽的應景，陳將軍已經到了成都。這時奉一電報，命令不許向商會要庚款，免得地方不安。我看了這電報，簡直莫明其妙，這話對我說，那裏安的去呢？我回電說：我們軍隊不但沒有向商會要庚款，就是一根草也沒有向民家的。原來陳將軍到川，就暗派了許多偵探察

四出調查。那些樣子多半是些不學無術，無行無品的傢伙，每到沒有事情可報，就亂造許多謠言，誣陷別人，捏造事實。偵探的設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緊的是要與他們以政治教育，讓他們知道自己是為主義服役，為國家為人民作警衛，決不是替任何個人做鷹犬。自己所担負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職責，決不是用一些鬼蜮伎倆去陷害別人。如此，為他們打下根基鞏固的正確政治觀念，方可勝任稱職。否則，若是濫用人員鷹犬蓄之，那受害的豈祇無辜的好人而已？我們隊伍到此，餉項發生了問題。我們原是由陝西領餉，現已入川，陝西方面，軍警應再發，而四川當局則認為軍隊剛剛開到，不應馬上就向這邊領餉。兩方面都推脫得乾乾淨淨，使我無法維持。後來費了許多交涉，陝西方面纔答應仍由他領餉。但長安到綿陽，迢迢千里，這裏派了人去押運，全用騾馱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風大雪，時刻提心吊膽的防護警衛着，多麼困難？多麼危險？若是就近由四川發給，極為方便，絕無這些麻煩。這都是政治不統一的前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難題，總算解決了。

綿陽一年有一度興盛的絲綢貿易期。三四月之交，四鄉的百姓，都爭着把絲綢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見那些挑鹽的百姓，一個連一個，連成四五里長的行列，東門外如此，西門外如此，南北門也無不如此。百姓都穿着自家織的藍布衫褲，赤腳草鞋，極其樸實整齊。他們担着的鹽，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黃色，如金子一樣；其餘是純白色，如同銀子。這樣整

綠油油的走動着的行列，已經使人看了就油然而生出一種至高無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綠色的因原山野的背景；嫩綠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濃密的松柏樹林，兩相掩映襯托，上面照着和煦的陽光，越發顯的明麗鮮潔。這是在別處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聽說那時候，這裏每年產絲額在二百數十萬元以上。如今人造絲充斥市場，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業，想來四川的絲業，也一落千丈了。

這裏人民對於封糧的踴躍情形，也是我見所未見的。一天，我看見滿街上盡是鄉下來的百姓，城門口尤其顯得擁擠，我看見這種光景，不知道是什麼事。各處打聽，才知道他們是來封糧的！我更覺得奇怪，他們對於封糧，怎會這樣的熱心呢？索性到衙門裏看個究竟。縣衙門口，擠滿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擁塞在庫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個錢包，另一手拿着糧票，爭着向上面遞交，大有唯恐交不及的樣子。我在保定府也看見過人民封糧，那有這樣的情形？那裏的規例，是敲鑼催糧，催一次，又一次，最後嚷着說：『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還不去繳，就要納雙分兒了！』但百姓還是伴而不睬。兩地人民經濟的不同，從封糧這件事上，也明顯的表現出來了。我看看綿陽這種情形，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他們這些淳樸的良民，終年勞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換來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錢來，一到納糧的日子，就這樣熱烈的拿出來奉獻政府。國家規定人民有納糧之義務，他們勤勤懇懇的盡自己的義務，絲毫無

負於國家。人民如此，相對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了官吏。人民爲什麼要納糧？爲什麼要把自己的血汗錢，獻給政府？無非爲的給政府去養官，養軍隊，叫他們把國家治理得強盛安樂，使社會一天天的發展進步。但是我們的官和軍隊是怎樣幹的呢？他們想到人民的託付沒有呢？他們盡了自己的責任沒有呢？……中國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只是中國官吏的壞，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們爲什麼不能像百姓一樣的苦做苦幹，克盡職責呢？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良心太壞。一是學識能力太壞。有學識能力，而無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無學識能力，也一樣的不行。但他們爲什麼無良心無學識能力呢？這也有兩個緣故：一是社會風習害人不淺。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惡的環境下面，慢慢的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裏，變得又髒又臭了。因爲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穩脚跟。二是自己不長進，不努力。習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已有硬骨頭，站得住，立得穩，不肯隨俗浮沉，也還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個好榜樣的。我們中國好官太少了，壞官則太多，結果好的不是被壞的染了，就是被壞的壓了。我們做官的，帶軍隊的，應當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遠不會知道慚愧的。

我們駐在綿陽，經常的工作，就是訓練。這期間，綿陽西北安縣境內，嘯聚了幾百土匪，匪首名叫陳容韶。陳將軍據報，派令我帶隊進剿。我就組織了一個混成營出發。但等我們到了安縣境時，土匪已經竄到一個山嶺裏去了。這時我帶的地圖，是參謀本部從日本辦來發給我們的三十

百分之二的，既極粗略，又不正確，簡直不能用。（日本出版這種地圖，總是專為賣給中國的！）所以當前緊要的問題，就是找一個精確的地圖，以為進軍之參考。不想找來找去，全安縣城裏，竟找不出一張地圖。後來聽說當地的一個聖公會裏有地圖，我就去借。那牧師是英國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師，年紀約有六七十歲，白髮蒼蒼，滿臉擠着雞皮皺紋。寒暄一回，我就向他說明來意。他聽了我的話，很是躊躇，聳一聳眉毛，遲疑了半天，想想無可推托，才勉強拿出地圖來。一共是兩張：一張是英文的，一張是中文的。我不看則已，一看真吃驚不小。縣城周圍的大鎮小鎮，鎮周圍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圖上都詳細注明。並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產，人口，河流，也全都詳盡無遺。英國朋友真替我們操了不少的心！原來四川毗連西藏，西藏又鄰近印度。英國獲得印度後，銳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們操這樣的心，已非一日了。可是我們並不知所注意。許多聖公會，其實不是人民的教會，它們做的不是傳道的事，另外有任務的！再說地圖，我們更該怪自己：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參謀部幹什麼的？各省設陸軍測量局，幹什麼的？他們應當把各省各縣的地圖，五萬分之一的，十萬分之一的，二十萬分之一的，三十萬分之一的，早就測繪的詳詳細細，以備應用。但是他們只是吃飯拿錢，什麼也沒有做出來。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績，也不過問，上面馬虎，下面也馬虎，馬虎對馬虎，敷衍鬼混，沒有底止！長此以往，我們全國版圖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還在夢裏呢！

隴聚安縣境內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經軍隊搜剿，就潰散四散，無形中消滅了。隊伍即開商綿陽。我自己沒有在綿縣停留，直赴成都去見陳將軍。於路經過迴龍基。相傳從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亂，避難到蜀，行至此處，得到克復長安的消息，當即迴鑾，此處因以得名。沿途看見許多河川，都是從灌縣開出來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闊，（約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漲時深約四五尺，淺時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離，一般的石板橋梁，顯然都是人工開鑿的。因為灌縣的水，若是任它從一支河傾注下來，必易釀成水患；這樣開濬成爲許多川流，反得水利。打聽土人，據說也是那位在劍閣附近栽種大柏樹的玉皇爺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績。其實也是一位姓李的縣官開的。民爲邦本，本固邦甯，要人民安樂，先要讓他們衣食無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穫。要收成好，先必防範荒歉。因此開濬河道，注重水利，實在是一件重大的事。這位縣官能見及此，切切實實的替人民辦了這種偉大的事，真是了不得。可見中國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樣。我多年以來，即想努力於水利。曾經鼓吹力行，不遺餘力。可惜成效總不大，至今猶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懷。

到了成都，即看見陳將軍，報告這次剿匪的經過。當時陳將軍什麼話也沒有說，神情很是冷淡。過後才有人告訴我，說在我見陳將軍之先，已有人捏造謠言，報告陳將軍，說我這次剿匪，完全失利，並說還丟了十幾枝槍。說得像真有此事一樣。我聽了覺得好笑，但同時也感到人心的

險，官場應付的不易。原來這種事在成都陳督軍的左右是家常便飯。一則陳將軍耳朵軟，不識人，不信任人，派佈的密探太多，你一嘮，我一舌，弄得自己糊裏糊塗了。二則陳將軍從老縣長，忽然升爲督軍，手下沒一個幹部，所用人員，西洋留學的，東洋留學的，皖系，直系，各派雜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見迥不相同。他們爲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鑽營舞弊，陷害別人，擠上自己。於是飾詞爲有，拏白爲黑，什麼鬼蜮伎倆，都使出來了。被報告的人，不是灰心喪氣，從此不再認真幹事；就是到督軍署去和哪一批大人先生請客打牌，以爲拉攏。國爲不如此，壓將源源而來，沒個了止。作上官的在此等處最須細密清明，不可偏聽，而當兼聽。偏聽則陷，兼聽則明。至於被報告誣陷的人，當堅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的穩，什麼謠言，都不必理，久久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都，會到武侯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狹窄。士紳出來都坐轎子，那轎轎都有拱撐很高的抬桿，滿載堂皇，完全官僚氣派。我所見的朋友，沒官氣的第一個要數劉杏村先生，那時他在督軍署任總參議，頂個空名，毫無實權。陳將軍爲要得老衰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學識能力如何，一概辦而不用。參謀長一職是濟南人張聯芬充任。陳將軍任古皇城，孔繁錦替他帶衛隊，是帶的參謀部的衛隊。又晤見張之江。他原是隨陳將軍入四川的，鎮上尉差遣。他和我深談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間，天天爭權奪利，總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軍隊紀律

很壞，懶惰，賭博，成爲風習，富長對士兵，過於放縱。在長沙接到命令，大家都願意上四川，一路上罵街，無法約束。他這道樣的鬧下去，必定沒有好結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張之江爲東三省防武裝案，習騎兵，在二十鎮爲馬隊三張之一。他爲人有膽有識，一腔熱血。他說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歡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參謀之職。

八月中旬，四川劃分五大清鄉區，我担任川北一區，共二十餘縣。我們的隊伍接到命令，正要出發時候，一位四五十歲的漢子，姓何，名何鼎臣的跑來見我。他原是樺土匪，因爲聚賭得罪了人，有人來我處告發他，他聽說，趕忙跑來自首。見了我便膝跪下，將他過去以及現在的情形，據實說了一番。我對他說：「過往的事，我不追究，現在你既然來自首，我自然不難你了，只要你從此自新。」於何言感了祂一番。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的感激我，並誠懇的懇求幫同我們軍隊出發清鄉。我見他滿臉帶刀疤，氣度淳樸豪爽，斯文有禮，決不似個惡棍橫行的人。仔細調查，才知道他原是樺富有的人，自小讀書，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屢遭劫掠，窮途弄光了，無可奈何，途憤而加入匪伴，以圖自存。我查明了這些底細，就答應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鄉的工作中，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他不僅能給我們解除在各處所遇的種種困難，同時地方所實况，百姓的隱衷，他也隨時隨地詳細說給我聽，使我有參考。至於偵探匪情，竊盜道路，自然更道力不大了。此是後話，下面還要提及的。

清鄉的路線，是由綿陽出發，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圓中。我分了一道人開赴廣漢駐防，混成營分駐羅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綿陽，其餘都隨同出發。從梓潼到圓中，若繞順慶走大路，約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徑小道，至多也不過二百里。兩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決計走小道。不料這條路山太高，路太窄，簡直是鴛鴦鳥道，一路亂石錯雜，崎嶇難行；尤其我們帶了兩尊山砲，更覺吃力。我們行軍，原以地圖為準則，但地圖不精確，怎麼審重仍不免出錯，吃很大的虧。

圓中的風土人情，同綿陽相比，顯然不同。這裏居民大多節衣縮食，努力勞作。綿陽那種奢逸的情形，這兒是看不到的。最可喜的是圓中的婦女，很少有纏足的，鄉間亦是如此。她們走幾路來，胸部挺直，姿態雄健，和男子一般的參加生產勞動。

圓中的古蹟，有張飛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張飛廟。大殿堂皇雄偉，蓋着黃色的琉璃瓦，椽梁柱礎，都很堅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一根已經腐朽的旗桿。據說這旗桿，原來是豎在廟門兩旁的，不久以前，被風刮倒了，百姓崇拜張飛，想在這兩根朽木裏面，還有他的靈跡，因此不敢任意丟棄，把他移置保存起來。好吃懶做的老道，就借此發財，進出語言來，說這旗桿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為真，紛紛前來進香，求取木屑。我在這裏逗留了一會，想起張飛的生平，不勝感慨；張飛勇武忠義，殊足為我們軍人效法。但他的凶莽暴躁，也正是一般軍人所當引為警惕的。他因他二弟戰死麥城，找裁縫來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縫無法從命，又因醉後鞭打

士卒，使士卒盡心，和裁縫勾串，送了他的性命。張飛之死，一是害於暴戾，二是害於酗酒。可見當軍人的，忠勇而外，必須有智謀，否則是不夠的。所謂火熱的心，冷靜的腦，缺一不可不能成。至於酗酒，軍人尤當嚴戒，這是敗事的禍根。

我到閬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陝西方面寄來的擁護老袁做皇帝的電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陸續有電報來，徵求我的同意，要我參加簽名。我看那電稿上少將以上的軍人都簽了名，電文是辭願老袁做皇帝，沒一句不使人肉麻，憤恨。那時士農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戲的一般，發動了巨大的俗語願運動。我這次出來清鄉，雖然僅僅帶了一個混成營，力量極其渺小，但我總不甘違背良心，來附和這一逆行。看過電報之後，我對自己說：「甯願犧牲，定要反對帝制到底！」隨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的講了一番反對帝制的道理。最後我說：「他們要我在電稿上簽名。這無恥的勾當，我決不能幹。但我們處境險惡，我們每一個人，從此都當益加振奮。」講完話，我就把謝絕署名的電報發出。過不幾天，王士珍領銜，擁護老袁做皇帝的通電，就發表出來了。在這個通電裏，除了我沒有列名而外，其餘整個北洋系少將以上的軍人，一個也沒有漏掉。其中龔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時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無法脫身。這個通電，如今在民國史料叢刊上和當時報紙上還都保存着，讀者可以翻出來看看，很有參考的意義。

我自深州起義失敗，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雖然不敢說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地苦幹着。

但我想劉澤州起義的先烈犧牲了不少，僥倖我沒有被殺頭，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奮發努力，以盡志願。數年來，我沒有一天不爲澤州死難的朋友痛悼，沒有一時一刻不爲國家的前途焦心。這次我之謝絕署名，接着促請陳二蔭將軍獨立討袁；以及後來民六的反對張勳討伐復辟；民七的停兵武穴，通電主和；十三年首都革命，歡迎孫總理北上主持大計；十五年九一七五原誓師，參加北伐，統統是這一精神一貫發展下來的結果。不明白我的人說我矯情，善於傾戈，甚至罵我趨新立異，罵我爲活妖怪。在當時，我一句都不聲辯，到了現在，我更用不着聲辯了。

身負革命任務的人，個人的毀譽得失，都不必計較，要緊的是歷史的功過，我們絲毫也不可以放鬆的！

## 第二十章 蜀道難(二)

在園中停留一天，繼續向僑館進發。

僑館是小巴山系的一個重要縣分，境內出產豐富，人民貧實，文風也頗興盛。我住的僑館，是，有兩位本地的耆紳來看我。談了一回，其中一位送給我一幅裱就的條幅，說這是他，叫我不客氣的對正。我接過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一個故事。我略記憶，其詞大略如下：

「宋曹彬攻南京，城旦夕即破，而彬忽稱病。請將移兵，有次謂曰：『彬曰：城破之後，不殺無辜，故抱病不敢進城。設將聞之，面面相覷。夫既，齊曰：殺人者當受命。乃，彬病乃愈。』」

我看了這段短短的文字，半晌沒有發聲。這個故事，使我疑心的疑心，疑心不安。自從我來，自己雖然竭盡心力，努力於軍行的整備，然而離自己所冀期的究竟還遠。薄一有一天，我們部隊有了擾害百姓的行為，那末，我怎麼好呢？這小孩個上的故事，實在含有深刻的教訓。我們軍人應當時刻引為警惕的。我聽過了一回，對他們致感謝之意。然後又談了一些地方，兩位耆老就告辭走了。現在我已經把兩位老先生的姓名忘記，那張條幅也早已遺失，但我却永遠記在心中，給我很大的益處。許多人都看不起鄉下內地，以為知識文化以及一切其

社會的精華都在都市中。我却以爲不然。試看這兩位老先生，多麼深沉，多麼飽學，不但熟讀幾部國家人民，而且也懇摯的關切着我們軍人。他們的美意和苦心，都是非常難得的。我以爲社會精華，民族寶貝，反多是在鄉下內地，都市中所有的不過一些骯髒污穢罷了。我所見的這樣，不知道對不對。

四川的村鎮，普通都是叫「場」，如「李家場」，「趙家場」等。那時儼隴李家場，白華場一帶聚有許多土匪，異常猖獗，焚燒搶掠的事每天都有。那兒綁票，土話叫做「抬肥豬」，或叫「拴綿羊」，後者大概是綁架小孩的用語。我們的隊伍在李家場曾被擄不少的匪巢，往往從山澗裏抄獲大批肉票，有時七八名，有時十幾名不等。他們底眼睛上耳朵上都披貼着很厚的膏藥。

這一帶土匪很講匪規，組織也相當的嚴密。據當地人說，不久以前，有兩股土匪在李家場鬧了一場風波，說來很饒興味。原因是陳兆祥爲首的一股土匪，擄去了一個良家寡婦。這在他們眼中看來很不道德，是違犯教條的行爲。另一股鄭啓和爲首的土匪知道，大大的不以爲然，限期迫令釋放那寡婦。但陳兆祥那方面却把那女子蓋做了到口的肥肉，死也不肯吐出。結果兩方面鬧僵了，當即開火。正在打得不可開交，有一位營山縣人，土匪中尊爲「飄把子」（想即老大之意）的賴貴三被當地人民請了來，居中調停，雙方立刻停戰。賴貴三就將買來的一種所謂「關老爺紙」（上面畫着關公的符籙，在祈禱或咒誓時用作證約。）粘在牆上，率領大小頭領焚香叩頭。

，並且發誓，然後，坐堂開審。問爲什麼事打。鄭啓和就說陳兆祥綁了良家婦孺，違犯教條。陳兆祥卽自認的說明全部事實，說那女子是他手下一個頭目綁的，寧先他本不知情，無奈鄭啓和逼人大甚，因此把事鬧僵。賴貴三當卽把陳兆祥重重申斥了一頓，當場把那犯規的頭目叫出來，牽了去把頭砍了。復令鄭陳交拜，言歸於好。一場風波才算平息。對於這事，我的感想如下：這樣的土匪，我當然不能說他們好。但他們身爲土匪，尙且這樣的講紀律，綁了人家婦女，犯了教條，就義所不容的出而懲討；而賴貴三來審判，他們也都服從。他們是土匪，他們完全承認，並不文飾自己。這就比官好。官吏明知自己是人民的公僕，自己的責任是爲人民服務，爲人民謀福利，但實際却搜刮人民，魚肉人民，把人民弄的日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他們反倒自以爲是官，說人家是土匪。我又想起我們的官吏，往往營軍和師長一起打牌，副司令替師長燒大煙，說這是聯絡感情。紀律敗壞至此，比土匪如何？許多官吏欺壓人民，荒淫無恥，毫不改悔，却要人民稱他爲好官；其實在人民眼裏，他們簡直不如土匪。這批土匪所做的，真有許多長官更所不能做的事。我不是替土匪說話，實在是事實如此，叫我無從替官掩護。我又聽說另有一股土匪，煙酒嫖賭必戒，注重身體鍛鍊，注重讀要求學。這樣的土匪，又豈是今日的一般官吏所能望其項背的麼？

至於賴貴三何以有這大的權力呢？這是值得研究的。原來賴貴三是一個哥老會的首領，所有附近幾縣的土匪都和他發生關係。他自己在營山縣開設一個大賭場，各縣土匪都明目張胆的向他

那本獨來歸一，和土匪無異的，別處可以搶劫綁票，惟獨不許在魯山縣做案子。這樣，鹽運司三就可以坐享天威，從中取利。着實的魯山縣官廳也只好裝腔作勢。不問不問。魯山縣算是太平無事了，但魯山各縣的百姓就大大的遭殃。他們為保自身的安全，也就只好設法到鹽運司三那裏去買鹽，奉承，賄賂，因此鹽運司三在百姓和土匪兩方面都有很大的勢力。他的威望煊赫，炙手可熱的地位就混道無窮了。

我到鹽運司三不久，整日裏鹽運司三前狀紙紛紛遞來，我一一細看，覺得鹽運司三實在太惡毒，極有鐵心。鹽運司派人把他抓來。正在審問的時候，只見門口陸續來了幾十頂轎子，從裏面走出若干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其中有紳士，有鄉鎮長，也有商界的主顧。他們不問而同的來向我保衛團長三。這三非常的高興，派兵帶同了鹽運司三，他承認聚賭，窩匪，斂財，分贓，全部釋放，一摺一摺不講。我一面給保衛團的人士亮個，聽候處置；一面致電鹽運司報告案情經過。幾小時後，鹽運司的轎即到，三說：「鹽運司三奉命就地正法。」當天下午，便把鹽運司三槍決了。

幾天之內，原先向我保衛團請願的鄉鎮長們，又陸續投來呈子，控告鹽運司三的行。這真叫我真明真妙。我把他們請來，問他們道：

「鹽運司三你們不都是要求保衛團長三幹麼？為什麼現在又要控告他？」

他們說：「旅長，你可不知道！他活着的時候，我們要是不出面，他，將來他若是放出來，

我們就都活不成了！現在他已經伏法了，我們的冤屈也申了。我們控訴他，是要吐吐多年來積壓在胸中的苦痛呢！」又說：「謝謝上天，旅長明鏡高懸，執法如山，這一次替我們地方上剷除了這一個大禍患！」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世間的官僚政治是多麼的違反羣衆利益。顧貫三這類的醜類，所以能夠揮勢逞赫，專橫一方者，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營山縣官廳腐爛無能，不敢以法相繩；另一方面固然是本身沒有組織，不能發揮權力，來制裁強暴，大部分還是由於官廳不從從旁扶助，反側施以種種壓迫所致。梁任公飲冰室文爲上曾舉出桐中的鯨魚的故事，那鯨魚因爲日在黑暗中，無所用其鰓，結果鰓變成瞎子。中國舊式女子自小裹腳，長大了，兩足畸形，步步搖擺。你說那鰓天生是瞎子麼？你說中國舊式女子天生不長於行麼？不是的，都是愚蒙與束縛之如此的。民衆的不能發揮自身力量，也是這樣，並不是他們沒有力量，實在是因爲政府不扶助，反側施以欺壓與壓迫所致。我們的政府當認識當前國步的艱難，民族的危殆，及陸解放民衆，扶助民衆，饒護民衆，使他們發揮偉大的力量，訂創民族敵人暴，爲自身建立自由獨立的國家。

從李家場經過營山縣城，到了蓬溪，停留了一天，即到順慶。順慶是嘉陵江與涪水之間，一個大縣，城郊非山即水，沒一寸無用的土地，山頂上都長着肥沃的水田，物產極其豐富。人烟之稠密，真是揮汗成雨，揚袂成塵。文風亦盛，學校很多，辦的都很有精神。只是小街道太窄狹，

練，房屋也破舊簡陋，住的都是蓬壁不堪的窮苦同胞。我常常到這種背街的小巷去看，心裏真是難過。想不到在這種天然富庶的地方，竟有這樣多的窮人，而且窮到這樣的地步！我會注意意轉天的生活，實在非常可憐。他們做着苦力，却過得很墜落的生活。十個有九個抽大煙，走到那裏都有○婦，總說回家去，好像隨地都有他們的家眷一般。吃的很好，饕餮米粉肉。酒和賭也沉溺的厲害。他們這樣的用煙、賭博、酒和女人來斲喪自己，而幹的又是出力賣命的事。因此人人面黃肌瘦，像癆病鬼一樣。四川早就號稱七千萬人口，多年來滋生息，應當早就超過一萬萬，但並未見人口增加。都是因為一般人民生活太壞，死亡率太高的緣故。若是政治上了軌道，使家家小康起來，並不是一件難事。

在順慶駐防的，這時有第四混成旅的一營人，營長是孟寶臣，早先由東三省開往湖南，剛從湖南開到川北來的。他們的旅長名武祥徵，曾任第二十鎮的協統。他們這隊伍一句話可以概括，就是「將騎兵精」。這有事實可以說明的。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看見他們幾個排長都穿著黑花緞的馬褂，藍花緞的袍子，青緞的刺花雲子靴，在街上搖搖擺擺，像那兒的富家公子一樣。聽說他們各級官長上街，很少不穿便服的。官長如此，士兵的情形可以想見。

有一天，幾個官長給我報告，說：「我們的士兵在街上買東西，第四混成旅的兵見了，就謾罵我們，說我們穿的不好，罵我們是孫子兵。」言下非常憤慨。我心裏很好笑，望望我們幾個官

長身上，都是穿的灰布褲，黃布襪，低下頭看看自己，也是一樣；再想想全體官佐目兵，以至伙夫，也都沒有兩樣。我說：「由他們罵去，有什麼可生氣的。這正是表示他們的墮落廢化，恬不為恥。我們只管刻苦努力，人家罵也好，不罵也好，都不必管！」幾個官長有的沒有再說什麼，有的仍然很氣憤。我怕為這種無聊的事鬧亂子，當即集合全體官佐目兵講話，我說：

「剛聽你們官兵來報告，說第四混成旅的兵罵我們是孫子兵。聽說大家都很有生氣。可是我倒覺得他們罵得很對。按歷史的關係說，他們的旅長曾做過二十錢的協統，我是二十錢學出來的，你們又是我的學生，算起來你們不正是矮兩截嗎？他們說你們是孫子兵，不是說對了嗎？再拿衣服說，綢子的兒子是緞子，緞子的兒子是布，現在他們穿緞子；我們穿布，因此他們說我們是孫子兵，不也是應當的麼？不過話雖這麼樣說，若是有朝一日開上戰場，那時就看出誰是爺爺，誰才是真正的孫子來了。」

幾句話把官兵們講得笑起來。待我講完過後，他們都已經心平氣和，再也不生氣了。

從順慶往下走即是嘉陵江，裂面溪在嘉陵江右岸，我們在順慶住了幾天，即向裂面溪出發。這條路最為奇怪。因為順慶與裂面溪事實上相距不過二里，但中間河流縱橫，阻隔交通，不能直達，使道路繞了一個大灣，這一灣就灣成四十多里路。如果多多架橋設渡，貫通水阻的地方，那便利行旅，豈只十倍。（若將那些毫無利益的小河流鋪填起來，也並不是很大的工程，那時將多

極許多肥沃的土地，同時可以除去交通上很大的麻煩。(可是當地官民沒有打算到此，一直騎着行旅者繞着河沿，跑四十多里的冤枉路。真是太不共進步了。

我們到了裂面溪，捉獲一個製造槍枝的犯人。審問過後，就把他押在一間僻靜的房內，交給九棚正目閔兆祺管着，閔是由東臨沂人，性情老實，作事沒有經驗。一天晚上，那犯人要家放他出來小解，他管允了，帶着兩個弟兄緊跟在後面。等犯進了廁所，他們就在外面守着，不會一同進去。他心裏想，在廁所裏，你總跑不掉。不料一等不見人出來，再等仍是不見人出來。剛要進去探看，忽然聽見一陣嘩嘩的水聲。那犯人不顧羞穢，已經從糞裏跳了。原來四川一帶人家的廁所多半是三四尺八尺的一個坑，上面鋪一塊石板，中間隔着一道牆，牆裏自家用人，牆外給行路之人用，一舉兩便，以省糞料。因兆祺不知道這裏廁所的構造，竟讓犯人從石板上面跳過了。這一來，使閔兆祺誤事失措，圍了半天，也沒有追獲。這案子我已經向縣將軍報告，還沒有發落，就出了這案子，我怎麼交代呢？於是我只好在營門口以及各大街要路上張貼佈告，寫明該犯罪情甚重，勿要思隱逃，若干重賞。倘肯前來自首，一定從輕發落，否則定加一罪。云云。不料這佈告居然生效，不到半天的光景，那個逃脫的犯人，即由當地一位鄉士帶領前來自首。犯人見了我，雙膝跪下，訴說他私造槍枝都是賣給百姓為自衛之用，從未給土匪。求我詳細調查，格外寬宥。說完又磕了幾個響頭。我看他那種誠實老實的神情，不由得非常感動，同

78